

杜惜冰編著

第五集

中國抗戰史演義

東方書店發行

目次

第六十九回	石破天驚展開越島戰	雷轟電掣閃擊拉巴爾	一
第七十回	馬紹爾海將建功	士魯克美軍進擊	一四
第七十一回	一代巨奸敵巢臥病	滿城狐鼠小醜跳梁	二七
第七十二回	廖耀湘揮軍克泰洛	孫立人率衆奪孟關	三九
第七十三回	陷掛形孤軍懸海外	關退路烽火滿中原	五五
第七十四回	何集生身殉洛陽城	李家鈺戰死隄海道	六六
第七十五回	阻敵豫西丸泥封函谷	制日死命跳島奪塞班	七六
第七十六回	克加邁緬北告捷	戰孟拱日寇喪師	八七
第七十七回	登關島海面舉烽火	渡洞庭湘北喧鼓聲	一〇六
第七十八回	失長沙張德能正法	守衡陽方先覺被俘	一二四
第七十九回	遠征軍奇襲密支那	尼米茲登陸帛琉島	一四一
第八十回	轟炸台灣菲島大海戰	重回舊地麥帥踐諾言	一五五



3 2173 0197 1

857 08
248
2:5

目次

一

目次

二

第八十一回	奏凱歌美軍克雷島	擴戰禍日寇入廣西	一七四
第八十二回	犯桂柳賂注拚最後	克八莫制敵費艱辛	一八五
第八十三回	巨機飛天空東京挨炸	病牀落地穴汪逆喪生	一九八
第八十四回	逆屍西歸萬年遺臭	寇餓東退河池留芳	一〇七

第六十九回 石破天驚展開越島戰 雷轟電掣閃擊拉巴爾

却說太平洋的戰局，自從民國三十二年冬季以來，有了很大的轉捩，這不祇表現於尼米茲將軍的克復吉爾貝特羣島，以及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的美澳軍隊登陸玻根維爾島，最主要的一點，還是美國從這時候起，展開了一種嶄新的越島攻擊的躍進戰略，遂使整個太平洋的局面爲之煥然改觀。原來美國過去在西南太平洋的戰略是逐島攻擊，始終搏鬥於所羅門羣島、新幾內亞和俾斯麥羣島的攻擊路線上。這個逐島攻擊的戰略，很受輿論的批評，華盛頓方面也開始了審慎的考慮。美國準備要收復菲律賓，到達中國海岸，攻擊日本本土，是否應該把遼闊的太平洋中的許多爲日本佔領的島嶼，都和收復瓜達康納爾島一樣，逐一的加以收復呢？倘若如此，那麼這許多大小島嶼的爭奪戰，就將費去不知多少時間，打到日本本土更不知要在何年何月了，爲了早日結束戰爭，解除世界人類的痛苦起見，這種拖延時間的逐島攻擊戰略顯然是不應採取的。當時華盛頓官方的決策還是遲遲未定，可是美國參謀部中的若干海空軍專家已在着手計劃一種最理想的作戰方略了，這就是越島攻擊的躍進戰略，這種戰略以青蛙來比喻最爲恰當，因爲同樣在跳躍，也同樣是帶有水陸兩棲性的。這種躍進戰略實際上並不新奇，主要的就是海空軍的側擊。歷史上的例子也很多，據說亞歷山大大帝強盛時代的羅馬帝國，就曾經使用過，迦太基的大將漢尼拔領兵翻越

阿爾卑斯山，從意大利北部包抄南方羅馬軍隊，也正是用的這個法術。亞歷山大、漢尼拔，以及羅馬人所差的，就是他們沒有空軍掩護作戰，以加速勝利而已。至於在這次世界大戰中使用這種戰略，說起來倒還是日本人自己的發明，當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攻佔馬來、緬甸、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羣島，以及密克羅尼西亞的大部分島嶼時，所用的策略，便差不多一樣，美方不過加以改良和擴充罷了，這正可說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行使這種躍進戰略，必須先建立海上的控制權，不僅這樣，還要握有潛艇戰的優勢，豐富的登陸艦船，包括運輸艦、登陸船，和兩棲登陸艇，更重要的是要有充分的制空權，當初日本進攻的聲勢是得力於空軍，現在要施行越島攻擊戰略也只有用空軍，纔能將這中間島嶼上的敵人包圍囊括。只有充分把握着制海權和制空權，纔可以越島作戰，不管那在牠後面和兩旁的一串小島羣。否則在實行中央突破從這個島跳向那個島時，敵方用強大的艦隊和空軍切斷後路，再從兩翼加以側擊，便非失敗不可了。尼米茲將軍和他總部裏的參謀人員知道日本艦隊已深藏不敢出戰，竭力想保持他這最後的賭注，而他的空軍實力也已被摧毀過半，所以敢於執行這個戰略，把成千成萬的日本軍隊圍困在洋洋大海之中的若干小島上，而且由於他們很少肯投降，只好在孤立無援中餓死，美軍起先不理會他們，向前躍進，等到有了閒暇，再慢慢的用空軍去對付他們，作幾次投彈演習，他們就是活的人頭靶子。這種戰略，節省了無數盟軍士兵的生命，節省了物力，更重要的是節省了時間。躍進戰略使那半世紀以來蓄謀統治世界的日本帝國

不待盟軍登陸就先自動的跌下寶座，這的確是在加速戰爭的結束，因為要是把日本佔領的島嶼逐一的加以克復，那麼從美軍的防線到東京，簡直需要好幾年的戰鬥，單看民國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間，美軍未採用這種新戰略前，費了十五個月的工夫，所收復的島嶼羣，前後相距只有四百英里，及至美方開始使用了超趨的海空軍力，豐富的登陸配備，和訓練良好的士兵，大規模的施行躍進戰略以後，不到一年工夫，他們居然就在長空碧海裏西進了三千多英里，打回了菲律賓，並一直打到日本的大門口，這種驚人的戰績，真可說是石破天驚的了。尼米茲將軍在攻克吉爾貝特羣島以後，就接受斯普魯恩斯中將的計劃，開闢「日本的兵工廠」馬紹爾羣島。馬紹爾羣島在大洋洲密克羅尼西亞的東部，是日本代管的南洋主要島嶼之一，從前本來是德國在太平洋的根據地，位居赤道以北，北回歸線之南，與西部日本代管的加羅林羣島相平行。這們羣島是由六十餘個小島和八百餘珊瑚礁所組成，總面積僅四百餘方公里，地勢極低，超出海面不及一公尺半。因地理形勢的關係，這羣島由西北而東南，分爲東西兩列，東稱拉達克羣島，位於北緯五度，各島的面積均甚狹小。西稱拉克羣島，位於北緯十五度，其中有雅魯特島，是馬紹爾羣島的行政中心，這島是一個大珊瑚礁，爲世界最著名的珊瑚島，地盤呈低環狀，環成一良港，港的一角有雅魯爾，是良好的艦船停泊地，日本便以此作爲他在馬紹爾羣島的海軍根據地。馬紹爾羣島的發現，遠在一五二一年，當麥哲倫環航全球時，曾經過附近的馬里亞納羣島與加羅林羣島，不久就有西班牙人來此，但不甚注

意，僅作放逐流犯之用。直到一七八一年，有一個英國船長名叫馬紹爾的，發見整個羣島，遂以他的名字命名。數世紀以來，均爲西班牙人所盤踞。一八八五年，爲德國所佔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進攻太平洋德屬地，遂佔領這羣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第一次大戰告終前六天，美總統威爾遜代表協約國宣言十四點，言及將太平洋諸島委託地理上鄰近的各國統治，日本在巴黎和會後，便取得馬紹爾羣島及加羅林羣島，馬里亞納羣島的非正式統治權。一九二〇年，國際聯盟常任理事會正式委託日本管理，可是美國極爲反對，直到華盛頓會議時，日美單獨成立新協定，於是馬紹爾羣島遂完全歸日本代治。馬紹爾羣島上共有居民一萬餘人，內中僅有二百名日人及少數各國僑民，其餘都是土人。土人可分兩族，一部份爲謙摩羅族，這族大部份散佈於馬里亞納羣島與加羅林羣島，在馬紹爾羣島上只有少數，屬淺色人種，與菲律賓人相同，度着半開化民族的生活，惟性情溫和，工作勤勉，能接受文明的洗禮。另一部份爲喀那喀族，係黃種土人，由馬來一帶移植而來，程度不如謙摩羅族，他們生性懶惰，不願勞苦工作，還在度着原始生活，這族佔馬紹爾羣島上的大部份，他們的生活狀況以及奇風異俗，大致和馬來土人差不多，一味保守，不願和外人接近。年青的土人到了相當年齡，便開始在手上塗了青的顏色，據說這是求愛的徵象。更奇怪的是在某些部落中，丈夫死了，妻子便由小叔繼娶，妻子死了，他的妹妹應該嫁與姊夫。在加羅林羣島上也有同樣的習慣。人死以後，都不埋葬，將屍體棄於曠野，任牠腐爛，富人還用竹籬圍着，窮人則任鳥獸吞食。若是會長，

則在屍體上塗了藥水可免腐爛。而由家中人用沙魚牙慢慢地將皮肉刮去，總之，必使屍體成了白骨及骷髏，才去收拾起來，用水洗淨，保藏於家中。至於馬紹爾羣島上的日本人，大都從事農業、工業、或水產業，但都是短期性質，所以他們很少有把家眷攜來的。日本人在島上也創辦少數的文化機關，如公立學校、醫院、產業試驗場等，但因土人智識未開，只供日僑或其他各國僑民利用。馬紹爾羣島的出產不多，農產品以椰子爲大宗，此外主要的產品便是香蕉、麵包、菓。畜牧業也不很發達，只有漁業較盛。土人多以捕魚爲生，成爲日本在南太平洋中的漁場。馬紹爾羣島在產業上並沒有重大價值，但軍事上的地位却非常重要，因爲該島在大洋洲北部，與亞洲較近，距日本本土僅二千四百海里，日本自受國聯委任統治馬紹爾羣島之後，就積極在這羣島上從事軍事建設，因此有一「日本兵工廠」之稱。可是馬紹爾羣島北部的威克島、南面的吉爾貝特羣島、瑙魯島、大洋島等已都入美國之手，成爲美國的海空軍根據地，對馬紹爾羣島形成包圍之勢，所以美軍對馬紹爾羣島的攻擊，戰略形勢是非常優越的，美國對日本委任統治地的越島攻擊，佈置很機密，出敵不意，所以日寇在這方面所遭受的打擊是很慘重的。首先，美國太平洋艦隊總部以夏威夷爲基地，出動了強大艦隊，這次出動的部隊，在太平洋上是空前的，其規模遠較西南太平洋歷次海上戰鬥所出動的部隊爲大，除陸戰隊和步兵第七師實力約三萬外，另有第三航空母艦作戰艦隊和裝有十六吋大砲的戰鬥艦各數艘，益以輔助艦隊。美國的作戰目的，是佔領馬紹爾羣島和尋求日寇海軍決戰。可是日本

艦隊因爲在過去幾次大海戰中迭遭殲滅，損失慘重，始終深藏不敢出戰。美海軍在浩浩蕩蕩殺向敵陣來的時候，不能與日海軍遭遇一戰，於是只好從容佔領島嶼，在馬紹爾羣島中的幾個主要的小島上登陸。在沒有說到美軍在馬紹爾羣島的登陸行動以前，我們還得把馬紹爾羣島在太平洋中的形勢和地位約略說明一下：原來從距菲律賓羣島約四百八十哩的普拉克島起，加羅林羣島和馬紹爾羣島的小島嶼像鏈條似的伸展向東部，凡二千一百六十哩而到馬紹爾羣島中拉達克羣島最東的一個密爾里島。這一鏈條雖是向東至西的長列，但牠在赤道北十二度或七百二十哩的區域中，實際上貫通了全區，而且牠以前是對夏威夷羣島的一個威脅的箭頭。馬紹爾羣島和吉爾貝特羣島同樣是低窪的散島，直到東加羅林羣島，碰到柯山和浦納比二島，才有相當高的岩崖，此外幾乎看不到比較高的島嶼。從浦納比向西行，高度漸減，土魯克島的高度不過稍過一千三百呎，那邊的帕魯島並不是崇山峻嶺之區，全是一些小丘，至多不過七百九十呎高而已。這一鏈條中的主要地點包括馬紹爾羣島以及浦納比、土魯克及帕魯，其中除了土魯克以外，都不能稱爲頭等海軍根據地，牠們之間除了浦納比、土魯克、帕魯和雅浦島以外，都沒有充分的土地可供作頭等空軍基地之用。在馬紹爾和東加羅林一帶，風吹普通是東北向或北向的，很少括暴風的時候。西加羅林區內風向不定，在帕魯和關島之間，常常發生颶風，而西向的赤道流在此一如在赤道上，北部有，大約在四度至九度間的一帶，可以遭遇到強烈的東向的反流。地圖上對這一區域畫得極不詳細，

其中有若干小島簡直無法尋到，也許還有許多海上危險沒有經過報告。日本對這一區域的形勢遠較美國熟悉，而海戰在這一區域中所遭遇的困難，並不限於戰爭的進行過程。美軍在塔那瓦島的戰役中，學得了許多有利的教訓，他們知道水陸兩棲的登陸行動是可以完成的，而登陸據點也可不必藉重砲及空中援助而建立起來。可是事實所要求的有過於此，這整個可能藉以反攻的區域必須先加以軟化，使牠可以進攻而避免過分的損失。進攻的企圖必須由海上力量支助，而並不以海上力量直接進攻，就可以供給軟化該區所需要的力量。在海戰中，十六吋砲是有力的武器，但用牠的直接或高角度砲火射擊敵方隱蔽或深藏的槍座是不夠強的，而且十六吋大砲經過長時期的射擊，也難保全牠的準確性。爲了要有不斷的空中轟炸及夜間砲擊，利用速度慢的輕艇載運迫擊砲是很可能的。在吉爾貝特區，日本祇有完成防務的時間，而在該羣島未陷以前，他們的陸軍在沒有海空力量支助之下，却成爲一支強大的武力，在馬紹爾和加羅林，他們經過長年的經營，完成了強固的防務，所以對主要島嶼的水陸兩棲進攻，將是一個犧牲重大的任務。但是正如吉爾貝特羣島成爲馬紹爾羣島的外圍重鎮一樣，在太平洋中也有許多重要據點散布在加羅林外圍，牠們有充分的地區可以供給美國解放式的及飛行堡壘式的重轟炸機羣把自浦納比到帕魯區一線放在重轟炸範圍之下，發揮莫大威力。這些主要據點就是在新幾內亞區中的馬納斯和新愛爾蘭島，在馬里亞納區中的關島和塞班島，從關島到土魯克，空中飛行週距，近一千一百哩，而從馬

納斯起，則爲一千二百五十哩，馬納斯島並有可供艦隊活動的良好港灣。當尼米茲將軍進攻的箭頭指向馬紹爾羣島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也配合着在新幾內亞區發動猛烈的攻勢，特別是轟炸俾斯麥羣島的首府，新不列顛島上的拉巴爾。美國在太平洋的作戰目標，始終以拉巴爾爲第一，這不是「逐島攻擊」，而是戰略地理決定了的。這時南太平洋上空還在繼續爭奪着戰鬥的優勢，所羅門和新幾內亞若干地方據點都已經由轟炸以至於美軍登陸佔領了。美國的解放式飛機甚至遠航到荷屬西里伯的馬加撒、婆羅洲等等新的目標進行了數千英里的空襲。不過美機所有這些空襲也許在美空軍看來只是轟炸拉巴爾的輔助行動而已。拉巴爾這個海港和海口根據地，正是整個南太平洋防線的關鍵，幾個月來美機會不斷的加以轟炸，投彈量之大是太平洋戰區空軍活動範圍內任何地區所不及的。在美軍發動大舉進攻以前，拉巴爾這地方是必須加以佔領或加以摧毀的，至少也得加以包圍，使牠孤立起來，這也就是日本所以要力守拉巴爾的原因。在拉巴爾的四週，勃蘭文灣，特別是城區所在的辛博森港的港口，集中着許多高射砲，數量比南太平洋日本佔領區任何其他一處還要多，這些散設而偽裝着的砲位，有的架在叢林遍佈的山地裏，有的隱蔽在火山的噴火口裏，探照燈也到處設置，只得美機接近港口，牠們就照射起來，港內通常是集中着許多商船和護航艦的，若干探照燈設在遠離城區卅英里的地方，飛機一接近牠們，牠們就對空照耀，每當解放式機飛至該地，在港口北部的堆棧區、營房，三個大機場等有極大軍事價值的目標轟炸。

散在山野的探照燈就不斷的對空中探索。美機投彈主要集中在三個機場，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拉古內機場，那裏會有日機二百四十架被燬，解放式轟炸機曾投下三十一噸炸彈。拉古內機場距城中心的南面不過一哩遠，牠在平時原是一個運動場和高爾夫球場，拉巴爾人把牠看作新幾內亞最引人入勝的遊覽地之一。在機場和城區之間的硫磺河，流着溫泉的水，當地人們一向在那裏沐浴，以療治身上的病痛，日本人已把牠作成了第一等的水上飛機根據地，滑道足供日本造的四引擎川西式飛機應用。而日本通常用來偵察的較小的水上飛機也就可傍着樹木蔥蘢的海岸停泊下來。爲了拉巴爾方面的軍事設施，日本方面曾利用了工人和大批輸入的勞工，他們會爲機場等工事流下了許多血汗，除了拉古內之外的兩個大機場，一個是伏那加諾，大約離拉巴爾西南十二哩，正好位在伏連恩火山的旁邊，另一個是勒布爾，也在離城西南十二哩處，這三個機場合起來，就成了日本接觸美軍合圍陣線的一個大蜂窠，牠的危險較任何其他日本軍力中心爲大。日本的防衛辦法是訓練夜航機來代替高射砲，但夜航機從未擊落美方轟炸機一架，反被美機擊得潰不成軍。拉巴爾這地方在日本是用作由新幾內亞向所羅門發動空中攻勢的中心，美軍如佔領拉巴爾，不僅足以阻斷日本在南太平洋發動攻勢的根據地，而且從此離日本本土的工廠所在地也只有三天的飛程了。日本重要的海空根據地土魯克港距拉巴爾之北只有七百英哩，由土魯克往西北到關島只有八百英哩，再往西北到小笠原羣島一千英哩，由此往日本就只有六百英哩了。

因此拉巴爾正是日本的一個重要的城堡，美軍攻向東京的一串巨大的跳板中開頭的一塊。麥克阿瑟的計劃是用超越的空軍力量去轟炸拉巴爾，徹底摧毀這日本海空軍根據地。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美機約二百架大舉前往轟炸拉巴爾，襲擊部隊包含着西南太平洋每一架可以運用的飛機，出征的佈置非常巧妙，這已被西南太平洋美空軍司令肯尼中將和麥克阿瑟使用過許多次了。第一次的使用是俾斯麥海的海戰，當時肯尼調集各種形式的飛機，妥予分配，消滅了一個日本大護航隊，第二次便是襲擊威瓦克根據地，那是在八月間發動的攻勢，毀滅日機五百架。那次他分配中型轟炸機擔任消滅地上防務的工作，戰鬥機抵禦零式機，讓美轟炸機爲所欲爲。自此以後肯尼便移其注意力於拉巴爾，美軍雖已克復了蒙達，作爲美軍最大而唯一能夠轟炸日本堡壘的基地，可是肯尼猶以爲未足，他又在新幾內亞西北端科威那和烏德克拉島上增加新的根據地，駕駛員飛行員全受過特別的訓練，能夠飛越高山上達雲層。到了進擊的前夕，爲了消除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的日本增援，海軍航空隊派出一百架飛機，前往玻根維爾島的加希里低飛轟炸，因爲那是拉巴爾區日本的另外一個大的根據地。會轟炸拉巴爾的最末一架飛機離開跑道，在天空中隆隆作響以後，肯尼才把手插入錶袋裏摸索他那副著名的骰子。那副骰子是一九一七年一位牧師在巴黎贈送給他的，據說這副骰子很能保證命運，只要他不用牠們賭錢。有一次他忘記帶在身邊，他的飛機便出了事，幾乎把他跌死。現在他玩弄着，在房裏的軍官們全屏着氣息，他搖成了十一點。當

肯尼的骰子在司令部剛剛停下的時候，他的密契爾式和鮑佛特式中型轟炸機，藉着閃電式驅逐機的保護，已經向着新不列顛島出發，在他們後面就是一隊有戰鬥機保護的重轟炸機羣。每個飛機全不拍無線電，爲了逃避日本的窺聽器，他們從不飛到海面六十英尺以上，直到飛到了新不列顛海岸山地方騰上高空。中型轟炸機列成梯隊，向着拉波波，凡拿開諾，多伯拉等機場襲擊，炸彈粉碎了建築物 and 停在地面的飛機，鋼砲向高射砲座轟擊，機關槍驚散了日本工作人員。第一次未中彈的第二次予以找補。梯隊一秒鐘一秒鐘地前進，橫飛，越過目標，有的還轉過頭來再度掃射一番，另外的則飛到辛博森港和聖喬治海峽，轟炸船隻和小艇。在九秒鐘內每一種目標都成了灰燼。進襲的動作迅雷不及掩耳，日本鬼子只能起飛四十架飛機，二十六架被擊落。在幾分鐘以內美國重轟炸機隊帶着作掩護的戰鬥機，飛到港灣上空，開始向下投彈，牠們只在第一次轟炸時遭遇到天空的抵抗，以後的轟炸幾乎沒有碰到任何的阻撓。美機以三百五十噸炸彈，二十五萬發子彈的代價，擊毀了日機一百七十七架，擊沉了驅逐艦三艘，自五千八百噸到七千噸的商船三艘，自一百噸到五百噸的小火輪四十三艘，港內小船七十隻，碼頭兩座，貨棧一座，蓄油池一座，軍火燃料堆棧和其他設備，此外他們還擊傷了三條大船和一隻潛水艇。十一月二日，美空軍復出動二百數十架飛機往襲拉巴爾，一時雷轟電掣，除將日機擊燬數十架外，並擊中機場油庫及船塢等處，引起濃烟大火，日寇受損慘重。十一月五日，美機復兩次往襲拉巴爾，累計一百四十架，日戰鬥機昇空迎擊，被美

機擊落五十餘架。十二月十五日黎明，美運輸船團在日軍戰略要衝拉巴爾西方約四百公里的馬加斯岬及附近的比萊洛、阿羅埃兩島運輸大批兵員登陸，同時美機更加緊空襲拉巴爾，以掩護馬加斯岬美軍登陸。日守備隊雖圖頑抗，同時日海軍航空部隊亦出動轟炸美運輸船團，但美軍終於冒猛烈砲火及轟炸，在馬加斯岬及比萊洛、阿羅埃二島獲得登陸據點。並於二十一日再度用有力的運輸船團駛往馬加斯岬海面，從事增援補充。在這期內，美機仍舊每天去空襲拉巴爾，二十四日，美機一百三十五架在空襲拉巴爾途中，與日海軍航空部隊交戰，擊落日機達五十八架。二十五日，美海軍陸戰隊又乘夜出發前往襲擊格勞斯特灣。格勞斯特灣在新不列顛島最西端的角上，和新幾內亞形成犄角之勢，地位非常重要。美軍均乘最新式的登陸艇，行動十分迅速，使守備格勞斯特角的日軍倉卒間無抵抗的可能。在進攻時，美空軍復大舉出動，轟炸日寇的倉庫及後援軍，日寇的油庫被投彈後發生大火，黑烟冲天，損失重大。同時美軍復以機動部隊向新愛爾蘭島方面出擊，進攻該島的要塞卡維恩格，這方面的戰事，和格勞斯特角的美軍有同樣進展的速度，戰死的日軍屍體，到處都是，殘餘日軍不敢出戰，紛紛尋覓狐穴，以作藏身之所。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格勞斯特角戰場終於為美海軍陸戰隊佔領，美軍除繼續擴大佔領區的面積外，並在狐穴附近搜覓潛藏的殘敵。格勞斯特角和新愛爾蘭島的勝利不啻預兆民國三十三年新勝利的開始，麥克阿瑟對日寇的主要根據地拉巴爾港的包圍的鐵環愈縮愈緊，這使尼米茲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施行越島攻擊。

戰略，向日寇的心臟突擊了。

第六十九回 石破天驚展開越島戰 雷轟電掣閃擊拉巴爾

一五

第七十回 馬紹爾海將建功 土魯克美軍進擊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三十日，美國海軍陸戰隊與步兵第七師三萬人，在第三航空母艦作戰艦隊的掩護之下，乘了大批運輸艦船，開始在馬紹爾羣島東北部的瓜加林和羅伊二島登陸。關於美軍在馬紹爾羣島登陸的情形，參加作戰的美驅逐艦「菲浦斯」號上的一位司令官金敏斯曾把他所目睹的戰況寫下一篇紀實的文章，這篇文章寫得非常生動，內容如下：「當我開始覺察到我們的目的地是馬紹爾羣島時，我經驗到一種和去年在地中海時同樣的興奮，當時我們是向班泰雷利亞島出發，以後又進入西西里島和撒勒諾。兩次都予以同一的狂熱，知道我們是去進攻真正的戰前敵人領土。我不能不感謝上蒼使我有這福分得以參加這兩次永留青史的劃時代的事件，而這兩處地點，幾乎正是在地球的兩個對立的方向。我所以要感謝的原因，是因為我得悉我被派在康諾利上將所指揮的一個海陸混合的部隊中，在撒勒諾一役，我曾和康諾利上將共睹戰事的行進，他的人格和他統率部隊的毅力，使他獲得每一個在作戰中的軍人的一致崇敬和稱讚。他說：「如果你真願意任前鋒，那我勸你到驅逐艦「菲浦斯」號上去，因為「菲浦斯」號是負有特殊任務的。我於是便參加了「菲浦斯」號，一週復一週，單調地衝破太平洋的巨浪前進，平靜無事；最後我們接近了我們的目的地，每一艘船都按照預定計劃停泊，沿途未遭敵襲，也很少見敵機的

偵察我們只能認爲這個突襲馬紹爾羣島中央部份主要環狀珊瑚島嶼的大胆行動是日軍所未料及的。我們北面攻勢的目標是羅伊島和納摩島，但不幸這兩座島都位於瓜加林島的上風，那澎湃的浪濤和礁石使得正面的攻擊成爲不可能，換一句話說，我們必須首先佔領風平浪靜的位於下風那一面的島嶼，衝進內湖，再由裏面向我們主要的目標攻擊。決定行動那一天破曉時分，「菲浦斯」號率領其他各型軍艦，浩浩蕩蕩的直撲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在黑暗中我們看見羅伊島和納摩島上的火光，那準是敵人在搶修先一日空襲中所受的損失。此刻，當那小而扁的島嶼在晨光熹微中顯露出來時，叢生的樹在無涯的海域上伸出，就像是在穿過撒哈拉大沙漠的長征以後我們所希望得見的海上蜃樓。飛魚不斷地自海面躍出，詭異這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到了預定的那一秒鐘，艦長下令「開砲」，全艦的砲同時舉發，火燄眩人，「菲浦斯」號有這榮譽第一個開砲，立刻在海岸遙遠的地方照耀着更多的火花，主力艦、巡洋艦和別的驅逐艦都開火了，這是我所目睹的諸戰役中最猛烈的一次襲擊，每一條船不僅祇攻擊牠所指定的那個島，而且還瞄準島上的一個真實的目標，這環狀珊瑚叢嶼的北部尖端被團團的圍住，砲彈從各方射來，你若仔細觀察，可以看見這些火花無情地有系統地爬過每一片可能是日軍砲位或防線的地方，隨後就像是一位高手在操縱每一尊砲的扳機，轟擊停止了，在黃色科達藥烟爲徐徐的微風吹散的當兒，砲手們都從砲塔內奔出來，趕緊抽一口烟，讓人拖開那些砲殼。準備第二次的攻擊。但我們艦隊這暫時的靜止

並沒給島上敵人喘息的機會，恰巧在最後一顆砲彈的烟塵要消失了的時候，俯衝轟炸機就已經在怒吼着執行他們的任務了。一架緊跟着一架，牠們猛衝而下，在最後一架轟炸機的尾梢翹翹着戰鬥機，曳光彈照明了黎明時幽暗的天空，砲彈墜地爆炸時，有如放亮的乒乓球上下跳躍，蔚為奇觀。當最後一架飛機鑽升入空返回母艦重新裝載的當兒，軍艦又開始轟擊了。這是一個縝密計劃和集中火力的大成功。「菲浦斯」號離岸最近，除了按照預定的轟擊計劃以外，還担负尋找和回擊個別目標的職務。這時天空漸漸開朗了，砲壘小艇和瞭望哨都歷歷在目，這一切都經我們有系統的打得個落花流水，這是一個瞄準手的天堂，「菲浦斯」號的瞄準手們當然知道他們的工作。至此，第二步的行動也在展開了，當初步的轟擊尚在進行時，運輸艦和其他的母艦就已開始放曳他們登陸的武器，很多水陸兩用的坦克車和攻擊快艇都會合在「菲浦斯」號的周圍，再依這些武器的性質重新佈置，等待到時發動攻勢。這時風勢漸強，但已較前減弱了很多，這就是說我們所選擇開始進攻的海灘不會有像我們希望中那麼多的避風處，從我們所在的地點看去，那海濱的巨浪很顯明地是有相當的力量，進攻的艇隻駛近了最近的海灘，可是由牠們在浪濤中顛簸的情況，更明顯地看出在此強行登陸是太困難了。有兩隻艇決定要不負他們團長最後的傳令，企圖衝破波濤，但遭覆轉了，別的艇經他們這一激動，也鼓起勇氣來，集中於幾處風浪稍靜的地方衝上去，不久第一批海軍平安登陸了。立刻就有了輕武器鳴放的聲音，但是不一會這些槍聲漸漸地稀

疏了，約摸過了一個鐘頭，槍聲住了，顯見得第一個目標是穩在我們掌握之中了。我們的艦隊第一次停泊在日本的海港內，同時軍艦和飛機仍未停止轟擊，那最後的一批戰鬥機在進攻的艇隻靠攏第一個目標以前，痛擊了敵人灘頭的陣地，這樣，全部的轟擊停止了，轉向下一個我們要佔的島。「菲浦斯」號安全地派遣了進攻第一羣島嶼的艇隻後，牠第二個任務是要衝入內湖，牠取了一個預先指定好的位置，好讓那些下一批參與登陸的艇隻集合，我們慢慢地向內湖駛進，以掃雷艦爲前導，每一個人都特別當心提防，我們事前以爲敵人會逐步安置水雷和水底障礙物來阻止我們於一適當的地點，好讓他們的海岸防禦砲隊轟擊，可是在我們未及慶幸我們的佳運以前，我們已經穿過狹窄的海峽，到達那平靜的內湖了。此後再發動下一次的攻擊是比較簡單，因爲我們未遇海防砲隊的妨礙，我們放心停泊了，這是這次大戰中第一艘在日本港灣內停泊的美國軍艦。那內湖的情景是多麼奇怪令人難忘呵！那坐着的「菲浦斯」號，活像一隻尊貴的老鴨，周圍撲戲着的是牠的一些小鴨，我不禁想到若讓米老鼠的作者華德狄斯耐來爲我們作畫，該是多麼有趣呵！更多的小鴨自我們剛才通過的峽口游進來，他們經過了在母艦上長期的拘禁後，現在是被釋放了一路濺撲着，進來的怕有好幾百，東撞西竄的，有的慢吞吞地，有的趾高氣揚地，但他們絕不彼此相撞。我們被環圍在三面都是珊瑚礁和滿生蔓欄的島嶼中，這些島，特別是羅伊島和納摩島，因油管的被炸，噴出冲天的濃烟。所有的這些島，除了我們業經佔領的兩個以外，全都經我們有系統地

砲擊和轟炸了。在這環狀珊瑚叢嶼的外邊，我們可以看見運輸艦川流不息地在主力艦和驅逐艦之間行駛。偶而他們被一個小島遮沒，由他們發射出來的砲火就好像是從島上發出來的一般。過了一會兒，牠們又從島後出現了，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在滔天的巨浪和珊瑚礁之間發射出巨量的火花和黃色的科達藥烟。再遠一些在水平線上，是我們的航空母艦，俯衝機和戰鬥機不停地飛進來投彈，又飛回去裝載。突然有一個可怕的爆炸聲，是我生平所聽見最響的一次，震動了整個內湖，濃厚的白烟和黑烟就好像是由納摩島上放射出來的，噴成一個巨大的菌子，廢滓和屍體飛起旋轉，有如大風中的草，不用說這一定是一個火藥集積所被炸中了。這時所有登陸的艇隻都安排好了，「菲浦斯」號信號一舉，他們整整齊齊地按着隊形向第二叢計劃佔領的島嶼進發了，和晨間的攻擊一樣，大型軍艦開砲掩護，戰鬥機在前掃蕩，暮色蒼茫的時候，所有計劃佔領的目標全在我們手中了，於是到了晚上，只留「菲浦斯」號和幾艘掃雷艦及一些大型的進攻艇隻在內湖裏面，大型的軍艦在外面梭巡，水陸兩用的小型坦克攔在他們已經佔領了的島嶼的海灘上。夜幕下垂，但不見敵人絲毫動靜，顯然這兩天我們在這些主要島嶼上的砲擊和驚人的投彈數量是大大地收效了。第二天天亮時，低的雲層和驟雨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淒慘陰沉的日子，我們馬上發動向羅伊島和納摩島最後的轟擊，早先我以為再不會有比昨天更激烈的轟擊了，可是此刻加劇的程度幾乎奪人心魄，那震撼的情況簡直使人不能移開他的視線，但當我最後轉過頭來看時，那些我

剛在內湖外面遇見的進攻艇隻已經完全改變隊形了，內湖的整個北端好像擠滿了小鴨，昨天還只有幾隻，現在却真有好幾百了。立刻我們被包圍，他們按照各自的正確地位排齊，躁急地等待進攻的信號。許多水手的面孔都曬黑了，有些在他們茶褐色的臉上襯托着一道一道的黑條。他們全都緊握着馬槍和手提機關槍，躍躍欲試。星條的美國旗幟在被佔領了的島上驕傲地飄蕩，這些人堅信這槍旗不久就會插在羅伊島和納摩島上。起初，當進攻的艇隻展開進入海灘時，他們只遭遇稍微的抵抗，但在進入內陸的當兒，仍有少數頑強的日軍拚死作最後的掙扎。岸上的景況是一所難以筆述的屠宰場，各種式樣和大小不同的魚因附近的爆炸都被擲在海灘上，差不多每一枝樹樹都被連根拔起了，難得有一方尺的地面是沒有被擊中或被殘磚斷瓦所覆沒的。死了的和殘缺的日軍屍體奇怪地橫陳各處，直接命中的堡壘和防空壕呈現一幅殺戮的慘狀，惡臭可憎，蒼蠅，蜥蜴，一些鳥類，一隻小雞，一隻豬，一頭狗和幾個俘虜好像就是僅存的生物，他們僥倖逃過了這幾天的浩劫。隨後，那一整天整夜和第二天的白天和晚上，我們仍無情地繼續執行掃蕩日軍的工作，不論他們躲在溝渠裏，躲在洞穴裏或在任何殘餘的遮掩處，全都給找出來。全部的工作祇犧牲了我們很少的兵，這要感謝一個周密的組織，一個果敢籌劃的行動和輝煌的成就。我將永不忘記我在「菲浦斯」號的旅行。這個賜予我的特權是我永久寶貴的也是我最值得驕傲的回憶。」以上便是美軍佔領馬紹爾羣島中的羅伊島和納摩島的紀實，當美軍開始進攻馬紹爾羣島的時候，滿以

爲這羣島久在日本統治之下，日本經過長年的經營，完成了強固的防務，進攻必非易事，不料不出三天，就已把羅伊島和納摩島佔領，楔入了馬紹爾羣島的心臟。羅伊島在瓜加林島的北端，與日海軍主要基地土魯克距離九百三十八哩，全島不過二哩長，但形勢十分險要，爲日寇運輸艦隊停泊所在。二月四日，美國強大艦隊開抵四面皆島的三角形瓜加林海灣內。瓜加林島爲一礁湖，長八十里，位於馬紹爾羣島的西端，爲日寇主力所在，美第七師步兵猛烈攻擊，二月五日即將瓜加林島完全佔領，同時並佔領埃貝伊島。埃貝伊島是長僅一哩的小島，爲日寇水上飛機基地，且有飛機庫、碼頭、無線電台全部設備，係行政中心。瓜加林島的衛星。據美方報道，登陸埃貝伊島僅三小時即告佔領，瓜加林島亦僅三十八小時。在這一戰役中，美第七師步兵藉陸上大砲及海空轟擊的掩護，將數千日軍完全肅清，接着又於二月六日將幾個小島如格格威、比格格、吉及若干未設防的島嶼佔領。美軍在馬紹爾羣島東北部登陸既告成功，攻擊便轉移到西北端了。二月六日起，由航空母艦起飛的機羣，不斷地猛撲安尼威吐克島，接着又是海軍大砲的轟擊，掩護進行登陸戰，等到空軍毀滅了安尼威吐克島的武裝後，二月十六日，美海軍陸戰隊和步兵便開始登陸了。這次登陸是伴隨着東加羅林方面的戰爭進行的，美軍共有二萬餘人，與敵三千人戰鬥，於二十一日將該島完全佔領，同時另將幾個小島如巴里島佔領。安尼威吐克島一名棕色環狀珊瑚島，位於馬紹爾羣島西北隅，距東加羅林土魯克東北七百五十哩，這個島，礁湖周圍的陸地很少，礁湖長二十一哩，廣十七哩，海水極

深，可容巨大艦隊，乃夏威夷羣島與東京間最優良的一個礁湖。從戰略價值上說，美軍據有這礁湖，對於海軍停泊待機西進的價值很大。這時馬紹爾羣島上尚有幾個重要的島嶼，如密爾里島，烏特潔島，雅魯特島等，尚未被美軍佔領，但美軍因為不遂島攻擊的緣故，所以也就不再去攻擊牠們，他要越島攻擊到加羅林羣島去，與那號稱「日本珍珠港」的土魯克碰上一碰。在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羣島，包括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和馬里亞納羣島，形成一片不可沉沒的「航空母艦」和輕型海面艦隻根據地，使日寇的太平洋陣地非常強固。在上述三個羣島中，除了馬紹爾外，另有幾個很重要的根據地，加羅林的波那普和土魯克的工事是最堅固最好的，此外如格林威治及馬里亞納羣島中的塞班島，關島這一連串據點，也有很大的補助作用。尤其是土魯克，日寇一向認牠是「日本珍珠港」，而美國有些軍事家也曾指土魯克為「太平洋上的直布羅陀」，為什麼土魯克有這樣重大的價值呢？原來土魯克是日寇在太平洋二十餘年來祕密設防的基地，牠是加羅林羣島中最大的島，位於北緯七度三十分，東經一百五十二度，不僅是加羅林羣島的核心，抑且居於南洋的心臟。「土魯克」一語，在馬來語中，本是「聳入高空的山」之意，望文生義，可知這羣島的各島是楔形的，在周圍一百五十哩環狀的珊瑚礁中，共有大小島嶼二百四十五座，東西連貫共三十五哩，陸地面積五十一方哩。東有波那普島及庫薩伊島，西有雅浦島及帛琉羣島，土魯克位於其中而稍偏於東，波那普，庫薩伊，雅浦及帛琉等島日本早已設防，為土魯克的內層防護。土魯克島大

部爲玄武岩及珊瑚構成，其上叢林密佈，岩石高聳，牠們形勢的天險也是雙重的，卽兼珊瑚及火山兩種島的特點，這種島嶼既可用爲海軍軍港，又可以用爲大砲的砲台。土魯克主要島嶼爲杜伯隘、菲番、土爾、烏圖、特摩安及烏曼等島，各島環繞的礁湖有四個出入口，經過曲折艱難的海峽，可以進入極深而安靜的海灣，成爲駐泊軍艦的良好場所，可以停泊大隊艦隊和最高級戰鬥艦，而珊瑚礁圈內，兀立着十多個高入雲霄的島山，高達一千四百呎，可駕大砲，所以是太平洋中最優良的理想根據地之一，只要有幾條水道通到裏面，已成爲一個深藏戰艦、潛水艇和飛機的天然軍事根據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日本代管密克羅尼西亞羣島後，對土魯克就利用牠的天然形勢積極設防，在島上設置能構成交叉火網的海防大砲，燃料、軍火、糧食等倉庫，關軍港碼頭，水陸機場，電台等，使土魯克成爲「日本珍珠港」。日寇第一二聯合艦隊所組成的海軍主力，一向以這裏爲活動樞紐。牠和東京距離一千五百哩，和拉巴爾相距僅九百哩，牠們聯接着吐出巨大的力量，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日寇會想利用這兩個主要根據地，征服整個澳洲。土魯克與馬紹爾、馬里亞納、吉爾貝特諸羣島及加羅林各島嶼相聯接，好像一座橋樑，一座長城，邊緣都是火網的組成。日寇會經利用牠閃擊過夏威夷，攻佔過菲律賓，以及太平洋重要地帶，現在牠却碰上尼米茲的拳頭了。尼米茲是慣用奇襲的，這是戰爭致勝的原則，他在二月十六日那天，從瓜加林海灣吐出了三支部隊：一支進攻馬紹爾羣島，東部摩勞萊島和塔羅亞珊瑚島，一支進攻安尼威吐克島，一支進攻土魯克。

這三支進攻部隊對於土魯克是一個大規模的突擊，在突擊之前，美機曾於十四日空襲加羅林羣島的波那普島，這島位於土魯克東四百二十哩，四周環繞着珊瑚礁，很多良港。美軍攻擊土魯克，先空襲波那普，是企圖在半徑內去發現敵人海空的力量，並且從空中攝回可能遭遇避戰不出的敵大部艦隊。美軍進攻土魯克要塞，是由一部艦隊和強大的俯衝轟炸機及戰鬥機羣組成的，美軍攻擊很猛烈，當十六日進攻時，日寇毫無覺察，所以飛機的轟炸，結果很好。第二天的空襲，也沒有遇到日空軍截擊，更未發現敵大部艦隊的蹤影。兩日間擊沉日船二十三艘，另有六艘或被擊沉，十一艘被擊傷，至於日機則有二百零一架被擊毀，其中一百二十七架係於空中擊落。尼米茲的突擊十分成功，可惜沒有與敵大部艦隊相遇，把敵人作更大的消耗和殲滅。若干軍事家的觀念，認為土魯克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海港要塞，經過美軍這一次含有試探性的襲擊，察明了當地的虛實以後，美軍事家遂都不相信土魯克乃「日本珍珠港」，不過牠仍舊是敵人很強大的海軍根據地，一座難於攻擊的要塞，所以尼米茲對於加羅林羣島仍先進行空襲，三月十五日曾猛烈轟炸土魯克一次。爲了土魯克的一時難於攻下，而美國在太平洋的作戰目的，又是達到土魯克和拉巴爾的佔領，以免除在「越島進擊」時的後顧之憂，於是美軍的戰略，遂先對土魯克和拉巴爾港施用包圍，等包圍的環子緊縮起來，再從各方壓迫，殲滅這兩處頑強的敵人，佔領這兩個重要海港。尼米茲將軍的箭頭對準在土魯克，麥克阿瑟將軍的箭頭則對準在拉巴爾，雖然這兩支箭是兩個目標，但歸併却

是一個，這就是兩位將軍在菲律賓的攜手。麥克阿瑟對拉巴爾包圍的環子可算得很緊，爲了與尼米茲的攻勢協同，他在二月底發動了對海軍羣島的攻擊，於三月十八日完成戰果，俾斯麥海殘餘的敵人至此逐漸授首了。海軍羣島是俾斯麥海一羣較小的珊瑚礁島嶼構成的，位於密克羅尼西亞羣島之南，新幾內亞之北，爲美拉尼西亞羣島的一部，與土魯克相去七百五十哩，牠先前屬於澳洲委任統治地。澳洲委任統治地原分東北新幾內亞、所羅門羣島、俾斯麥羣島和海軍羣島，這些地帶的島嶼，差不多都是沼澤叢林地區，並有可怕的瘴氣。麥克阿瑟在這方面的攻擊相當吃力。海軍羣島論面積，論人口，論經濟價值，當然都渺不足道，但因為牠們橫梗在日本通南洋佔領區的航運線上，所以便十分重要。這羣島嶼佔領以後，日本的護航隊所可能遭受的災禍，更要十倍於往日，牠的南洋佔領區更難維持，而新掠得的富源也就更不容易享受了。麥克阿瑟在尼米茲攻擊土魯克的時候攻佔海軍羣島，這一行動不是偶然的。美軍對海軍羣島的攻擊，開始於二月二十九日，首先在勞斯內格登陸，這地方是個沼澤地帶，進軍不易，加以氣候惡劣，飛機行動相當困難。美軍登陸部隊在飛機掩護之下，從東北、西北兩面攻擊，完全登陸，於三月二日始向內陸推進二哩。日軍在勞斯內格反攻，三月六日，美軍續有登陸，並將摩摩特機場佔領，七日，這地帶完全被掌握，美軍遂以此作爲根據地。海軍羣島的主要島嶼爲瑪那斯島，長六十哩，寬十一哩，尤其距離土魯克只有六百十哩，在太平洋，美軍分進合擊土魯克的場合，瑪那斯是很重要的。三月十一日，美軍將布特加島和豪

威島佔領，日軍的抵抗都很小；三月十四日又將布卓、盧歐兩島佔領，於是麥克阿瑟便從這些跳板飛躍到瑪那斯了。攻擊瑪那斯開始於三月十六日，戰爭猛烈，十七日繼續擴張戰果，很快的就楔入洛倫哥鎮，展開市街爭奪戰，於十八日完成勝利。爲了使俾斯麥海的包圍環子更加緊一步，美軍於二十日又在聖馬西亞斯羣島的埃米羅、厄慕薩兩島登陸。聖馬西亞斯羣島位於新愛爾蘭島卡維恩的西北部，與加羅林羣島的格林威治島相距約三百哩，距土魯克不及八百哩，這羣小島完全佔領以後，一方面轟炸土魯克及其衛星基地已較前迫近一步，另一方面可以將新不列顛島和新愛爾蘭島的殘敵加以側翼包圍，並可能對之完全封鎖。同時，在海軍羣島戰役的配合之下，麥克阿瑟又對拉巴爾港所在地的新不列顛島發動第二次登陸作戰，登陸地點在塔拉海附近的維隆米茲半島，距離美軍原佔領的格勞斯特角一百十哩，距離拉巴爾港不及一百哩，同時空軍無間歇地轟炸拉巴爾港，據美海軍部長諾克斯表示，拉巴爾港在美機屢次空襲之下，港內已經沒有日方船艦了。在中太平洋方面，尼米茲於進擊土魯克以後，又在瓜加林島西北的烏索叢嶼登陸，幾乎毫無遇到抵抗。到了四月二十二日，麥克阿瑟所部的海陸聯合部隊又在荷屬新幾內亞的荷蘭蒂亞登陸。登陸地點在艾塔普、洪伯特灣，及荷蘭蒂亞以西二十哩的塔那馬拉灣。美軍登陸後就向內地推進，初步目標爲荷蘭蒂亞附近的三處機場，攻勢發動後不久，就已佔領荷蘭蒂亞城及附近的機場一處。這攻勢是和中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的戰事相呼應的，荷蘭蒂亞接近帛琉羣島，又是新幾內

亞東南日軍的補給基地，南太平洋日軍佔領地星散各處，分佈地域極其遼闊，而且礁湖小島利於守而不利於攻，逐一佔領各島是艱難而又繁瑣的工作，擇定幾個交通要點加以佔領之後，其周圍的敵軍縱使不餓死也得自行撤退，這就是一越島攻擊一戰略的實踐。四月二十九及三十兩日，美國海空軍又攻擊土魯克，五月一日，空軍又炸波那普。土魯克之役，美軍出動的力量雖然不曾公佈，但從擊毀日本飛機一百二十六架，投彈達八百噸的數字上看，規模一定是相當大的。在美軍到處奏捷聲中，日本艦隊始終避不出戰，正當各方紛紛推測日本艦隊究竟藏在何處的時候，五月五日，東京大本營宣佈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古賀峯一海軍大將已於三月間在前線乘飛機指揮作戰時被美軍擊斃，所遺聯合艦隊總司令一職，由橫須賀鎮守府長官豐田副武大將繼任。古賀峯一的死，倒有些和山本五十六相彷彿，以負整個海軍精華的作戰責任要職的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竟每年要被美軍打死一個，這固然是巧不可諧，但由此也充分顯出日本海軍的敗亡之兆了。

第七十一回 一代巨奸敵巢臥病 滿城狐鼠小醜跳梁

現在再說汪逆兆銘自從在他的生辰那天，被蘇逆成德跌碎了一座送給他的大理石彫像，認爲是不祥之兆，同時又因日方對「偽府」的控制加緊，引起他心境上深刻的苦悶，借酒澆愁，在辦公廳裏大哭一場以後，不料舊疾復發，當初被愛國志士孫鳳鳴打進的一顆子彈又在他背部作怪起來，到了三十二年十二月左右，病勢逐漸加深，背部胸部及兩脅的痛楚日益加劇，終於臥牀不起，由一位德國醫生加以診治。這位德國醫生的醫術倒也相當不錯，經他診斷之下，認爲汪逆的致命傷固然是由於夾在脊椎骨第五節始終沒有取出的一顆子彈，但汪逆年事已高，並且患有糖尿、病宿疾，倘若施用手術，恐怕不但無益，反而有危險。這診斷原是不錯的，倘若汪逆能始終由這位德國醫生診治下去，未嘗不可以延長他幾年奴才命，到勝利後再伏國法，無如汪逆命該告終，在他臥病的當兒，竟有一位催命鬼來做他的勾魂使者。這催命鬼是日方「中國派遣軍」後藤部隊長的軍醫官，日方聽說汪逆病了，便派這位軍醫前來診視，在他們也許未嘗不是一番好意，誰知却反而因此斷送了汪逆的壽命。原來經過這軍醫診視之下，竟完全推翻了那位德國醫生認爲不能動手術的診斷，而堅持着必須施用手術，並且相信開刀的結果必然可以起死回生。汪逆起初猶豫不敢遽允，後來經不起日方的慫恿，他的恐日病業已入骨，不敢違拗主子的命令，加以他也知道這顆槍彈留在

他的背部無異附骨之疽，非去不可，於是便也同意了日方的提議，於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開刀了。這一次的開刀，當然是最不智的舉動，這位起碼的日本軍醫官只有開刀的胆量，卻沒有起死回生的把握，他不過眼見汪逆的生命已在危殆中，與其拖延下去，不如拿他的生命當做一件試驗品，冒險逞此最後一着，這樣的開刀當然是非常輕舉妄動的，汪逆居然竟會同意，也可說是天奪其魄。果然，在開刀以後，汪逆便面臨着悲慘的惡運了，從三十三年一月起，傷口便發生急劇變化，不久便轉為壓迫性脊椎炎，顯見這次的冒險舉動是完全失敗了。這幾天裏，汪逆終日發着高熱，呻吟牀褥，轉側不安，後來陳璧君等眼見病狀不對，復經日方主動，終於在一月三日把汪逆護持着送上飛機，飛到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去療養。這一去，便不曾把汪逆送進了「鬼門關」，照汪逆當時的病狀看來，所謂療養，實在已經到了他生死的最後關頭，所謂復原，根本已經絕望，他的病狀時好時壞，終至全身癱瘓，臥牀不起。自從汪逆臥病日本以後，淪陷區裏忽然發生一種謠傳，說是汪逆已經在日本死了，說這話的人還說得鑿鑿有據，好像確有其事似的，其實汪逆那時在日本臥病則有之，死却還未免太早，淪陷區裏的民衆所以廣播汪逆死亡的消息，無非借此發洩一下他們對汪逆的痛恨心理而已，可是這却合上了一句古語：「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到後來汪逆真的死在日本，恰如淪陷區民衆對他的咒詛，也真可說是巧不可諱了。當汪逆還沒有飛往日本療病以前，「僑府」的一切設施業已腐敗不堪，一羣無恥的奸逆祇圖有錢可撈，不論什麼搜括民衆，毒害國家民族的事

都做得出來，尤其使人切齒痛恨的是實行鴉片公賣，南京城南烟館林立，幾至五步一燈，十步一館，還有無數的舞廳賭窟，集中在南城一帶，形成一個巨大的罪惡淵藪。南京的一批青年學生，他們雖然在偽方所設立的學校內受着奴化教育，但他們的熱血並沒有冷，眼看着「偽府」羣奸無法無天，毒害國家民族的情形，不禁個個義憤填膺，由於環境的惡劣，思想的苦悶，便激而爲行動。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偽「中央大學」的學生忽然組織起來，實行「除三害」運動，所謂「除三害」，便是肅清烟賭舞三毒。學生們從事這個行動是有計劃有準備的，他們打算和「偽府」搗一下蛋，然後跑到大後方去，參加抗戰陣營。那天傍晚，偽「中大」學生開始集合成羣，向城南的罪惡淵藪撲奔過去。當時夫子廟設有兩家舞廳，一家叫國際舞廳，是殺人流氓常逆玉清開的，還有一家叫新亞舞廳，開的人是南京紅幫的邢某，這兩家舞廳，成爲「偽府」中一羣中下級僞員的造孽錢的疏散地，在僞員和流氓的混合勢力支撐之下，開了好幾年了，每晚依紅偎翠，胡天胡帝，不知死活，誰想這番却遭了劫運，學生們衝進舞場以後，便要檢查「身份證」，準備公開發表，暴露「偽府」黑幕，許多僞員一看情勢不妙，有的鑽到天門台上去，有的躲到廁所，有的趕緊把「身份證」藏在沙發裏，饒是這樣，畢竟有一個僞「外交部」的職員給學生們抓住了，第二天便由「偽府」下令「免職」，以示敷衍。當下一部份學生看守住舞場大門，其餘一部份學生便跑到各家鴉片烟館裏查抄，當場查出了不少「偽府」職員。這時有一件奇事發生了，當學生們一直搜查到建鄴路附近

一家烟館裏時，恰巧僞「警察總監」李謳一和他的朋友在座，堂堂「警察總監」竟會坐在烟館裏，這已經可說是無奇不有了，誰知這個僞警察頭腦，一見學生們衝進門來，反而莫明其妙，居然大聲喝問道：「你們來幹嗎？」學生們因為他是個有槍階級，不得不把這番肅清烟賭舞運動的經過向他解釋一番，李逆滿口打着「官腔」道：「這事「政府」自會處理，不是你們的事。」學生們以「既來之，則幹之，」當下便不理睬李逆，一湧而上，把烟燈烟槍在地上亂摔亂攢，急得烟館老闆滿頭大汗，向李逆嚷道：「我們對「政府」納稅領照，也是「正當」營業，怎麼可以這樣搗亂？」李逆於是便在座上下令叫城南戒嚴，如果學生有所動作，不惜以武力彈壓，學生們到底是學生，這一次的行動又沒有背景，沒有有勢力的人抱腰，怎能和有槍階級相抗，但是騎虎難下，到後來還是有一個代表想出辦法：「找林柏生去！」他們所以要找林柏生，是因為林逆這時已開始在做收買青年的勾當了，他做了僞「青少年團總監」，剃光了頭，戴起攪角帽，每天這樣扮着青少年，因此學生們便想到問這傢伙去。學生們成羣結隊的闖到了上海路林逆的寓所，林逆已經睡覺了，學生們在門口大叫起來，林逆於是問衛士：「門外有什麼事？」衛士說：「有大羣學生要求接見。」林逆知道有事了，跑到洋台上去一看，只見下面學生亂七八糟的大叫，於是便問學生們有什麼要求，學生說：「我們要求禁止烟賭舞三毒。」林逆一聽，這些都不是自己該管的事，不過他素來是個工於心計的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覺得這正是他借此沽名釣譽，奪取「青年領導權」的好機會，眼前的一

羣青年，正是給他利用的對象，於是他忽然「慷慨激昂」起來，活像個「革命家」般演說了一通：「烟該禁，舞不該跳，賭更害人，不淺，你們幹吧。」學生們便要求保障，林逆想了一想說：「你們幹吧，不過，讓我來「領導」大家，明天和他們交涉去。」這樣一說，果然把學生們驅走了，林逆打發了學生們以後，獨自籌思了一會，覺得機會來臨，如果「領導」所有學生，使他們都來擁護自己，何愁不坐第一把交椅，他却沒有想到，他自己還靠了鴉片烟養活他呢。原來「僞府」的所謂「國庫」收入，完全靠了鴉片毒品，如果禁止了，這羣奸逆吃些什麼？可是林逆當時却沒有想到這一層，反而認為機會不能錯過，因此第二天就像煞有介事的交涉去了，誰知「僞府」羣奸一商量，不得了，鴉片烟一禁，勢非大家都喝西北風不可。無奈林逆「領袖慾」過度，爲要維持他的面子，對學生好交代，堅主禁止，弄得羣奸沒有辦法，祇得下了一條「分期禁絕」的「命令」，爲了要「分期禁絕」，又產生了一個僞「禁烟總監」，這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機關，試想既屬「分期」，當然在這期內理應照賣以「救濟烟民」，這是羣奸的烟幕彈，目的是想使林逆不再出而搗亂，其實林逆又何嘗真想福國利民的去禁烟，不過打算藉此機會增長他的勢力而已。林逆這樣一來不打緊，却使得奸逆羣中有一個人暗暗對他咬牙切齒，你道這人是誰，原來便是唯一的毒品衛道者梅逆思平，梅逆是僞「內政部長」，而鴉片烟稅一向是他上下其手的，林逆爲了要討好青年而從事禁烟運動，無形中却影響了梅逆的財源，梅逆原是屬於周逆佛海一派，於是便在周逆面前迭次訴冤，周逆見林逆在

收買青年，恐怕他的勢力大起來，於己不利，所以也蓄意要驅除他。有一次，林逆和梅逆大吵其架，梅逆得了周逆的支援，有恃無恐，居然有聲有色的大數林逆的罪惡，林逆却無可倚靠，他唯一的靠山汪逆已經飛到日本療病去了，因此當場吃癩，回家以後，便怒氣沖沖的關照他的部下「準備交代」，要辭去偽「宣傳部長」不幹了。他本來打算撤一下子嬌，不料周梅二逆已蓄意要趕他下台，結果林逆後來終於不能安於偽「宣傳部長」的職位，這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偽府」的一羣奸逆中，以周逆佛海的野心爲最大，他自從由重慶到河內，問關追隨汪逆以後，一般觀察都以爲他們兩人真是同心協力，推誠合作的，其實這種觀察非常膚淺錯誤，儘管他們兩人都在唱着高調以欺騙淪陷區民衆，然而細加探討，就可看出他們兩人貌合神離，暗中竭力在爭權奪利。原來周逆之所以投偽，是爲了想找一個適當的機會，掌握大權，撈足錢財，以滿足他多年的野心，所以他們表面上是「共圖大舉」，實際也不外乎互相利用，等到利用過後，彼此之間以前的諾言，便都變成了廢話。他們由貌合神離逐漸演變成互相猜忌，不用說，汪逆是儼然以「頭目」自居的，周逆名義上是汪逆的部下，不論是陣容實力，周逆都顯然不是汪逆的對手，所以不得不暫時掩旗息鼓，而在暗中培植他的實力，由於他平日接近日本軍閥的緣故，深得日人歡心，所以在這幾年裏，周逆始終保持着偽「財政部長」這一個要職，一直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作爲展開後期政治鬥爭的大本營。他手下有幾個主要的「幹部」，便是梅思平、羅君強、丁默邨、傅式說、周學昌、陳濟成、蘇成德這些奸逆，構

成所謂「周派」的中心勢力，在周逆的安排下，分佈整個「偽府」的各階層，各地域，各機關，汪逆在未赴日以前，眼見周逆的勢力日益膨脹，已經有奈何他不得之感。周逆當時養精蓄銳，待時而動，自從汪逆赴日後，「偽府」中的政治情勢爲之一變，日方作更進一步的控制，無形中也給予周逆以相當的助力，使周逆在「偽府」中的地位頓時提高起來，能夠和他分庭抗禮的，只有一個陳逆。公博在汪派的嫡系人物中，陳公博可說是「資望」最高的一人，可是到了周逆的眼裏，却覺得陳逆是他唯一的對頭，所以周逆之間的排擠傾軋，日趨激烈。當汪逆還沒有赴日療傷以前，對陳逆竭力支持，曾三番四次的故意散播着陳逆準備脫離「汪派」的烟幕，實際是汪逆要代陳逆提高身價，不惜捏造事實替他作反宣傳。後來陳逆出長僞「立法院」兼任僞「上海市長」，很明顯的是汪逆借重他來對抗周逆的措施，以後便一直釀成兩人之間的對立。陳逆平時待人平平，沒有親信的「幹部」，當時身兼兩僞職，各種設施，在在需人。陳逆常自命偉大，不用私人，實則被人利用，統御無力，周逆則多所作爲，盡量擴充實力，以爲後盾，所以陳周相較，智愚立判。周逆爲了要培養他的實力，不惜更加緊的在淪陷區的民衆頭上搜括。自從淪陷區裏僞「中儲券」和法幣全面兌換後，雖然一元僞鈔兌了二元法幣，又代替了「軍用票」和「華興」僞鈔，但是因爲僞鈔本身基礎薄弱，加以日軍根本不把「偽府」放在眼裏，盡量印刷僞鈔，搜括物資，於是僞鈔價值和物資價值失去了均衡，幣值一落千丈，物價天天飛漲。周逆個人用錢如水，收買軍隊的軍費，幾個報館的開銷，還有

其他祕密組織的津貼，已使他着實有些應付不了，加之「偽府」開支浩大，食齒繁多，乃不得不在銅錢眼裏翻筋斗，實行開源的方法，於是念頭便轉到老百姓的衣食上面來。他開始上了個「簽呈」給「偽府」提議開徵「零售捐」和「消費特稅」。「偽府」這時正在山窮水盡之際，當然通過，這對於老百姓無異是個晴天霹靂，從此更加深陷苦海，不論購買什麼東西，都要在貨價以外，另納百分之五的「零售捐」。至於「消費特稅」則比「零售捐」更高，是市場向買客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稅，稅率抽至貨價以外的四成，已經駭人聽聞，何況抽稅的種類，更是瑣屑靡遺，無微不至，連吃客飯，住小客棧都要抽百分之十五的稅，「偽府」和周逆的胡作妄為，真是「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祇有屁無捐」了。「消費特稅」開徵後，常常有許多流氓地痞，異想天開，掛着假造的證章，冒充查稅人員，到各商店去檢查有無漏稅情形，無中生有，多方挑剔，商民們不堪其擾，只好以賄賂了事，可是一批去了，一批又來，慾壑難填，因此商民們無不切齒痛恨，只好提高貨價，把他們的損失求償於顧客，於是物價一日數漲，民生更爲痛苦。其次便是有了這個「消費特稅」，藉此而貪污的，宛似星羅棋佈，甚至連外國人也看不過去，曾在上海「泰晤士報」揭發牠的黑暗。「消費特稅」抽之於消費者，既是無微不至，收入當然也成爲大宗，可是抽了下來，的「稅」如何支配？大抵不是給周逆拿去培植他私人的實力，便是給那些徵收「消費特稅」的偽「局長」和高級職員朋分了。周逆的「理財」方法，除了抽稅以外，便是借債，當初他爲了穩定偽鈔價值，曾向日本

借了一萬萬日元的債，這時他又借着探望汪逆爲名，飛往日本，成立了四萬萬日元的借款。這錢到底是周逆私人所借，還是借用了民衆的名義去借，這是大家都要明白的，因此在南京出版的某週報上面，便發表了一篇「四萬萬借款作何用途」的嚴厲質問，這篇文章提出下列幾點問題：（一）「南京政府」爲什麼要借錢，以甚麼資格借的錢？是不是借人民的招牌？（二）借來的錢放在什麼地方作何用途？（三）對外借款國民有負擔義務的，如作非法用途，國民不能承認。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周逆還在東京，及至回來，飛機一到上海，他的部下馬上把這份報紙給他看，祇氣得周逆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連忙下令把某週報封閉。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衆的憤怒是遏抑不住的，自從「偽府」開鑼以後，物價日漲夜大，酷吏橫行，貪污成習，民衆在水深火熱之中，深受壓榨的痛苦，却沒有機會可以發洩，因爲所有的訴冤信，一寄到「偽報館」手裏，便被送入字紙籠了，因此他們只好在牆壁上和廁所上，塗了些打倒「偽府」的標語，光怪陸離，以發洩他們的痛苦。此外，在口頭上，大家都叫偽「維新政府」中人爲「前漢」，叫「偽府」中人爲「後漢」，所謂「前漢」「後漢」是一句歇後語，不外乎指他們做漢奸時間的先後而已，如果蟬聯着做下去的，那麼大家都叫他做「兩朝元老」，從這些稱呼上，可見民衆對漢奸們輕視的一斑。這時「偽府」雖已在日本整個控制之下，但貪污案還是層出不窮，最著名的貪污案莫過於后大椿和胡政勾結偽「糧食部長」顧寶衡「次長」周乃文造成的囤積軍糧舞弊案了，這件案子鬧得很大，而且揭發

這舞弊案的主動者，並不是有彈劾權的偽「監察院」，而完全由日本特務機關偵查有據，然後連人帶賊拘送「偽府」才公開出來的。這無異當面無情地揭破了「偽府」的醜臉，使「偽府」中一羣奸逆驚愧失色，無地自容，他們對后胡二逆雖然不無惺惺相惜，然而在日方的威壓之下，終於不得不執法以繩，把后胡二逆槍決於南京雨花台畔，后胡的家產也都被日人抄光，這也是做漢奸貪污的下場。當時偽「糧食部長」顧寶衡也被日本軍部指名根究，而遭拘捕看管，撤職查辦，但因顧逆早已走通了「汪公館」的門路，拜陳逆璧君爲乾娘，有這鐵硬的靠山代他抱腰，偽「特別法庭」投鼠忌器，祇判決了一個無期徒刑，饒了他一死。這件大舞弊案，是汪逆在病中最引爲痛心的事，雖然南京方面盡量在他面前掩瞞，可是日本方面早已詳細告訴了他，並且質問他對此類舞弊案件，有無澈底保證不再發生的把握，這樣一來，汪逆在病中經不起刺激，也是促使他病勢變化，早日走上死路的一大原因。汪逆赴日養病前，「偽府」各事，命陳逆公博代爲主持，陳逆手下既乏親信的「幹部」，而偽「維新」系人物又思東山再起，局勢頗爲危殆，陳逆乃與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深相結納，又倡實行「軍人政治」之說，將偽「江蘇省長」陳逆羣內調，充任偽「考試院長」，以厚結任援道，同時應周逆佛海的要求，調偽「浙江省長」傅式說爲偽「建設部長」，而以項逆致莊充任「浙江省長」，始得勉強渡過危局。陳逆璧君見汪逆的病始終沒有起色，惟恐自己將來失勢，乃派人到上海來和陳逆公博密商，希望能把所謂「汪公館」派「僑員」

包括褚逆、民誼、陳逆、春圃、陳逆、昌祖、林逆、柏生、陳逆、君慧等，結合成一個團體，以免渙散。陳璧君此舉雖然自有她不得已的苦衷，但她總以為陳公博是汪逆一手提拔的人，際此危急關頭，必能慨釋夙嫌。不料陳公博和「汪公館」派素來不融洽，而且向以偉大自命，認為他是汪逆的最合理的繼承人，無須和「汪公館」派結合，竟以「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沒有再成立小組織的必要」的話加以拒絕，陳璧君自此暗暗啣恨不提。陳逆、公博最寵信重用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妾弟何逆、炳賢，還有一個是他的愛妾莫逆、國康。何逆任僞「經理總監」後專以尅扣糧餉為務，後復兼任僞軍「秘書長」，妄談建軍，欺壓各僞軍將領，故所有僞部莫不恨之刺骨。莫逆是廣東人，畢業於北大教育系，喜歡運動，除了打得一手好網球外，還會游泳、騎馬、放槍，脾氣一如男子，她和陳逆、公博認識。還遠在民國二十一年，陳逆任實業部長時代，那時她在實業部裏做一名科員，陳逆見她亭亭玉立，生得很是健美，面孔雖然並不十分漂亮，然而天生有一種誘人的魔力，加上口齒伶俐，說起話來非常動聽，於是便和她勾搭上了。及至陳逆脫離抗戰陣營，參加「僞府」，出任僞「立法院長」，便任莫逆為僞「立法委員」。莫逆因為在陳逆面前說的話，陳逆無不言聽計從，因此一般熱中之徒便紛紛仰她的鼻息，走她的門路，莫逆於是便乘機參予陳逆幕中，起初還只是代辦文稿、特工，後來見陳逆昏庸，便進一步的握住了大權，賣官鬻缺，無所不為，甚至定起「價目表」來，僞「縣長」一缺賣多少錢，僞「局長」一缺又賣多少錢，而陳逆冥頑不靈，被莫逆玩諸掌上還不知道，還在妄談廉潔，開什

麼「廉政座談會」於是奸狡之輩，乘陳逆之短，都去鑽莫逆的門路，以爲進身之階，仕途之濫，莫過於此。陳逆的大婦李麗莊雖然知道這事，却也奈何莫逆不得。有一次李麗莊薦了個四等小職員，竟不能通過，請托的人嘵嘵不休，李麗莊拍案說：「我不知道，問賤貨去吧！」從這一件事上，可見莫逆確有整個操縱陳逆的權力。「偽府」羣奸本來都是沐猴而冠，這時因爲汪逆臥病東京，這批跳梁小醜更加胡作非爲，無所不至，而淪陷區內民衆的痛苦，也日益加深了。

第七十二回 廖耀湘揮軍克泰洛 孫立人率眾奪孟關

却說緬甸方面的戰局，正當中美聯軍在胡康河谷獲勝的時候，在他們二百哩以南，更的宛河上游東面的日軍後方，由空中敏捷地降落下來的一批英美聯軍，也打了勝仗。指揮這一次空中行動的，是以前在北非戰爭時以冒險著名的柯克蘭上校，他正像是一個小說中的傳奇人物。這一支深入的先鋒隊，是一批由滑翔機降落的英軍與美軍工兵混合部隊，他們是受過訓練的空中突擊部隊，當他們在飛機旁邊等候天黑的時候，柯克蘭向他們像演戲似的說：「你們須把過去一切統統忘記，今晚，你們將發現你們的心靈，你們將運那些部隊去作戰，該順利地完成這項工作，如果第一批滑翔機出了什麼岔子，他們會放一個紅色信號彈，但是那些負責放信號彈的人剛才告訴我，信號槍是放在一隻很深的衣袋內，找牠出來須費相當的時間，換一句話說，這些弟兄將去進行一項艱苦的工作，而我們應該竭力協助他們。」說完了這話，於是第一架運兵機便載運着英美聯軍，由美空軍運兵機總隊司令奧爾特將親自率領，不久以後，英國第三戰術空軍隊司令空軍中將鮑爾溫也隨機前往，其他所有飛機都如同鐘錶一樣正確的按次降落。降落的地點是根據事前偵察攝影選定的一個小山頂上和一片叢林地帶，他們乘着月夜，飛過了七千呎高的秦山區，落在小山頂上的美軍，爲避免意外起見，每人掘了一個泥坑，伏在裏面，以防不測。日軍起初並沒有發見

他們，後來因爲在望遠鏡裏看見有一架美國飛機投下一大包接濟品在小山頂上，便知道這小山頂上有了美軍，於是便也在夜裏派了大隊士兵預備上山去加以包圍消滅。他們在黑暗中摸索着到了山脚下，先派一個探子爬上山頂去刺探，其餘的人在半山接應。那個探子悄沒聲兒的爬上山頂後，便出其不意的將一個泥坑內的美國兵戳死，他自己便神不知鬼不覺的伏在坑內，預備向第二個泥坑進攻。他的舉動雖然非常敏捷，但隔壁一個泥坑中的美國兵已經感覺有變，於是便向他的同伴輕輕的問道：「約翰，你好嗎？」那個日本探子恰好也是懂得英語的，便也輕聲地回答道：「是，我好的。」那個美國兵再關照他說：「約翰，你小心一點。」那個日本探子不得已再回答了一聲：「Yes! Joe」這一回答却露出馬脚來了，因爲 Joe 是美國人對陌生人的通稱，正好像中國人的「老兄」「老朋友」等的稱呼一樣的平凡，他們這一羣親密的弟兄是從來不這樣相稱的。並且在他們這一支空中突擊部隊中，根本沒有名叫 Joe 的人，因此那個美國兵懷疑起來，便故意試探地問他道：「你可要吃些麵包嗎？」原來美軍的接濟品中麵粉是有的，却根本沒有麵包，因爲麵包在緬甸這種地方很容易腐敗發霉，可是那個日本探子却沒有想到這一層，他很想嚐嚐花旗麵包的滋味，所以便又回答了一聲：「Yes! Joe」那個美國兵聽了這句回答，已經確定他的同伴是被害了，而對方是一個會說英語的敵人，於是急中生智，便在袋裏取出一枚小炸彈，拔出保險帶，一面說：「麵包來了，請接好。」一面便把小炸彈扔在隔壁的泥坑裏，只聽得轟然一聲，那個日本探子

已經骨肉成灰的到陰間去吃麵包了。其餘的美軍聞聲，都跳出泥坑來，並施放照明彈把滿山照得通明，山腰裏來偷襲的大批日兵，都嚇得魂靈出竅，找不到地洞鑽進去，同時美軍都拿起手提機關槍來向山下掃射，射不到的地方，則用手榴彈拋下去狂炸一陣，因此派來的日兵全軍覆沒，片甲不留。至於降落在叢林地帶的英美聯軍，在降落的當夜，便由英軍四散担任警戒，美國工兵在十二小時之內，就砍平了一處飛機降落的跑道。第二天晚上，美國空軍與英國皇家空軍「C47」式與達庫塔斯運兵機，由印度機場運出了第一批部隊的主力，由於完善的聯合策劃，完全出於敵人意外的襲擊收到良好戰果，盟軍所有人員驢馬與武器都由空中運去，一直到他們經營了幾天以後，日本飛機才發現了這一條設在自己腹地的飛機跑道，當時日本零式機會加以攻擊，但美國噴火機把他們擊落了三架，同時地面砲火也擊落下零式機一架。這樣一來，英美聯軍便在緬甸境內開闢了第三個戰場，這一戰場的發展，且留待以後再說。現在要說的是我國的遠征軍，自從民國三十二年聖誕節前夕造成了于邦之捷以後，便繼續由胡康河谷向前挺進。同時在日軍的後方，深山幽壑和密林叢莽裏，更有不少游擊隊在活躍，這些游擊隊有些是中英的健兒，有些是當地的特種民族，尤以特種民族居多，他們的文化雖然落後，民風却極淳樸而富有正義感，並且個個都是強悍的鬥士，其中最著的一種是蒙古種的「親」民族，「親」的意思就是「人」，他們都要做頂天立地的好漢子，他們的人口共有三十五萬，分佈在一萬方英里的地方，親山以及巴山一帶，都有他們的

蹤跡。另一種便是前集書中曾經提到過的「喀欵」民族，「喀欵」的意思便是紅蟻，表示他們有像馬蟻一樣堅忍的民族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營喀欵兵曾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特殊的戰功。親人和喀欵人雖然住在不同的地域，却有許多相同之處，他們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勇猛善戰，富有獨立的精神。當日寇初次侵入緬甸的時候，他們都退入山中的壁壘裏，由於日寇的殘暴，逐漸加深了他們仇恨的心理，他們既是獨立的種族，當然要堅守他們的家園，但他們却缺少較近代的武器，只好使用弓、箭、刀、矛和古式的火石槍，他們都很喜歡拿槍，甚至見了一柄十七世紀的老古董，也都愛不忍釋，他們在槍管裏裝上鵝卵石，碎玻璃，和粗製的火藥，就這樣他們以驚人神祕的創造力，和日軍搏鬥，他們有的是地利，人和，常常弄得日軍啼笑皆非。他們所帶的軍用品很少，只有裝火藥的碗，火藥也是尿酸結晶體和硫黃的混合物。喀欵人素來善於用陷阱捕捉野獸，這時爲了對付日寇起見，便也用對付野獸的方法來對付他們。掘了許多大坑，用草皮樹葉泥土枯枝遮蔽着，裏面藏着削尖的竹竿，這些竹竿土語稱爲「攀結」，據說可以刺透厚重的軍靴，古時陳涉吳廣「揭竿而起」顛覆強秦的「一竿」，大約就是這一類的東西。喀欵人做的陷阱非常靈巧，許多日軍踏在上面，糊裏糊塗的跌了下去，還來不及發現牠的祕密，早已一命嗚呼了。由於游擊隊的活躍，使日軍在前線的防禦大受影響。這時我軍已經深入胡康河谷。胡康河谷是泰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的總稱，又叫胡康盆地。泰洛盆地的面積有一百二十個平方英里，新平洋盆地的面積有九百六十個平方

英里，都是一片原始森林，中間縱橫着大龍、大奈、大宛、大比四大河流，和許多小支流，一到雨季，山洪暴漲，成爲一片汪洋，簡直是塊絕地。晴季河水很淺，可以徒涉而過。大龍河以北，有人行小路，泰柏家以南，道路寬闊，可以通行汽車，只是密林中又夾生着茂草，交通阻塞，從用兵方面來說，無論是搜索、觀測、通信、聯絡、救護，方向判別和諸兵種協同，都很困難。在飛機上俯瞰，只見一片林海，極目凝視，也只能約略辨出幾條河流來，其他的就無法去偵察，更無法去轟炸了。敵人便利用這些河川之險，和密林茂草的蔭蔽，建築起許多地下的防禦工事，和樹上的作戰碉堡。據守這一帶河谷的敵軍，是著名的第十八師團，他的前身是久留米師團。蘆溝橋事變開始，他就開來中國，首先在杭州灣登陸，在京滬一帶無惡不作；二十七年，他又在大鵬灣登陸，侵據廣州；二十八年十一月，進攻廣西，侵佔了南寧；二十九年調往越南，受特殊的戰術訓練，參加南洋各島及馬來和緬甸各地的戰鬥；三十一年，打棠吉，破臘戍，攻到惠通橋。是日本陸軍中最精銳的部隊。當時史迪威將軍的戰略，是先奪取胡康河谷的要隘孟關，然後再循公路直下孟拱河谷。可是在胡康河谷的西側，更宛河西岸的泰洛河谷，也就是泰洛盆地，有日軍一大隊駐紮在泰洛城內，成爲我遠征軍前進路線的威脅。新二十二師第六十五團的團長傅宗良，了解這種情勢，他認爲如果棄泰洛於不顧，日軍可能由泰洛出擊，切斷胡康河谷我軍的後路，使我軍的前鋒碰到更大的危險。如果我軍先將泰洛攻陷，便不致有任何危險。於是他便擬好了怎樣去攻打泰洛的計劃，向廖耀湘師長報告，廖耀湘師長很同意這個辦法，但因

史迪威將軍的命令是直趨胡康河谷，不便違抗，便電呈蔣主席請示。有一天，史迪威將軍到前線視察，傅團長乘機把他的計劃提了出來，史迪威驚訝地表示滿意，可是命令已下，未便再改。傅團長以這樣的好計劃，曾被上峯認為滿意，竟不能實行，很覺可惜，於是毅然決然的呈請廖耀湘師長，自願負弩先驅，廖師長本來覺得他這計劃不錯，又嘉尚他的勇敢，便竭力的支持他，幫助他，不但允許傅團長照計而行，並且親自在後督師。於是傅團長分兵數路，迂迴向泰洛攻擊前進，將泰洛城包圍。日軍見勢不佳，棄城而逃，中途被我軍截殺堵擊，幾乎悉數就殲，軍需給養，奪獲無算。當傅宗良團長率部向泰洛前進時，史迪威將軍非常不高興，因為傅團長竟不遵照他的命令，擅自行動，當時就發電報請蔣主席將傅團長撤職，可是回電還沒有來，我軍已經造成了泰洛大捷，戰果之鉅，為出師以來的第一次，史迪威聽說泰洛大捷，怒氣全消，自知棋遜一籌，深為讚佩，於是急急趕往前線，向廖耀湘師長和傅宗良團長握手致賀，這種地方，也充分表現出山姆大叔的民主精神。廖耀湘將軍是湖南人，湖南人在這次抗戰中立了不少戰功，廖將軍也是為湖南爭光的一個，他是黃埔第六期的學生，因為成績優良，曾被派赴法國聖西爾軍事學院肄業，專門研究軍事學，在法國住了六年之久，甚為蔣百里先生所賞識。南京戰役時他曾被日軍圍在城中，後來用計逃出，這舊債現在却在緬甸戰場上加倍的取償於敵人了。當日軍撤退的時候，到處寫着：「支那軍，你們勝了，別追了吧。」可是我軍怎麼能不追呢？泰洛於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克復，二月初孫立人將軍也克復了胡康

河谷的泰柏家、胡康河谷既是一個盆地，所以牠的天險全在河川，尤其是大龍、大奈兩河中印公路和胡康區舊有的公路，都必須通過這兩條大河。于邦、泰柏家、孟關和瓦魯邦是胡康河谷公路上的四大村鎮，也是整個胡康區最重要的四個據點。大龍河河幅有八百多尺寬，和于邦隔岸相望的是喬家，敵人在河東岸的河防工事，便是以喬家爲中心，構築得非常堅固，憑着這一道天險，加上嚴密的火網封鎖，假如我軍要想從河裏強渡過去，那不但勞而無功，而且一定會遭受很大的傷亡，因此孫立人將軍決定使用迂迴戰術。一月十一日，我軍以一部兵力留在于邦，和敵人隔岸對峙，以吸引其注意力，另以左翼的一部兵力從臨滾偷渡過大龍河，十四日攻佔河東岸的大班卡，據守喬家敵軍的後路受到側擊威脅，東岸敵軍的河防陣地，也就隨之崩潰了，大龍河兩岸敵軍被肅清後，一部殘敵紛向泰柏家潰退，和原地守軍會合困守大奈河北岸的陣地。新三十八師重新部署兵力，以一四團爲右翼隊，從康道渡河直抄泰柏家的背後，以一一三團爲左翼隊，一一二團第二營爲左支隊，向敵左側背威脅壓迫，以一一二團的主力爲預備隊，担任大龍河沿岸的警戒。一月十七日，左翼隊向泰柏家疾進，一部進佔寧魯卡，在大奈河北岸擊沉敵由南岸連夜向泰柏家增援偷渡的大竹筏四隻，溺斃敵兵一個中隊，一一三團的官兵是民國三十一年入緬遠征失敗，從野人山翻山退入印度的，這時從野人山反攻出來，大家都抱着報仇雪恥的心情，因此士氣特別旺盛。有十幾個殘敵泗水爬上岸來，却被我們的弟兄在岸上一一加以格殺，其中有一個士兵打得起勁極了，他高聲罵

道：「前年你把老子趕下王山，今年老子可把你趕下水了。」此後，左翼隊便沿大奈河北岸向東攻擊敵軍的左翼，一部從公路右側在森林中開路向南側擊，威脅敵軍的右側背，秦柏家敵陣地便在二月一日被我軍的鉗形攻勢擊破。這時秦柏家東南方敵人實力依然雄厚，又經過左翼隊和左支隊二十一天的合力攻打，才把卡杜渣卡，拉安卡，拉貌卡，陳南卡，新郎卡這些據點攻下，先後消滅五百多敵人，秦柏家東側河套遂全歸我有。當我軍進抵秦柏家前線的時候，有一個台灣人從敵人那邊跑到我們隊伍裏來，這個新鮮的故事一時傳遍了森林前線。這台灣人的名字叫鍾正平，祖籍是廣東梅縣，但却出生在台灣，而且曾在日本大阪住過一段很長的時期，他的身材適中，年紀約摸三十歲，帶着一副廣東型的面孔，說話也跟廣東人一樣的爽朗。他父親從廣東飄海過台灣，最初是開設書坊，兼執教鞭，後來日本人在台灣禁絕中國書籍，他父親的書坊也遭到了查封，於是又改爲藥房，掛牌行醫，他兄弟六人便從父親那裏讀到很多中國史書，學到許多醫藥知識，但他正式接受教育，却是在台灣的培植奴隸似的學校裏。幸虧他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因爲難於忍受一個日籍同學的侮辱，憤激地將小刀刺傷對方的臀部，結果便被學校當局開除了。漸漸的，他覺得台灣的空氣會窒息他青春的生命，他常常憧憬着台灣海峽對岸的偉大而古老的祖國，海峽的流水沖激着他的沉抑的情懷，他從祖國過去的史蹟幻想着祖國現在的面貌，祖國的天空是高遠而晴朗的，祖國的土地是遼闊而芳香的，祖國的太陽是溫暖而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到的。終於在祖國的土地上燃燒

起漫天的烽火，吹拂過台灣、海峽的風帶，給他以親切的召喚，他年老的母親和哥哥都用珍重的話語送他到海峽的彼岸。他到了上海，和朋友一起開設醫院，準備先用行醫作一個幌子，換取日軍內部的詳情，再透入祖國內地，獻身在世界上最美麗的旗幟底下。然而在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深夜，他却從睡夢中被日軍拉到了師部，九月裏，由上海乘輪船，經過西貢、盤谷、輾轉來到緬甸。在緬甸，他知道祖國有一支遠征的隊伍正在緬北荒蠻的叢林間和敵人搏鬥，他高興那已經失去的希望竟可能在這裏得到再現，所以到了眉苗的時候，他曾經私自逃走一次，結果却被敵人抓了回去。這次的逃走雖然遭到挫折，但他並不會放棄美夢的追尋。以後他被押送到日軍第十八師團司令部，接着被送到大奈河畔的泰柏家前線，在默默的忍受中繼續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情報，有時在夜裏聽見日軍官和後方通電話時，他便把所說的事情偷偷的記錄在小冊子上，爲了要牢記着所寫的事情，他常常弄到整夜的失眠，因爲敵人會查檢他身上的片紙隻字，牢記以後就得將紙頁撕下燒燬的。三十三年二月初的一個黑夜，他被派和幾個日本兵一起到泰柏家前線我軍的陣地偷聽電話，到了陣地附近，當他清清楚楚的聽見我軍官兵說話的聲音時，心頭的激動比多年流浪者重新聽見家人說話的聲音時更來得厲害，他決心不讓這絕好的機會輕易錯過，於是便藉口避免引起我方哨兵的注意，和其餘幾個日兵拉遠距離，實際上他却匍匐在地面上往前爬行，他爬過雜亂的樹叢，爬過冰涼的泥土，然而他的心頭是充盈着難言的溫暖的。他隱約的聽見其餘幾個日兵在

低低地叫喚着他的名字，同時他也聽見更大的聲音在心底叫喚着他。他一直往前爬，爬到一個完全爲密林封鎖着的地方，當他猜想其餘幾個日兵已經回到營房去的時候，他才走到我第一線的隊伍裏來。當他把他的來歷向我軍說明以後，他立刻受到孫立人師長以下許多官長和士兵們的殷勤慰問，並紛紛把香煙和食物饋贈給他。接着他便穿上了和我軍一樣的軍服，遇着審問日本俘虜的時候，他也陪同審問的人作翻譯，平常時候則和部隊裏的一位懂得日文的參謀一同閱讀或翻譯日文的文件。他的美夢實現了，他愉快而幸福地生活着。當新三十八師左翼隊正沿大龍河左岸攻擊喬家的時候，右翼隊已悄悄的從大奈河下游的康道渡口偷渡過河，開始發動胡康河谷第一次迂迴戰，這一路迂迴部隊在孟養河會遭遇到敵人堅強的抵抗，孟養河是大奈河南岸的一個支流，位於泰柏家的西南，胡康河谷中間東部，河流彎曲，全長約六十里，沿岸都是起伏地，樹林茂密，地形複雜，我軍如果能在這一帶地區得手，便可以北拊泰柏家之背，南叩孟關。因此，孟養河附近地區，在爭奪泰柏家及孟關的形勢上，爲敵我必爭之地。敵軍在由孟養河到泰柏家的一線上，配備有一個聯隊的兵力，沿途步砲陣地林立，打算把這一帶作爲主要抵抗地帶。戰鬥從一月十二日開始，十六日，我軍一部越過孟養河東北的第二小河道，佔領敵軍左翼陣地的一部，另一部也把孟養河東岸敵軍陣地攻下，其他各據點敵軍憑藉着堅固工事和優勢砲火的掩護，一再反撲，彼此成了膠着的態勢。後來我軍改換戰術，採用滲透戰法，冒險穿隙深入，無奈敵軍的陣地是層層密佈，攻下了

一個，後面又是一個，包圍了一部份敵人，接着又來了另一部份。而且敵人每次後退，幾小時以內，總來一次猛烈的反攻，山砲重砲和步兵榴彈砲，各式各樣的砲彈，整天在陣地上空飛掠，指揮所周圍幾十碼以外的樹木，都被轟成焦爛。最精彩的場面是夜間攻擊，機關槍子彈的火粒成串連珠的奔馳着，樹上的和地面的，一條條交叉成嚴密的火網。迫擊砲、手榴彈和敵人的擲彈筒、槍榴彈，爆出一團一團的火花。激戰到二月六日，左翼和側面的敵軍，已被我軍割成數段，一一包圍起來。九日晨，我軍下令猛攻，惡戰了一天，重機關槍兵李明友，在戰壕裏和敵人的肉搏隊打起太極拳來，用很靈巧的身法，護住他那挺槍，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這一段孟養河戰鬥，從一月十二日到二月九日，將近一個月的光景，與敵發生大小戰鬥五十多次，打死敵軍大隊長宇生、少佐室隅、大尉中隊長、松尾、大森、小野，官兵六百餘人，受傷和因傷致死的還無法估計。孟養河附近地區的敵軍被殲滅了，其他殘敵聞風喪胆，紛紛向孟關以南潰退。右翼隊再以包圍殲滅森邦卡之敵為目的，乘勝挺進，一路掃蕩殘敵，擊破增援，於二十一日和左翼隊在大奈河東岸渡口會合，兵臨緬北日寇的根據地之一孟關城下。同時新二十二師在取得泰洛、腰班卡等據點後，也沿公路南下向孟關推進，担任正面的攻擊。日軍在孟關頑強抵抗，和我軍血戰甚烈，我軍以飛機及裝甲部隊聯合出擊，指揮坦克縱隊的是美國伯朗上校。孟關戰事在三月初的幾天最為劇烈，我機幾乎每天都出動在緬北猛炸，我軍最前線的飛機場距離孟關只有十哩，當孟關會戰激烈的時候，孫立人將軍的臉上破例地留起

滿臉于思于思的黑鬍子來。美方聯絡官們平時總看見孫將軍是一個頰部光潔的人，不免很詫異的問他爲什麼留鬍子？要到什麼時候才剃鬍子？孫立人將軍很堅定的回答說：「不入孟關，不剃鬍子。」這樣一連血戰了多天，正當孟關一帶的公路上的飛機坦克和敵人週旋時，新三十八師左翼隊也在胡康河谷進行偉大的迂迴戰。自來兵家用兵以出奇制勝，避實擊虛，造成敵人的劣勢，纔能對整個戰局有所裨益，尤其是在森林戰中，因爲叢林太密，不適用於大規模的行動，進攻的軍隊都是以狹長的先頭部隊在路上移動，因此往往大部分的道路已經到手，而鄰近的區域都自動地失落，所以迂迴戰更爲重要。正如孫立人將軍所說，森林戰就是開路勝敵，誰能乘敵不備，開路到了敵人後面，誰就勝利了。胡康河谷的戰鬥，日軍就是吃了我軍迂迴戰的苦頭。說起胡康河谷的偉大迂迴，在我軍取得了秦柏家時便開始了，陳鳴人上校和趙狄上校，率部自秦柏家到瓦魯邦，沿途用利斧砍樹，槍彈殺敵，通過不通人跡的密林，越過荒僻的大奈河，穿過荒湖和林空，受到大雨的襲擊，泥濘的阻礙，飢餓的威脅，連克清南卡、恩藏卡、康卡、陽卡、丁宜卡、中馬、高下馬、高瓦卡、道沙魯卡、山那卡等三十多處據點，進展一百八十里，攻到瓦魯邦的附近。右翼隊也攻下了大林卡、丁克林卡、拉曼渣卡、利杜卡、衛樹卡等村落據點十多處，和左翼隊取得了聯絡。兩路大軍沿路都碰到敵軍的伏擊和頑強抵抗，健兒們不分晝夜，不怕雨熱，英勇廝殺，連看護兵，飼養兵，炊事兵都有過殺敵的光榮紀錄。孟關地區的敵軍，原定在孟關以南集結，及至聽說新三十八師已經繞到了孟關的背後，歸路被截，

登時慌亂。三月五日，正面的新二十二師，又集中強大兵力，猛叩孟關，戰車部隊更是如虎添翼，縱橫掃蕩，敵軍四散潰竄，孟關便在當天下午被我軍攻下了。後人有詩誦孟關會戰道：

野人山前境征軍，旌旗直指孟關城，
斫平林木穿雲霧，要殺人間野獸羣。
草鞋踏遍摩天嶺，懸崖絕壁等陽平，
血戰關前誇驍勇，氣吞河岳日星橫。

新三十八師左翼隊，由孫立人將軍親自率領，在正面我軍攻下孟關後的第二天，就從拉干卡分兵兩路，一路從密林中開路進擊瓦魯邦背後的秦諾，一路從東南兩面向西北圍攻瓦魯邦，斷絕由孟關南竄的敵軍的歸路。這時美軍密里爾支隊，正在瓦魯邦河東岸地區，被敵猛烈攻擊，向衛樹卡方面後撤，損失了許多槍械砲彈無線電話和裝備，新三十八師便單獨負起了攻擊瓦魯邦的任務。三月七日，攻擊秦諾的一路，在公路左側構築秘密陣地，切斷瓦魯邦到秦諾間的聯絡，擊斃敵軍大尉與中尉各一，擊毀大卡車一輛，瓦魯邦和秦諾的敵軍，便再也不敢通過這一段公路相互來往。敵第十八師團長日曾田中新一爲了急於要打通孟關殘敵的歸路，不顧一切的調整兵力，向截斷公路的我軍瘋狂反撲，我軍的山砲和重迫擊砲大顯威風，把敵軍打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田中新一見大勢已去，匆匆的下了一道撤退的命令，先自溜之大吉。八日晚間，敵軍乘黑夜從北向南放出信號彈，通知各路敵軍，往西南山嶺中逃命，路上又遇到我軍早已埋伏好的輕重機關槍，處處都成了華容道。新三十八師便在三月九日一早進佔瓦魯邦和秦諾，當天下午與由孟關南下的新二十

二師及戰車第一營會師，消滅殘敵。敵第十八師團自從于邦孟、養河兩次慘敗，失去大龍，大奈兩河天險之後，孟關不足憑藉，瓦魯邦便是胡康河谷最後一個大據點。田中新一以爲無論如何總可以在這裏抵抗一陣，不料新三十八師左翼隊迂迴過來得太快，簡直使他沒有喘息的機會，便整個的崩潰了。孟關會戰勝利地結束以後，孫立人將軍這才恢復了他頰部光潔的原狀，剃光了他的每一根鬍鬚。後人有詩讚道：

不入孟關不剃鬚，孫郎佳話記當初，而今無復于思態，剪鬚深更讀捷書。

孫立人將軍是清華大學工科畢業生，當他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便是籃球名手，在遠東運動會中，更有「飛將軍」的綽號。他在清華畢業後，便赴美國留學，入美國佛及尼亞軍事學院，這學校很是著名，馬歇爾將軍也是該校的畢業生，他因爲曾在美國留過學，所以英語說得很流利。他的身材很高，一副清秀的臉，鬚上已經有了白髮。敵人很怕這位白髮將軍，常常偷偷摸摸的打聽對手是不是這位白髮將軍。在後方訓練軍隊的時候，他愛打網球。他待部下很忠厚，對下級士兵很注意，時常下一個條子喊了去問問生活狀況等，當士兵報告時他老是「嗯，嗯，」地「嗯」着，可是在「嗯，」之中他會提出一個很切要的問題。夜裏他常常跑到士兵的宿處去視察，看他們的帳子掛好了沒有。以免士兵發生瘡疾。他生平最崇拜岳武穆，岳母刺背的故事是他對士兵訓話時最常引用的材料。民國二十六年他曾參加淞滬戰役，在蘇州河畔受了傷，傷勢很重，可是由於身體強壯，很快

的就復原了。民國三十一年緬甸仁安羌之役，曾獲得英美兩個國家的勦草，自緬甸經曼尼坡撤退到印度，再守衛野人山，以至打回緬甸，這些經過業已在本書前集中說明，不須細表。且說日寇因在緬北迭次失利，中美聯軍已經挺進至孟拱河谷附近，眼見得中印公路打通在即，不禁胆戰心驚，不得不另謀出路，以岡鞏固緬甸，於是便重施故技，實行外線包圍戰略，目標則指向印度曼尼坡土邦以北的孟加拉至阿薩密的鐵路線，企圖以「一石二鳥」的戰略，切斷秦山區英軍的後路，和孟拱區中美聯軍的供應線。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起，日寇由秦山區以北，更的宛河上游分路進犯，最北的一路自曼台出發，渡更的宛河，進入印度邊境的宋拉山區，以伊姆法爾以北即科希馬為目標，中路自荷馬林渡更的宛河，越曼尼坡山隘，進入印度境，以伊姆法爾東北的烏克魯爾為目標，南路則自唐塔特趨緬甸邊境的塔姆，越印度境，進攻巴拉爾公路，更南的一路，則是沿泰第姆公路直指伊姆法爾。以上四路，以最北的一路進展較快，因為那裏沒有交通路線，盟軍不易設防，日軍沿山徑進兵，阻礙較小，遂得深入宋拉山區，到達科希馬，伊姆法爾公路以東的山地，四月一日清晨，且曾一度切斷公路，炸毀橋樑一座，其後經英軍猛攻，將日軍逐回山地，並以砲火封鎖該公路。中路日軍，在烏克魯爾附近曾遭遇英軍重大打擊，但仍拚死作戰，戰事在伊姆法爾東北二十五哩處進行，這路日軍的西進目的，為切斷伊姆法爾以北公路，進而包圍伊姆法爾。南路塔姆至巴拉爾公路上，日軍進展不大，戰事在巴拉爾以南泰第姆以北公路，雖被日軍切斷，但英軍則自南北兩面夾攻。這兩

路因爲交通方便，且爲入印度的捷境，所以英軍實力比較雄厚，能阻日軍進展。前兩路則因都是小徑，日軍間道竄入，英軍防不勝防，所以進展甚速。伊姆法爾的重要性，在於地理位置，孟加拉阿薩密鐵路，像一支巨臂，伸向印度的東北角，曼尼坡恰在其南。英軍使用伊姆法爾作爲秦山區英軍的後方，同時亦爲孟阿鐵路的掩護。而孟阿鐵路，則是供應中美聯軍作戰物資的主要交通線。日軍冒險僥倖，施行「一石二鳥」戰略，如能佔領伊姆法爾，則秦山區英軍頗爲危險，如不取伊姆法爾，而北攻科希馬，一戰切斷孟阿鐵路，則史迪威將軍部下中美聯軍的供應線將感不便，日軍的目的顯然是，在後者。從整個印緬戰局看，日寇這次蠢動，雖屬胆大妄爲，但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毒辣的舉動，爲他們一方面着想，也只有出此一策，始能有阻止盟軍打通中印公路及收復緬甸的希望。但他雖然企圖把緬甸戰局擴大爲印緬戰局，一面切斷中美軍隊的補給路線，保全緬北日軍的殘兵敗卒，但由於日軍戰力的滅弱，已經造成了他整個戰局上的普遍劣勢，所以他的成功機會實在是很渺茫的。

第七十三回 陷掛形孤軍懸海外 關退路烽火滿中原

民國三十三年初，日本戰局形勢的逆轉，已經成了不可掩飾的事實。太平洋方面，尼米茲將軍實行越島躍進戰術，佔領馬紹爾羣島，進擊「日本的珍珠港」土魯克要塞，同時麥克阿瑟將軍也發動對海軍羣島的攻擊，並加緊包圍拉巴爾，掃蕩新幾內亞和玻根維爾島上的殘餘日軍，已使日本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根據地陷於孤立，形勢岌岌可危，而緬甸境內中美聯軍的進展，更使得日本手忙腳亂。他這時對於南太平洋已經準備根本放棄，對於新幾內亞和拉巴爾等處的殘餘日軍在勢也已不暇兼顧，他所最擔心的是美軍如若繼續越島躍進，一直打到菲律賓和台灣、琉球，那麼日本本土和南洋羣島各地間日軍的聯絡線，勢必爲之隔斷，事實上，他在太平洋上經過珊瑚海、中途島、所羅門等幾次海戰的重創以後，海軍實力已普遍削弱，艦隊深藏不出，制海權已爲美方所奪，制空權也非他所有，他即使想把在南洋羣島的日軍撤回回國，也已經辦不到，因爲從橫濱到新加坡將近三千里的海面，已非他的海軍力量所能控制的了。他駐紮在南洋羣島的軍隊約有百萬，倘若被隔斷了海洋供應線，成爲孤軍，其前途的危險更加不堪設想，這是他最感焦慮的一個問題。他這時的形勢，正陷於孫子兵法所說「掛形」的地位，百萬大軍，孤懸海外，「來時容易去時難」他爲了打開這僵局起見，遂積極謀在陸上打通一條「內陸交通線」，準備萬一馬來及越南的海上

交通被切斷時，仍舊可以保有一條自中國直達他南洋佔領區的陸上交通線。所以自從三十三年以來，他就大吹大擂的宣傳着什麼建築「大東亞鐵道」的計劃。他的所謂「大東亞鐵道」是從日本經朝鮮入我國東北，由北寧路入關，再經平漢路、粵漢路南下，循湘桂路，桂越路入法屬越南，與暹羅境內的鐵道相啣接，從暹羅北部通過克拉地峽，馬來半島，直到新加坡。這一種可笑的夢想，固然足以暴露他的野心，同時却也正顯示他的苦悶和焦急不耐，海上的權力既非他所有，就只好把眼光轉移到陸上來了。但是陸上也有種種困難和阻礙，首先是他在中國打了將近七年的仗，還沒有把平漢線和粵漢線這兩條主要的鐵路線打通，兩軍的陣地始終犬牙交錯，以致他在華北的軍隊不能和華中聯絡，在華中的軍隊不能和華南聯絡，形成各個隔離孤立的形勢，這時他要打通「內陸交通線」，使他孤懸海外的百萬大軍，得自大陸撤退，便非得先把七年來始終沒有打通的平漢線和粵漢路加以打通不可，於是他便不惜傾全力作孤注的一擲了，同時又因為有過去長沙三戰三北的經驗，使他把打通粵漢路視爲畏途，覺得不如打通平漢路的容易，所以便先從打通平漢路入手。平漢路自從民國二十七年夏日機濫炸黃河堤岸，以致黃河決口，黃水汎濫，淹沒豫東平原以後，戰事始終在黃河以北和豫南一帶進行，豫中平原和豫西山岳地帶幸而沒有遭受敵騎蹂躪，這時却在日軍孤注一擲的進犯之下，不能避免戰禍了。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日軍開始集中六萬左右的兵力，從中牟縣境分途強渡黃河汎濫區，向西南攻擊，首先與日軍交戰的部隊，爲民國三

十年反正的劉昌義部，該部因復仇心切，所以死傷甚重。日軍進兵路線是背黃河故道，分兩路自東而西，而以鄭州爲第一階段戰爭的樞紐。第一路日軍由中牟西南渡過黃河汎濫區後，便分爲兩支，北支沿隴海鐵路直迫鄭州，又分股迂迴到鄭州以西，想在鄭州與成皋之間切斷隴海鐵路，這一支兵力爲日軍企圖奪取鄭州的主力。南支則自中牟西南向平漢路側的新鄭攻擊，另一股並越過平漢路進擾密縣。從日軍的用兵路線來看，顯然是想先取鄭州，南下與豫鄂邊境的日軍會合，打通平漢路。從四月十八日起，鄭州的戰事便很猛烈的展開，鄭州爲春秋時鄭國故都，自古以來便是四戰之地，自平漢、隴海兩路相繼通車以後，鄭州成爲綏、豫兩路交通的樞紐，形勢地位日臻重要，我軍固守鄭州，與日軍血戰達三晝夜，至二十二日，日軍主力滲入鄭州城內，與我軍戍守部隊發生混戰，我軍爲避免無謂損失，向鄭州以西陣地轉進，鄭州遂陷。這時第二路日軍由邙山頭西犯汜水，輕裝繞過鐵路正面，進犯虎牢關。汜水爲古成皋地，虎牢關卽在於此，本古東虢國，春秋屬鄭、戰國屬韓，自古就是兵家必爭的重地，這地方北臨黃河，南控嵩嶽，爲鞏、洛門戶，歷史上多少次成敗興亡都曾在這地方決定，楚漢交鋒，項羽和劉邦相持於成皋之間，達數年之久，漢末羣雄並起，袁紹率各路兵馬進討董卓，劉關張三英戰呂布，也就在這虎牢關下。現在雖然時勢推移，虎牢關已失去當年的重要性，但是鞏、洛的特虎牢爲東面屏障，還是和當年一樣，因此日軍不惜冒被聚殲的危險，輕裝繞道，進薄關門。這使人想起三十二年夏湘鄂之戰時，日軍一面沿江進攻石牌要塞，一面派輕裝銳卒側襲

清河流域，想先據滄陽關之險的往事。敵人這種偷襲伎倆，我軍早有防範，二十一日，日軍由廣武渡汜水河，挾飛機戰車，猛攻虎牢關，突入關口隘路，我虎牢關守軍只有四百人，當三倍之多的敵軍，死戰扼守，殲敵六百以後，增援部隊趕到，將敵軍消滅，原守軍已僅餘三人，這種壯烈的精神，實在值得崇仰和哀念。我軍增援虎牢關後，繼續和日軍血戰，日軍遭我勇猛阻擊，傷亡疊疊，二十五日汜水方面，有敵屍八百餘具，由牛峪北渡連到溫縣東約三十餘里的趙堡焚燒，此項敵屍就是攻虎牢關被我軍擊斃的。我軍在虎牢關方面和敵軍血戰了八天，二十八日晨，日軍復自汜水以南地區向虎牢關猛撲，我一部陣地被敵突破，發生混戰，至午後虎牢關遂被敵攻陷。這襟山帶河的歷史名關陷落後，敵軍主力漸向西南兩方面移動，他由鄭州西進，目的地當然是洛陽，但是他爲了避免我軍在鐵路正面的堅強防禦，却從鄭州南下新鄭，由新鄭西侵密縣，企圖繞犯洛陽以南。二十三日，日軍侵入密縣，續向西犯，經我軍反攻，敵傷亡慘重，被迫退至密縣，我軍於密縣城郊西南兩面與敵展開激戰，敵軍頑強抵抗，圖阻我軍前進，但我軍仍冒敵猛烈砲火奮勇衝殺，至二十九日晨，我軍攻佔數個據點及若干村落，對敵軍形成三面包圍態勢，經連日的衝殺，敵軍被我擊斃擊傷的很多。敵軍以西犯未能大逞，乃將他的控置部隊積極分向新鄭以南及長葛、南席等地增援，於二十九日晚以一股數千兵力經由石固鎮西犯禹縣，後續部隊不斷增至萬餘人，由東南西三面向禹縣城圍犯，至五月五日，禹縣遂被敵攻陷。同時密縣方面的敵軍也不斷增援，於五月三日晨在日機掩護下，復向西侵至

登封以東二十四里的盧店附近。我登封以東的守軍，爲曾在南口與台兒莊有過光榮戰績的湯恩伯將軍所部，敵軍對湯恩伯將軍甚爲畏懼，甚至在前方用飛機散發傳單，上寫「打通平漢路，活捉湯恩伯」字樣，好像他的進犯中原，專以湯恩伯所部爲攻擊目標似的。湯部雖死力格殺敵人，但因武器懸殊，對戰局不無影響，相持至八日，登封縣城被敵包圍，遂落敵手，湯部退至登封西北及假師附近地區繼續與敵對戰。當日軍由石固鎮西犯禹縣時，另有日軍八千餘於四月三十日拂曉由南席長葛及新鄭以南地區分三股向許昌進犯：一股於許昌東北約三十里經我軍堵擊，一日上午侵至許昌南關附近，向許昌圍犯，自一日晨起至二日晚，以大砲轟擊，掩護他的步兵不斷猛撲，我守備部隊都抱犧牲決心，浴血衝殺，寸土必爭，兩日來的血戰，使日寇遺屍戰場，壘壘皆是，但我保土健兒傷亡亦衆，許昌直至五日方告陷落。另一股侵至許昌西北約二十四里地區的敵軍，增援後於一日傍晚經許昌西南約四十里的穎橋向襄城進犯，另以一小股乘汽車百餘輛向郊縣竄擾。尚有敵輕快部隊一股鑽隙，繞至許昌東南約二十里地區，當被我軍包圍，該敵於一日晨得到他後續部隊的救援，乘勢突出，與援兵會合，旋復增加裝甲車百餘輛及若干坦克車，續向許昌南約三十五里的繁城以南地區進撲，我軍奮力迎戰，將敵阻止於舞陽東北約六十里地區的北舞渡。另敵一股於同時由許昌以南向鄆城進撲，當被我軍將他阻止於鄆城以北約三十五里的小商橋以北地區，經過三天的血戰，襄城鄆城同於五月六日陷落，鄆城敵於六日晚侵至西平，七日晨復分三股犯遂平，八日

將遂平攻陷。這時日軍已增加到七個步兵師團，兩個混成旅團，其機械化部隊爲一個戰車師團，一個獨立戰車聯隊，以及砲兵聯隊與其他特種部隊等陸空諸兵種聯合的敵軍，爲數不下十餘萬衆，而他的動向也已逐漸明瞭，那就是打通平漢路，進犯洛陽，會攻豫西。爲了要打通平漢路，他除自許昌南犯外，復自平漢南段向北進擊，以與由許昌南下的敵軍相呼應。五月二日拂曉，集結於豫南信陽一帶的日軍開始蠢動，由信陽及兩側地區分四路向北進犯：一路由長台關犯明港西南地區，於二日午侵入明港。一路由信陽東北的洋河鎮強渡淮河，二日午後侵至明港，以東約三十里地區，經我軍阻擊，敵無進展，乃於三日晨折回向平漢路進撲，復與由明港北犯敵會合，於四日晨侵入確山縣城。另二路敵軍由信陽以西及西北地區向我進撲，被我軍阻止於明港以西約三十里地區，敵無進展。陷確山敵於七八兩日兩次向北進犯，駐馬店均被我軍先後擊退，至九日晨，平漢北段侵至遂平的日軍續行向南進犯，確山敵也於同時向北進撲，到了傍晚時候，兩股敵軍於駐馬店會合，於是平漢路遂被敵軍打通。我防守部隊曾與敵軍在駐馬店作慘烈的搏戰，雙方傷亡均大，後戰事逐漸移至平漢路西側地區，至十二日午夜，我軍終於將敵擊破，乘勝分路向東猛進，一路於十三日將遂平的敵軍擊潰，當將該城完全克復。一路將駐馬店敵包圍，另一部勁旅分向明港長台關等地的日軍攻擊，進展均極順利，於是平漢路遂又被我軍切斷。我軍復於十四日午夜克復駐馬店，二十日上午十時克復確山，二十一日晨續克確山以南的新安店，完全粉碎了日軍打通平漢路的企圖。

這時平漢路以西的戰事愈演愈烈，犯郟縣的敵軍附汽車百餘輛，坦克約五十輛，於五月三日晨侵陷郟縣城，午後二時分爲二股，一股由西南犯寶豐，恰好由襄城繞犯葉縣的一股敵軍，被我阻擊不得逞，折向西北急進，遂與由郟縣向西南的敵軍會犯寶豐，另有由襄城侵至葉縣東北的日軍一股，七日晨續向西面的魯山進犯，魯山爲河南的戰時省會，經激戰後，於九日晨陷入敵手。至於由郟縣向西北進犯的另一股敵軍，被我阻止於郟縣西北約二十四里的薛店附近地區，其後敵軍在坦克車裝甲車與空軍的掩護下，於三日晚侵陷臨汝縣城，四日晨續向臨汝西北約五十里的臨汝鎮進撲，午後由臨汝鎮附近向西北強渡伊河（在洛陽南約六十里處）於五日午繼續向南猛犯，以坦克車裝甲車爲前驅，並有日機若干架掩護。我軍協力堵擊，奮勇力戰，當將敵軍阻止於洛陽南約三十里的龍門西南地區。我助戰空軍恰巧在這時飛來，便對掩護敵軍前進的日機予以猛烈攻擊，當在龍門上空擊落日機兩架。我地面部隊得空軍的協助，士氣益爲振奮，衝殺到晚上，擊斃敵軍甚多，敵攻擊受挫。當晚敵增加援兵後，六日晨再行向我軍猛撲。我軍以熾盛火力向敵軍痛擊，敵軍死傷甚衆，攻勢又告挫敗，但敵仍不死心，陸續增加兵力至七千餘，七日晨進犯益猛，並企圖向龍門東西側迂迴，當被我軍奮勇堵擊，敵未得逞，我軍並向敵後攻擊，於龍門東南約三十里地區斃敵甚衆，敵戰車第三師團的聯隊長伊松吉三也被我軍擊斃，我軍又將龍門西南渡至伊河西岸的敵軍完全逐退。另敵一股在戰車掩護下，由臨汝西犯伊陽，續分兩股向伊川以南及西南地區進犯，一股於

十一日犯嵩縣，一股侵入伊川後，於十三日經宜陽東南的白楊鎮北犯。至於龍門附近地區的敵軍，在日機掩護下，十日侵至洛陽南約二十里的關帝陵附近，十一日午後，龍門的敵軍配合戰車約七十輛，分爲兩股，經洛陽西南約二十里的地帶侵至洛陽西四十里的磁澗鎮車站東南約七里地區，於是洛陽的外圍戰遂猛烈地展開，敵軍的企圖是包圍洛陽，切斷洛陽以西的隴海路，並進犯豫西，使我軍無路可退。爲了要完成這個企圖，他先由虎牢關西犯偃師，進攻洛陽的東面，接着洛陽東北孟津對岸的敵軍也於十一日拂曉前，企圖偷渡黃河，當被我軍擊退。在這以前，晉南垣曲一帶的敵軍，已於九日晚分由垣曲西南東灘村及白浪渡兩處強渡黃河，我軍分頭堵擊，當於河岸展開激戰。十日晨中美混合大隊的機羣由陝西方面飛來助戰，經過垣曲上空時，領隊機發現黃河北岸的敵人正在蠢動，河面上有七隻敵人的汽艇打算渡河，北岸密集着坦克、油車、裝甲車、砲車等，南岸我軍正以重砲向北轟擊，領隊機當即搖翼發令，機羣跟着領隊機俯衝而下，由一萬呎高空突然降落到三千呎，瞄準了敵入密集的汽船、汽車和坦克車投彈。只聽得「轟轟轟」的幾聲，一時河水、塵土、黑烟混攪在一起，汽艇被烈燄焚燒着，火花撲向天空，坦克車顛覆了，像一隻翻轉身子的臭蟲。大隊機羣的機關槍「格格格格」地吐着火舌，擊打着竄逃的日騎兵，敵軍的馬匹像燒着了尾巴的耗子，慌亂的敵兵東逃西竄，黃河的黃水泛起紅色的泡沫，敵兵的屍體在水裏沉浮着，順着黃河春日的泛濫向東流去。我機繼續用火紅的槍彈向地面掃射，這次的目標是敵人的油車和油庫，於是一團

一團的穴燄噴射着，所有敵人運到前方的汽油都被這些連珠彈的火花燃燒了；敵人的坦克車就像死了的甲蟲，爬也爬不動。我機完成了任務以後，恰好有十六架日本新零式機來襲，於是便在垣曲上空發生了遭遇戰，我機大奮雄威，將敵機擊落六架，其餘負重傷的數架連忙竄逃，等不及飛回他們的機場，就紛紛的跌落在地面上。敵人雖遭受重創，但並不放棄他的渡河企圖，十一日晨，終於渡過黃河，進至灑池東北及西北地區，陸續增加後援部隊，分爲兩股，一股侵至灑池以西約二十里的英豪車站，繼續向東猛犯，於十二日侵至灑池，我軍移至灑池以東，灑池遂於十三日陷落。另一股向灑池西約四十里的觀音堂猛進，十三日復由觀音堂以北，西向張茅鎮進犯，於十八日侵至陝縣，續向西南進撲，與我軍在距陝縣約二十六里的大營附近地區發生激戰。當敵軍進犯灑池時，宜陽以東、伊川西南、嵩縣東北地區，我軍與敵軍的戰鬥也正在持續中，又新安東南約三十里的磁澗鎮，迄宜陽東北地區一帶，我軍與配合戰車二百餘輛的敵軍也激戰不已，十三日，侵至伊川的敵軍，經白楊鎮北犯，被我軍堵截於宜陽以南地區，另一股敵軍由宜陽西犯洛寧，進至長水鎮，其後復陸續增援，並附裝甲部隊，於十八日西犯盧氏東北的故縣，進至范蠡鎮，同時由嵩縣方面西犯的敵軍，也侵至盧氏以東的獅廟，續向盧氏以東六十里的白土村進犯。自十八日起，沿隴海鐵路與沿洛河伊河兩流域的洛盧嵩盧公路線西犯的三路日軍，被我軍分途阻止於陝縣西南的大營，與盧氏東北的范蠡鎮，及盧氏東的白土村，形成拉鋸式的戰鬥狀態。十八日，我空軍偵察機隊先後在宜陽附近

發現敵龐集車輛及強大的密集騎兵部隊，我某基地指揮部據報後，立派有力的機羣出動，我中美混合大隊也聯合出擊，由高又新爲總領隊，當向宜陽附近敵車輛部隊投下巨量炸彈，全部命中，立見濃烟冲天，接着又俯衝至低空掃射，毀敵卡車裝甲車及坦克車共二百餘輛，又在宜陽以東的公路上，對約三公里長徑三路縱隊的敵騎兵行軍部隊，予以猛烈的往復低空掃射，歷三十分鐘之久，敵軍人馬死傷枕藉，無一生還，我機旋在長水鎮附近上空與敵機遭遇，敵機被我飛將軍李志遠擊落一架。當天下午，我又以大編隊羣繼續出動殲敵，在航途中遭遇暴風雨，我領隊長高又新不變決心，仍向目標前進，在宜陽以東發現敵停車站一處，停車一百五十餘輛，我機當予以轟炸，全部命中，立起大火，同時在洛寧附近上空有敵驅逐機數架，發現我機後，不敢迎戰，即行穿雲遁去，長水鎮前敵高射砲打得很兇，我空軍飛濱隊隊長葉望飛繞灣進到長水鎮後面，發現敵騎兵隊人馬正在大道上揚起沙塵行進，葉望飛飛下去攻擊，將敵騎兵連人帶馬擊斃了一部份，他又領着李宗唐去攻打敵坦克車陣，葉望飛擊毀其中二輛，李宗唐擊毀三輛，第四大隊李志遠去炸敵高射砲陣地，返航時長水鎮前面沒有高射砲打上了。此役戰果雖小，但對於阻止敵人進犯陝西的企圖，却也不無幾分效果。當日軍大舉進犯豫西時，我軍亦在豫南反攻，遙相牽制。我軍自攻克遂平，切斷平漢路後，續行向北攻擊前進，十七日攻抵西平城郊，當向據城頑抗的敵軍施行猛攻，至十八日晚，將頑敵擊破，殘敵向東潰竄，我軍遂將西平城完全克復，並生俘日軍多名，鹵獲大批軍用品。我軍另一部隊向

信陽以南的敵軍攻擊，也於十八日攻入柳林車站，豫東方面，我軍於攻克尉氏後，將附近多數村集的殘敵予以掃蕩，續向敵後展開廣泛攻勢，我軍於攻擊前進途中，曾擊退敵軍的數次反撲，二十一日，侵踞平漢路東側長葛、洧川二城的頑敵先後被我軍擊破，我軍遂完全克復該二城，予許昌日軍以側背威脅。同時隴海路東段礪山西的戚集、商邱西北的柳河及東北的劉堤圍、徐州西的楊集車站附近各路軌，均被我挺進部隊先後破壞，使敵後交通感受極大威脅。至於平漢路西側，除魯山陷敵外，舞陽葉縣均尚在我軍手中，侵至魯山以西地區的日軍，經十天左右的激戰，敵死傷甚重，被迫向魯山敗退，我軍猛追，十八日殘敵千餘退至七里河，潰不成軍。我軍續在魯山城西南約三十里的黃土岑擊斃敵二百餘。並擊毀敵裝甲車四輛，隨即分路向魯山城攻擊前進，於二十一日攻達城郊，敵軍據城頑抗，激戰至二十二日午，我軍卒將敵軍擊破，殘敵潰竄，我當將魯山城完全克復，鹵獲戰利品甚多，並繼續向臨汝方面攻擊前進。這時整個中原戰場烽火瀰漫，我將士爲國宣勞，均有奮不顧身之概，前方作戰的團長以上官長，因爲整天打軍用電話，連嗓子都喊啞了。第一戰區司令部董參謀長的夫人，撤退時覆車斷手，有人報告董參謀長，董參謀長僅「哼」了一聲，不暇顧及私事。這種公而忘私的精神，對於進犯の日寇，無疑地是一種堅強的打擊。

第七十四回 何集生身殉洛陽城 李家鈺戰死隴海道

却說中原會戰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是洛陽的保衛戰。洛陽古名洛邑，周武王遷殷民於洛水之濱，作洛邑，謂之東都。及平王避犬戎之亂，遷都洛陽，是爲東周，戰國稱周之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自此以後，數千年來，洛陽常爲帝都。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國民政府亦曾一度遷都洛陽，樹長期抗戰的先聲。抗戰爆發以來，河南雖屢遭兵燹，洛陽却始終屹然無恙，不料在這次中原會戰中，洛陽却也遭受了浩劫。自從四月十八日敵軍強渡黃河，汎濫區由中牟西犯後，烽火又照明了這古城半壁，日機羣終日飛臨這古城的天空，白天人們疏散野外，夜裏洛陽仍舊萬家燈火，人羣擁擠，小販滿街，戲院前車水馬龍。洛陽原有五家報紙，因戰爭關係，停刊了兩家，僅存「大捷」與「陣中」兩報，還守着洛陽城的精神堡壘。隴海路西安至洛陽間雖終日被炸，而東來的人並不比西去的少，不過火車爲了避免空襲，改在夜間行駛，但仍免不了敵人的隔河砲擊。戰爭影響不了交通，路軌隨毀隨修，員工精神可佩。五月六日，日軍進至洛陽近郊，那時各機關團體都已疏散遷徙一空，協助國軍保衛洛陽孤城的，只有十區專署、警察局，與何縣長集生領導的洛陽縣政府的大部份同人及地方團隊。在戰事最嚴重危急的時候，何縣長會想盡了方法徵集雞蛋、豬肉、饅頭、鞋襪等去慰勞守備部隊，激勵士氣，並指揮各鄉已經編組好了的武裝民衆，襲擊敵人，他常常日以繼夜的

打電話擬辦法，只想到城池的安危，而忘記了個人的疲勞。他一再對人表示：「洛陽是中國的九朝都會，在國際上也很馳名，我一定要協助國軍守衛牠！」他這種堅定的信心，在當時很感動了孤城中奮鬥的戰士。五月九日，何縣長奉令率領團隊出城游擊，先後在延秋、昌溝、馬營等處與敵人遭遇，曾擊毀敵人輜重車一輛，俘獲敵兵朝鮮人一名，但他於再度進城時，見人却說：「我這次游擊，勞而無功，今後一定要在城裏支持到底，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實在是早就具有了。十一日，洛陽城郊外圍爭奪戰正式展開，西南兩面各地，由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晨，整夜均在激戰中。敵戰車增至二百餘輛，在洛河南岸及洛陽西北約十里的史家屯，與洛陽西約六里的西宮附近，我軍與敵反復衝殺，雙方死傷均重。十三日晨，敵抽集輕裝部隊，分爲三股，繞至西關及東門與城垣西北角各附近擾亂，被我軍搜捕圍擊，於當晚將其分別消滅。午後三時，敵機械化部隊復向城郊外圍西北地區衝撲，我軍奮勇阻擊，先後擊毀敵戰車達二十餘輛，在西宮附近一地，敵遺屍於戰場即達三百餘具。十四日，西南及西北兩面，戰鬥尤爲劇烈，城郊外圍西宮、望長岑、天佑寨、天寶寨、五里鋪、邙山一帶，到處展開激戰，我奉令守備洛陽的部隊，爲第六十四師、第六十五師及第九十四師等三個師，在武庭麟將軍率領下，上下一致，接受這無上光榮的任務，而與優勢來犯的日軍搏戰於戰場。迄十五日晚，我軍仍將敵遏止於陣地之外，在陣地前面，到處都有敵遺棄屍體及被擊毀的敵坦克車堆積，但我軍犧牲亦重。十六日晨，敵軍以密集砲火分由四面向城內轟擊，內中並夾有燒夷

彈，我砲隊卽予猛烈還擊，砲戰甚烈，至晚未停，城內除有若干民房中敵燒夷彈起火均被撲熄外，餘均安靜如恆。此後復經過最慘烈的搏戰，計有十七次，我軍犧牲慘重，但我先後出擊斃敵則在三千人以上。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午，我與敵在洛陽城北郊外上清宮、興莊、峒山一帶反復搏鬥，雙方傷亡均重。二十三日，敵復由各面向我猛撲，我官兵浴血拚戰，並不斷向敵衝殺，迭挫兇鋒，旋因郊區陣地全毀，乃轉守城垣。這天，敵復以飛機多架，投散無恥傳單，勸誘我軍投降，侮辱我中華男兒的人格。洛陽城雖被環圍，但我全體忠勇官兵，衛國守土之志則始終如一。二十四日，洛陽的攻防戰愈行猛烈，敵使用大砲數十門，由晨至晚，整日向城內轟擊，敵機械化部隊掩護他的步兵，分由各面不斷向城郊衝撲，我奉命守備洛陽部隊，雖處於四面被圍的艱苦情況下，外無援兵，內缺糧彈，但全體將士均忠貞不拔，英勇與敵搏鬥，每於敵撲至我城垣前時，我健兒卽以手榴彈與白刃向他衝殺，迭使醜虜受創而退。傍晚，敵步騎一部四千餘，由西門以北衝入城垣，我守兵卽以手榴彈與白刃向敵肉搏，經過八小時的巷戰，敵軍大部被我殲滅，迄至午夜二時，敵大部戰車突入城內，其步兵跟隨潮湧而至，我軍阻隔工事悉被摧毀，但我軍仍逐屋與敵爭奪，苦戰不休，嗣因彈盡糧絕，乃於八時許突圍衝出城外，經若干時日的行程，在盧氏以東地區與友軍會合，繼續與敵作戰。當我軍守備部隊準備退出洛陽時，曾通知縣府及地方團隊，叫他們隨同突圍，當時何縣長曾以極悲憤短促的語調對縣府同人說：「城是守不住了，但我們出去還得幹！」誰知他們這一行人爬過城壕走到東關外的麥

地裏，竟被敵人機關槍的掃射所衝散，何縣長率領着幾十個團警，且戰且走，終至彈盡援絕，在城東半個店村附近壯烈殉國，一位勤廉素著，文武兼資的縣長，竟真的與他的縣城以俱亡了。名城循吏，共垂不朽，追念忠貞，令人不勝悲奮感悼。何縣長集生是湖南湘鄉人，先後卒業於雲南講武堂，中央軍官學校，高等教育班，廬山訓練團及中央訓練團黨政班。他以軍人兼習政治，自民國十五年隨軍北伐來到河南，便任職在軍政兩界，歷任參謀處長，省政府科長，團管區司令，河防指揮官等職，所至有聲。民國二十七年十月，由十區保安副司令調任伊川縣長，在任四年零兩個月，對於整頓保甲，組訓民衆，發展教育，促進生產，以及厲行禁烟禁毒，鞏固地方治安等要政，都有顯著的成績。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由伊川調長洛陽，正當大災以後，人民流離在途，何縣長曾設法募捐放賑，籌款平糶，並訂定以富養貧辦法，救活災民不下二十餘萬。此次豫戰初起，曾親赴各鄉督導如何動員地方武力，協助國軍作戰，如何破壞道路，構築阻隔工事，如何撲滅漢奸，如何救護傷兵等戰時重要措施，莫不盡他最大的努力，而到得了良好的效果。總計他在伊川洛陽兩縣任縣長六年，始終勤政愛民，以廉明剛直被上級所信任，地方所愛戴。他的體格魁梧，許多人說他是「南人北相」，從儀表上看很有威可畏，而存心待人，則是一位十足的忠厚長者，對於他的幹部，在工作考核上非常嚴格認真，但每個人的生活狀況，却時時刻刻在他殷切的關懷中，他常常說：「我所主持的縣政府不是衙門，而是革命同志結合的團體，這個團體應當使牠家庭化，學校化，就是同人間要親愛精誠，類如一家的兄

弟手足，同時要一面工作，一面學習，如同學生們一樣日求進步，不要變為時代的落伍者。」何縣長具有湖南人特有的豪邁強毅的性情，是一位腳踏實地，穩紮穩打的力行家，在盤根錯節的時候，他有正確的意見與堅定的主張，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裏，他都有方法有魄力去克服，可是他不會逢迎，不善做世俗的應酬，在洛陽當時那樣複雜的人事環境裏，何縣長會感覺到相當的苦惱，同時也有許多人對他誠樸剛直的態度，與不會八面玲瓏的言談笑貌，發生過許多誤會和不諒解的批評，但他的功績在國，遺愛在民，而他臨難不苟免成仁取義的悲壯遭際，尤足為中華民族添上無限光輝。何縣長殉國後，因為洛陽當時已在日寇佔領之下，所以他的忠骸只能草草掩埋，無法移運出來，葬之以禮。他的家屬以前在日寇佔領區內曾迭遭土匪搶劫，財物損失一空，他的兄弟心僧，曾任臨汝縣政府祕書，也慘死在土匪手裏，一門孤寡，窮苦無依，而且他的故鄉湖南又淪陷敵手，人亡家破，欲歸不得，一家老小七口流落在西安市上，過着人間最淒慘的生活，他雖然為國盡忠，名留青史，由國民政府明令褒揚，求仁得仁，雖死猶榮，但他九泉有靈，恐怕也未必能忘情他的孤兒寡婦呢。當洛陽失守以前，晉南垣曲敵已渡過黃河，進攻澗池新安，圖與西犯敵軍夾擊洛陽。我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率部赴洛陽應援，五月二十一日，於陝縣東南地區與敵主力遭遇，李總司令以掩護友軍轉進，關係重大，不惜冒險兇鋒，親率總部官兵及特務營與敵反覆衝殺，在猛烈鏖戰中不幸頭部中彈，壯烈殉國，慷慨成仁。李總司令諱家鈺，字其相，四川蒲江縣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年夏

歷三月二十九日，自幼岐嶷，長更英銳，前清宣統元年，憤國勢之凌夷，立志從軍，考入四川陸軍小學，革命意識由此萌芽。三年畢業後，值革命軍興，即在成都組織學生軍，響應革命，協同推翻帝制，卓著功勳。民國元年，轉入陸軍軍官學校，二年夏，赴南京入陸軍軍官預備學校，隸柏文蔚將軍的將校團。二次革命，參加進攻龍華製造局之役，極爲出力。民國三年返川，仍入四川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進入部隊，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軍長、總指揮、總司令等職。民國十四年駐防川北遂寧一帶，在兩三年間完成遂潼、遂簡、成簡各公路，對於教育、團練、建設各工作，亦多所致力。民國二十一年，任剿匪第三路軍總指揮，作戰川北，更能發揮勇敢沉着的精神，每於最艱苦的階段，均能撐持至最後數分鐘，而獲達成他的任務。旋奉命任四川第一綏靖區總司令，戍守寧遠，撫夷安漢，頗多建設。及至抗戰軍興，李氏率所部陸軍第四十七軍首先請纓抗敵，蒙蔣委員長覆電嘉獎，撥歸第一戰區戰鬥序列，率部出川作戰，戍守中條山，自二十七年起，由晉東轉戰至晉南，二十八年復由晉南移戍晉東，其中東陽關、長治之守，夏縣安邑之攻，殺敵致果，完成任務，迭蒙層峯嘉獎。二十九年升任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南渡黃河，担任陝縣靈寶、圍鄉一帶守備，三十一年冬移守新安瀾池、孟縣一帶河防，與敵對峙。三十三年五月初旬，日寇西犯洛陽，李氏率領所部與敵搏戰於新安附近地帶，喋血兼旬，不幸於陝縣東南地區殉國，國喪良將，民失干城，噩耗傳來，蔣主席深爲哀悼，除請國民政府追晉陸軍上將銜外，並交主管機關從優議卹。一面特電李氏家屬致唁。原電如次：「成都行轅張主任轉

李總司令其相家屬禮鑒，此次豫中鏖戰，其相同志忠勇奮發，督率隊伍，躬冒砲火，與敵殊死苦鬥，卒致殉國成仁。英烈特昭，震悼曷已。回憶其相同志早振戎行，矢志革命，十餘年來，相從報國，抗戰而後，馳騁疆場，摧擊頑敵，迭著功勳，本志決身殲之精神，爲國家民族盡天職，求仁得仁，實其素願。正氣干霄，山河共永。務望老伯母與嫂夫人勉抑悲懷，諸位世兄循禮節哀，努力繼志，以紓眷念，特電致唁。中正已灰侍祕。」抗戰以來，以總司令的地位而殉國的，前有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後有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一張一李，洵足以後先輝映，彪炳史冊，名垂千秋。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在李氏殉國後，曾對中央社記者謂：據他所知，李氏治軍素嚴，能與士卒共甘苦，對於部隊的人事經理，頗能率先遵行中央法令。前年中央規定實行軍需獨立，第三十六集團軍即首先奉行，追念前勛，尤足矜式。後人有詩誦李家鈺將軍的殉國道：

誓掃倭奴不顧身，
潼關道上失干城，
至今黃水聲嗚咽，
似爲蒼生弔斯人。

李家鈺將軍殉國後，我豫西各路大軍於五月二十二日起，開始向敵發動猛烈反攻，各部隊奮勇攻擊，前仆後繼，戰鬥激烈空前，至二十三日晨，各地敵軍均被我軍完全擊破，殘敵向東紛紛潰退，我隴海道大軍，向陝縣追擊，我盧氏以東大軍，與嵩縣、宜陽方面各有力部隊則沿伊河兩岸，向洛陽方面之敵反攻。嵩縣以南地區，我軍已將距城約六十里的官莊、禪堂、拉河一線的敵軍完全擊潰，在這一线的戰鬥中，我軍共殲敵一千一百餘。豫西我軍自攻克魯山後，未幾敵軍由寶豐增援，並配合

裝甲部隊，向我猛烈反撲，致魯山復陷敵手，二十四日，敵繼向魯山西面的下湯四顆樹一帶進犯，我軍即在該地帶與敵展開極激烈的搏戰，雙方死傷均重。至二十七日，敵勢已漸呈不支，我軍加緊猛擊，同時我某有力部隊向魯山城垣攻擊，敵據城頑抗，我軍冒敵猛烈砲火，不顧犧牲，奮勇衝殺，至二十八日晨，卒將該敵擊破，殘敵向北潰退，我軍遂將魯山城再度完全克復，我另一有力部隊並將寶豐城南附近若干據點予以攻佔，繼續向寶豐猛攻，二十九日曾一度攻克寶豐城垣，旋敵增援反撲，遂移至城郊地區與敵激戰。魯山以西下湯之敵，在我軍圍攻中，被擊斃二百餘，至六月一日午，我軍將該據點完全攻克，殘敵遺棄屍體及械彈，向東北逃竄，我軍超越追擊，復在婆婆街地區，將敵擊斃一部，旋敵增援反攻，於六月四日又將魯山攻陷，五日晨敵步騎聯合兵一部，由魯山南向濠河鎮進犯，經我軍迎擊，戰鬥激烈，六日晨，敵繼增援，向魯山西南約三十里的黃土岑一帶進犯，我與敵反復衝殺，雙方傷亡均重，我軍將敵阻止於魯山西南四十里的交口以南地區，後七日拂曉，我軍向敵猛烈反擊，我另一有力部隊於同時向敵後突擊，激戰五小時，敵傷亡慘重，被迫後退，我軍跟蹤猛追，三克魯山，戰局遂告穩定，嵩縣方面，我軍於五月二十九日攻達城郊，同時我空軍亦對嵩縣之敵予以轟炸，收獲良好戰果，我機在嵩縣以西的舊縣鎮東發現敵部隊及馱馬，當向之低空掃射，傷亡敵人馬數十，並擊毀其卡車一輛，我地面部隊於西南面擊潰敵軍抵抗後，即將嵩縣西南的黑塔及嵩縣西面的潭頭鎮、舊縣鎮等地的殘敵予以掃蕩，五月三十日，我軍續行分路向嵩縣城猛攻，敵據城

頑抗甚烈，三十一日午前，我空軍又飛臨上空助戰，對嵩縣城內的敵軍予以猛烈轟炸，我地面部隊冒敵砲火，奮勇衝殺，卒於午後二時將敵擊破，嵩縣完全爲我軍克復，殘敵向東北潰竄，我軍鹵獲戰利品甚多，敵於六月五日抽調援兵，向我軍反撲，繼續與我軍爭奪嵩縣，在嵩縣城郊展開極猛烈的惡戰，雙方傷亡均重，嗣後敵復由伊川增來援兵，並附裝甲車百餘輛，向我猛撲，至六日戰地移至嵩縣以西橋頭鎮附近，嵩縣復陷敵手，七日敵續由橋頭鎮向大章進撲，我軍奮力堵擊，反復衝殺，激戰至九日晚，擊斃敵四百餘，殘敵不支，被迫向嵩縣敗退。旋敵再增援，又侵至舊縣鎮附近，十六日晨，我軍向敵反擊，將敵擊斃三百餘，殘敵向東急退，我軍跟蹤追擊，至十八日午，越過德亭之線，迫近嵩縣，二十日，我軍攻達嵩縣近郊，續向城垣猛攻，至二十一日午後五時，將嵩縣再度完全攻克，殘敵向東北逃竄，我另一有力部隊並攻迫至洛寧近郊，當嵩縣爭奪戰劇烈進行時，豫中和豫東豫南相繼發生了戰事，豫中方面，葉縣東北的敵軍於六月五日午經由汝墳橋侵入葉縣，我軍先與敵在葉縣城郊激戰，六日敵復向西進犯，於八日晚侵至葉縣西南約七十里的獨樹鎮附近，我軍節節阻擊，經過六小時的激戰，敵死傷甚衆，被迫向東北方面後退。舞陽的敵軍也於六月十日向泌陽以北的象河關進犯，經我軍以夾擊姿態向敵痛擊，激戰至十一日午，敵受創向舞陽敗退，豫東方面，敵於六月三日由中牟以南地區，南經尉氏向我進犯，至四日晚，侵略鄆陵，我軍節節阻擊，與敵激戰於鄆陵城郊附近地區，旋敵增援南犯，經鄆城東北約七十里的逍遙鎮，於八日侵至周家口以西約三十里的譚

莊一帶，我軍猛力阻擊，戰至九日拂曉，敵攻勢頓挫，我軍乘勢反擊，斃敵五百餘，迄晚敵不支，向漯河潰竄，我軍跟蹤追擊，將逍遙鎮鄆陵等地次第克復，敵軍潰竄至漯河後，於十日午後分爲三股，向西平、上蔡及周家口進犯，一股於十日侵入西平，一股於十三日晨侵入上蔡，兩股敵會合，續向汝南進犯，另一股敵犯周家口，被我軍堵擊，敵未獲逞，侵入西平的敵軍，繼續向南進犯，於十五日晨侵入遂平，續行南犯，我軍於確山以北地區與敵激戰，至十六日午，確山遂被敵攻陷，犯汝南的敵軍於十四日午侵入城垣，我某有力部隊向敵後發動攻勢，於十四日晚將上蔡完全攻克，繼續南向敵後猛烈進擊，至十六日晨，復將汝南完全攻克，敵軍被迫向南流竄，於十八日侵入正陽，續向西南流竄，嘗攻陷上蔡的我軍向汝南進擊時，平漢線西平的敵軍，也於十六日向上蔡進犯，至晚侵入城垣，十八日晨復向汝南進犯，我軍竭力阻止，戰鬥頗烈，由漯河東犯的敵軍，增加後續部隊甚衆，十八日晚敵一股曾一度侵入商水，經我軍反攻，至十九日晨將商水完全克復，殘敵向西竄去，另敵一股由漯河東犯周家口，與我軍發生極猛烈的戰鬥，至十九日晨，敵侵入周家口，我軍與敵巷戰，寸土必爭，敵損失甚重。這一帶的戰事雖互有得失，但日寇已經成了流竄性質，並不能堅守據點，所以儘管他家突狼奔，在戰略上却並不能發生什麼作用的。

第七十五回 阻敵豫西九泥封函谷 制日死命跳島奪塞班

却說日寇進犯中原，目的有二：第一是打通平漢路，以完成他的大陸交通線，第二是打擊我野戰軍，防我與盟軍配合反攻，並確保他所企圖打通的大陸運輸線的安全。但最重要的還是他在太平洋上敗象已呈，所以想在太平洋戰事未失敗前先行解決中國戰事，然後轉兵與美國決戰，因此調兵遣將，不遺餘力，不惜抽調他精銳的關東軍南下，以求一逞。可是平漢路雖一度被他打通，不旋踵間又爲我軍切斷，日寇未能遂願，便又圖進犯陝西邊境。我軍自五月二十二日起反攻奪回盧氏後，續向盧氏以東進攻，范蠡鎮、白土村、獅廟相繼被我克復，敵據長水鎮頑抗，我軍進擊，於六月三日克復長水鎮。敵因於盧氏不克進展，乃復轉向隴海路西侵，六月初，敵陸續集中於陝縣以西，於五日是晨以戰車二十餘輛爲前驅，向大營附近進犯，我軍沉着迎擊，與敵激戰竟日，將敵擊斃傷一部，我軍亦有傷亡，我並擊毀敵戰車六輛，至晚敵不支，被迫後退。敵另一股於同時向大營以南地區進犯，亦被我軍擊退。六日晨，敵在其戰車掩護下，續向大營西南地區猛犯，由晨至晚，敵不斷猛撲，我軍奮勇遏擊，迭予進撲之敵以重傷，並在陣地前擊毀敵戰車五輛。七日拂曉，敵復增援進撲，於午後竄至靈寶以南迄官道口以北的公路以東地區，另有敵一股，向岔道口進犯，被我軍擊退。九日午後，敵復以戰車六十餘輛爲掩護，繼續向西進撲，另以步兵組成兩股，分向靈寶以南約十八里及二十二里處

攀登懸崖峭壁，圖襲攻靈寶，經我軍守備部隊予以痛擊，將敵消滅殆盡，敵遺屍崖下，壘壘皆是。我軍於公路東側先後擊毀敵戰車二十餘輛，十日整日激戰，尤以高家莊、南淪渡、楊封岩等地的爭奪戰爲最，我與敵反復衝殺，雙方均有死傷。敵以靈寶以南進犯不逞，乃復集中兵力，於十日晨由大營向靈寶猛犯，經我軍阻擊，戰鬥激烈異常，至晚靈寶遂告陷落。當靈寶以南激戰時，敵另一股輕裝部隊鑽隙侵至靈寶西南約七十里處擾亂，被我軍包圍，大部被殲，殘餘於十日得其後續部隊的救援，突圍向北與援敵會合，進犯夫婦塔，被我圍殲，於十五日將敵消滅殆盡。我空軍及中美混合團機隊於十一日廣泛出擊前線各地，對魏略鎮附近的敵軍施行轟炸，全部均命中目標，敵損傷頗大。我空軍又對魏略鎮西關地區內的屯里，以及公路上西進的敵騎兵坦克卡車等，低空掃射，擊斃敵騎數十名，坦克卡車數輛起火焚燬。十二日晨，侵入靈寶的敵軍，續向閿鄉方面進犯，經我軍猛烈堵擊，敵受創頗重，攻勢已遭受挫折，午後乃以數小股向閿鄉東南地區擾亂，均被我軍擊退，惟靈寶以南地區的敵軍，却將我函谷關攻陷。函谷關爲秦之東關，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函谷。東自崆山，西至潼津。這一帶山地通以函谷爲名。我軍於十三日晚開始反攻，向常家灣東側高地猛烈攻擊，敵據險頑強抵抗，我官兵冒敵砲火，奮不顧身，勇猛直前，前仆後繼，激戰至十四日午刻，頑敵卒被我軍擊破，殘餘狼狽向東逃竄，我軍當將函谷關攻克，復行圍攻靈寶城，至十五日晨六時，我軍奪回靈寶。我另一強大部隊於同日十二時攻克魏略鎮，斃傷敵及奪獲戰利品甚夥，下午又正式克復大營，殘敵東

潰，其大部輜重則沿隴海線向洛陽運送，我軍乘勝向陝縣方面追擊前進，敵退據陝縣以南高地頑抗。此後豫西雖尚有接觸，但實際已等於告一段落。中原大戰歷時兩月，中美空軍逐日飛臨前線助戰，開北戰場陸空協同作戰的先例。日寇在我陸空軍合力打擊之下，付出重大代價，不過佔據洛陽、鄭州、許昌等數地，他的打通平漢路的目標，則完全未曾實現。當日本進攻豫西失敗的時候，他在太平洋又遭遇了一次更重大的失敗，那就是尼米茲將軍的「越島攻擊」戰略，開始躍進到馬里亞納羣島的塞班島，打進日本的內圍防線了。長此以往，日本受攻擊的地方愈多，防禦也就更加艱難，因此日本朝野惶惶無主，日酋東條英機自兼參謀總長，其他海陸要員也有更動，凡此都足證明日本自認大局的嚴重。日本的失敗，無疑地是由於他一時的猶疑，形成了攻勢的頓挫，美國呢，却抓住了機會，先將日本牽住，予以消耗，接着便採用大規模主動攻勢，予以打擊，而造成了他的優勢。塞班島是馬里亞納羣島中的一個島嶼，而馬里亞納羣島則是日本代管地密克羅尼西亞羣島中的一部，日本利用他在密克羅尼西亞的特殊地位，使這一羣島嶼在戰略上成爲太平洋的鎖鑰，日本會以此爲根據地進攻夏威夷、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羣島以及澳洲所屬的諸島。但是這座能夠控制世界的太平洋的價值連城的堡壘，怎麼會落入日本手裏的呢？且聽我慢慢道來。原來在有史以前，就會有相當的文化的民族居住在太平洋的島上，這區域裏的最初的民族，雖然在石上留下了一些成績，但是沒有留下文字的記載，後來的玻里尼西亞人也沒有文字的記載留下來，他們的後

裔也不知道他們的來歷。研究的結果，才知道大約在耶穌紀元開始的時候，他們才從他們的老家馬來半島遷移過來，他們是被從亞洲侵入的馬來人趕出馬來半島的。馬來人有鐵武器，舊居的土人只有石武器，石器時代敵不過鐵器時代，玻里尼西亞人便被迫從事大遷徙，成隊的小舟向太平洋中無數的小島東駛。在以後的幾世紀中，某些島上的居民仍和他們初來時一樣純粹，沒有和其他民族接觸，他們的島離亞洲大陸太遠，不容易受到影響。但密克羅尼西亞却不同，牠與一切有關的地方接近，北方的日本，西方的中國和菲律賓，西南方的富庶的婆羅洲，西里伯和新幾內亞，南方的錯綜複雜的美拉尼西亞羣島，東南方的純粹的玻里尼西亞，都開始向牠傳播種族的因素。於是血統混淆了，密克羅尼西亞產生出一種人，仍是變色皮膚，但近於蒙古種的黃色，帶有美拉尼西亞種的黑色，微微斜着眼望人，說的語言是原來的玻里尼西亞語，馬來語，中國語，日本語，各種菲律賓語，以及許多其他的語言，包括印度在內所混合而成的複雜語言，再沒有更能實際地表示出密克羅尼西亞對亞洲的關係的了。一五二一年，麥哲倫發現了現在稱為馬里亞納羣島的地方，他用「三角帆羣島」這有詩意的名稱，但在他走進關島海港被羣集的土人搶劫得乾乾淨淨以後，他在他的航海日記上劃掉這個美妙的名字，代之以拉德隆羣島的名稱，就是「一羣強盜」的意思。拉德隆羣島這名字用了一百多年，後來西班牙的耶穌教士在島上定居，才好意地依一個西班牙的寡婦的名字再命名為馬里亞納的名字。西班牙對他並不重視，在美國和西班牙戰爭的時

候，美國巡洋艦「却爾斯登」號駛進關島海港，向古老的西班牙堡壘發砲射擊，島上沒有還擊，然而有一艘小船載着西班牙官員從岸邊駛來，當這些官員登艦之後，他們便向美艦道歉，他們還認爲美艦所發射的是禮砲，他們解釋說他們沒有彈藥，及至他們聽到美國和西班牙在開戰的消息，他們才大爲吃驚，於是關島便投降了。美西戰爭結束之後，西班牙所屬密克羅尼西亞和菲律賓都在美國的掌握中，怎樣處置牠們成了美國苦惱的問題。最後才產生了一個危險的折衷辦法，美國保留菲律賓羣島和關島，而將密克羅尼西亞其餘的島嶼交還給西班牙。西班牙早已和德國在作祕密的協商，德國極想在太平洋獲得戰略上的立足點，因此西班牙和美國的和議結束以後，西班牙將密克羅尼西亞其餘的島嶼以大約四百五十萬元的代價出售給德國。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開始時，日本便以協約國的名義佔領了德屬密克羅尼西亞。戰後議和時，協約國家，美國也在內，覺得應該將密克羅尼西亞羣島報酬日本，作爲國聯委託代管地，因此美國的關島和菲律賓羣島便被從日本本土展延到赤道的日本領海權所包圍了。日本自受託管以後，便把密克羅尼西亞造成他在太平洋方面的祕密鎖鑰，外國人在密克羅尼西亞是不受歡迎的，外國的船隻不許駛近附近的海中。你必須坐在日本船上旅行，而且很難買到票，「客滿」是東京航政局的託辭，如果你堅持要看旅客名單而證明船上並沒有客滿，他們又會用其他的託辭答覆你。他們說航行很危險，因爲有暗礁和暴風雨。船上只供給日本的食物，你也許討厭生魚、鹽漬魚眼、章魚觸鬚、海帶和豆腐。

的，可是他們告訴你，岸上的食物更要壞，沒有旅館、客棧，沒有爲游客準備的食物，你必須和土人住在一起，有些土人是殺人的野蠻人，他們的茅屋裏掛着一串串的骷髏等。他們所以要這種千方百計的阻撓你，無非因爲國聯託管時不許他們在這一羣島嶼上建築軍事設備，而他們却祕密的把密克羅尼西亞造成了他們在太平洋上的水上長城，惟恐被人把真相洩露於外罷了。馬里亞納羣島位於加羅林羣島以北，小笠原羣島以南，距菲律賓以東約一千五百哩，由十五小島聯合而成。羣島內有兩組島嶼，北部的一組多活火山，南部的一組則多屬珊瑚礁，氣候雖然炎熱，而適於人身健康，不過時有地震，未免美中不足。塞班島爲馬里亞納羣島中的大島之一，面積約七十萬方英里，位於關島的北首，離開關島僅一百五十哩，與土魯克距離六百哩，爲日本的重要軍港，南距東京爲二千四百哩，向爲日本海軍作戰海域的重心；北而東京、橫濱、大阪；東而威克島，及馬紹爾羣島的大部分，南而俾斯麥羣島以至新幾內亞一帶重要島嶼；西而日本的南九州、琉球羣島的大部分乃至菲律賓的東南部，都是以塞班島爲中心的一千哩半徑圈內，無疑的，塞班島是太平洋防衛線的核心，牠在戰略上地位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了。塞班島的地勢比較平坦，日本曾費了一百五十萬日金，在那裏鑿了一條九十米突闊，一千六百米突長的海峽，能夠駐泊潛水艇、驅逐艦和輕巡洋艦，而且在沙灘平坡，又裝置砲台、建築飛機場等。日本的行政機關南洋廳的馬里亞納分廳，就設在塞班島上，塞班島的首府加拉班港則是日本駐守備隊的所在地。這個島又是糖業中心地，每年出口的糖值

約在一千萬日金以上，從前的不生產的馬里亞納羣島，現在是甘蔗的種植地，塞班製糖工廠的廠長是在古巴的美國製糖廠中受過訓練的，塞班製糖廠中，一車車的甘蔗從這一端進來，糖便從另一端出來，壓榨過後的蔗桿則用作蒸汽機的燃料。一種甜蜜的香氣不但籠罩在轟聲不絕的製糖廠上，而且瀰漫全島，似乎將太平洋所有的蒼蠅都吸引來了。蒼蠅在塞班是受尊重的，蒼蠅是島上的救星，有一種昆蟲毀壞甘蔗桿，製糖專家從新幾內亞運來一種寄生蒼蠅，牠下種在有害的昆蟲的幼蟲身上，卵孵化成幼蟲的時候，牠們吃害蟲的幼蟲而將牠消滅了。因此這種特別的蒼蠅，是受塞班島上的製糖者的敬愛的，決不能殺害牠們，同時又因很難一見便分出牠們和其他各種蒼蠅的區別，所以只好對各種蒼蠅都不加殺害。從蒼蠅羣中看塞班的時候，牠是一座可愛的小島，島上有許多蔗田，田坎上是可樹、波羅蜜、香蕉、櫛寄生科樹和羊齒類植物。加拉班城中的街市上擠滿了木炭汽車和原始的牛車，建築物有喀那喀人的茅屋，德國人統治該地時留下來的石屋，和現代的日本商店。一座古老的西班牙教堂與附近的無線電站，乾松魚製造廠，以及半哩路遠的日本歌妓屋成爲強烈的對比。最惹人喜歡的房子是謙摩羅人的有露台的熱帶西班牙人的田莊，謙摩羅人是太平洋中最有趣的民族之一，曾經熱烈歡迎麥哲倫的便是他們的祖先。西班牙佔領這些島之後，西屬菲律賓的塔加羅格人遷移過來與謙摩羅人通婚，因此現在的民族是這兩種民族的混合種，再加上一些西班牙的血統在內。他們的膚色是淺色的，他們的語言半是西班牙文，他們的女

人穿着菲律賓式的長裙大袖，他們的男子愛彈吉他，他們日日夜夜有音樂，而且在擦光的地板上跳舞，跳得使牆壁上五顏六色的神像都顫動了。如果你聽到謙摩羅人家裏有樂曲的聲音，你走進去就是，他們決沒有日本人家裏的排外態度。可是這種和平安靜的生活，因着日本人把塞班島發展成爲一個軍事根據地而被打破了，由於牠所處的地勢重要的關係，牠終於不能避免戰火的洗禮。當尼米茲將軍進攻土魯克後不久，美強大艦隊就會於二月二十二日追擊到塞班島，塞班島與土魯克距離六百哩，但美艦隊從瓜加林島去攻塞班島，比到土魯克應多航三百餘哩，因爲航程較多三百餘哩的緣故。美艦隊於二十一日下午中途就被敵發現，於是敵機開始猛烈的襲擊，但美軍仍能按照預定作戰計劃，前進作戰，戰果很良好，共擊毀敵機一百三十五架，毀傷敵船艦十一艘，並予島上的設備以重創。美艦隊這次追擊塞班島的任務，是在尋求日主力艦隊作戰，但是馬里亞納仍沒有敵大部艦隊，到底這些艦隊藏匿在甚麼地方，這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據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的判斷，大概潛藏在菲律賓，但也有人推測十之八九已經退回本國根據地去了。日本艦隊深藏不出，到底用意何在？是準備等待機會大舉反攻嗎？還是日本海軍已經喪失了鬥志呢？也許是他們因爲巡洋艦驅逐艦的缺乏，空軍的削弱，這些都給巨型艦以很大的不利，自知難以與尼米茲將軍的強大的配備優良的海軍交戰，所以才深藏不出。但這樣一來，却使得他的數萬軍隊，被遺棄在各個島嶼之上，得不到艦隊的保護，只有束手就擒，或坐以待斃。美艦隊既探悉馬里亞納羣島沒有

敵大部艦隊，便計畫以強大的軍力，出敵不意的去攻佔塞班。他們仔細研究島上的一切，甚至因爲島上蕉田極多，司令官還曾和糖商談過。等島上情形知道清楚後，便準備軍力，陸續部署，使對敵形成壓倒的優勢。部署之中最困難的是供應問題，大軍遠出，供應線長達數千哩，如不縝密規畫，就難免有脫節之虞。供應主要的是船隻問題，調齊船隻，規定各個任務，並使互相啣接，固然是困難問題，就是一隻船上怎樣裝載貨物，什麼東西放在艙底，什麼東西放在艙面，什麼前，什麼後，都是經過專家研究過的問題，秩序規定，決不混亂。準備完竣，海空軍便裝載着掩護着這支大軍出戰。進攻塞班島的艦隊是由密契爾將軍領導的，這是一支世界最大的新快速母艦艦隊。六月十五日，美國海空軍控制了塞班的洋面上空，使敵人不能得到任何外援，然後大軍在猛烈砲轟以後，以雷霆萬鈞之勢，開始登陸。日落時分，密契爾坐在旗艦上看他的母艦隊跟日本空軍激戰，日本魚雷機把致死金屬魚雷放下來，魚雷離旗艦近極了。美艦的大砲射擊構成了可怕的景象。從六月十五日打到七月九日，日軍在塞班島的主力終於被擊破，美軍開始在島上放映電影，這時島上殘敵還有九千五百人，都已成了釜底游魂，陸續被解決了。塞班島的被美軍佔領，使日本國內羣情惶急，因爲塞班島，但是日本的主要軍事根據地，而且距離日本本土很近，美軍這一行動，不啻表示已經進入日本大門口了。由於日本國內人心的惶急，於是日本的一些腰纏累累大腹便便的資本家們，便乘機醞釀倒閣運動，他們祕密聚會於皇宮以外的別墅裏，在軍人或銀行家的俱樂部裏，以軍事的失敗，口糧

的縮減，海運噸位的不足，工業生產的緊縮，和美機侵襲日本的城市和生命線爲藉口，對東條內閣大加責難，日本的那些疲勞的、忍飢挨餓的平民大眾，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但是他們的渴望與焦慮的情緒，終於影響到這種秘密聚會上，並且使這種企圖成了功，東條處在這種種不利的環境下，終於不得不被迫下台了。東條內閣的總崩潰，固然是由於美軍在塞班島的登陸，但這祇是一個導火線而已，其根源則由來已久，東條過去統治日本的手段非常殘忍，極爲人民所厭棄，他一意孤行的想達到日本作世界的主人翁而軍隊則作日本的主人翁的目的，結果却遭到悲慘的失敗的命運。東條的所以失敗，是因爲他以一個十七世紀的封建貴族，來從事二十世紀的全世界戰爭的緣故，他所以和大企業家挑戰，是因爲在他的社會意識裏，統治國家的是軍人而不是實業家，同時更因政客們戳破了軍人的華美的好夢，於是他兇猛的抨擊他們。這使他在國內樹敵衆多，爲衆怒所歸，政客和資本家們聯合起來倒他的台，因此他不得不坍台了。這是二十年來日本軍人第一次在國內遭遇到的大失敗，牠把激烈的東條拋到被人遺忘的角落，並且所有的主謀者還共同協力使陸軍勢力完全消失，政客們又大權在握了，海軍在政府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工業家在工業崗位上代替了軍人，外交官也恢復了獨自處理外交事務的權能。不過這並不是說日本已經準備放下武器了，他的一切仍在戰時，他不過把權力分散到很多人和團體的手裏，使沒有一個人可以像東條似的操縱政府而已。繼東條而出任首相的，是日本的職位中帝國主義性最重的朝鮮總督小磯國昭。

他是一個嚴酷的退位軍人，有「朝鮮的劊子手」之稱，他深受日本擴張領土政策的薰陶，他在東三省剛被佔的時候，擔任關東軍的參謀長，他可說是一個大陸作戰者，他看到美國在慢慢地攻佔太平洋諸島，自知無法阻止，於是更竭力想鞏固日軍在中國的地位，他想在中國和朝鮮這幾百萬方哩的大陸戰線擊退美軍的進攻，這是他最後的一張王牌。因此，小磯的登台，顯然表示日本準備加緊對中國大陸發動攻勢了。

第七十六回 克加邁緬北告捷 戰孟拱日寇喪師

再說緬甸方面的戰局，自從日軍第十八師團主力在瓦魯邦戰役被我軍包圍夾擊慘敗後，胡康河谷的日軍全部崩潰，紛紛竄入孟拱河谷，胡康河谷完全歸入我軍掌握。從胡康河谷到孟拱河谷，中間橫着一座拔海四千尺的傑布班山，天然的成爲兩區交界的分水嶺，貫通兩區交通的只有一個狹隘的谷口，公路幹線，就從這個谷口裏直穿過去，全長約有六十多里，兩旁山嶺重疊，樹高林密，地勢向北急傾，向南緩斜，是天然的險要隘路，敵人實在佔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有利形勢。我軍如果單沿公路採取正面的仰攻，不但損失太大，也不容易攻得過去，如果採用兩翼迂迴，兩旁又是懸崖峭壁，更是不容易爬將過去。而且山中無水，登山涉險，唇敝喉焦，非常人所能忍耐。面對着這樣困難的地形，我軍根據在胡康河谷所得的經驗和教訓，只有仍舊採取「以正合以奇勝」的戰法。三月十五日，新二十二師配合戰車部隊攻佔了高沙坎，沿正面公路直叩孟拱河谷的大門，新三十八師就担任爬過傑布班山地，迂迴到隘路的後面，拔開這道大門的門門，迎接正面部隊進入孟拱河谷。三月十四日，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全部都在瓦魯邦以東地區附近集結完畢，隨即沿着庫芒山脈開路前進，另外派出第一營跟着密里爾准將率領的美軍支隊行動，打算經過大柏洋、西藏卡道、大奈洋、卡庫卡道等地，迂迴到沙都渣南面的拉班，截斷在傑布班山地的日軍後路。這一團健

兒，經過十四天的艱辛開路，山道陡而且滑，上下山都要用手爬，馬馱着砲不能行動，只好用人抬，讓騾馬空着身子走，牠們不時還要從山上滑跌下去，兩天工夫跌斃了二十多匹，後來飼養兵想出法子來，上山時他們走在馬前面，用力扛着馬頭，下山時他們走在馬後頭，死命拖着馬尾，饒是這樣的費盡苦心，馬匹傷亡還是常有的事。古人說蜀道難行，比起這裏來恐怕還要差得很遠，令人歎為觀止。因為山地崎嶇險峻，找不到空投給養的場所，飛機本身又受到天時的限制，所以部隊經常缺少給養，長途跋涉，整天不得一飽，又沒有水，儘管嗓子渴得冒烟，也只好勉強拿唾沫去潤濕一下。第一營接連八天沒有看到飛機的影子，便去挖野菜，砍野芭蕉根來充飢，就這樣大家都始終忍着渴，挨着餓，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士氣，且戰且進，在三月二十七日傍晚攻到拉班附近，第二天晨光熹微中，部隊祕密的渡過了南高江，出敵不意，攻其無備，一鼓佔領了拉班。這時美軍的一營也渡過了河，到達公路附近。在正面據守山隘和我新二十二師廝殺的日軍，是十八師團五六聯隊的餘部，附有山砲兩中隊，重砲兩門。在迂迴途中的一一三團，雖然有好幾度和日軍發生戰鬥，但因地形險阻和我軍隱蔽得法，日軍還當做是小部隊的行動，沒有十分注意，忽然間鑽出了一團生力軍，無怪他們要手忙腳亂了。急得幾乎發狂的日軍，把十五公分重砲和其他各種口徑的大小砲彈，對着我軍和美軍亂射一陣，又急急的從一一四和五五聯隊各抽出一個大隊的兵力，與我軍在拉班附近惡鬥起來。美軍第一營因為受到日軍猛烈砲火的轟擊，立腳不穩，往後撤退，我軍趕來接替了防務。美軍對

於我軍的勇敢負責，非常欽佩，一個美國兵很坦白的說，「我們和三十八師在一塊兒作戰，便什麼都不怕。」從這句話裏，就可看出盟軍對我軍是怎樣的信任了。三月二十八日，日軍集中兩個大隊的兵力，配合猛烈砲火，從南北兩面分別向一一三團一、三兩營攻擊，來勢異常兇猛。我軍固守陣地，沉着應戰，擊退日軍六次衝擊。二十九日，沿公路兩側，日軍遺屍壘壘，攻勢漸衰，同時一一三團第二營已沿南高江東岸輕裝北上，攻下沙杜渣，把公路截成了三段，直接威脅高魯陽方面日軍的側背。這時新二十二師已突破高魯陽日軍陣地，南下來擊殘敵，先頭部隊於二十九日晚和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在沙杜渣會合，於是日軍所倚恃的六十多里長的傑布班山險的天險，便完全入了我軍的掌握。我軍遂開始向孟拱河谷挺進，孟拱河谷是孟拱河兩岸谷地一帶的總稱，地形狹長，從沙杜渣到鐵道線上的孟拱的一段，縱長約六十五哩，但是谷底的平均寬度不到七哩，很不適於大軍的運動。在這卑濕的山谷裏作戰，最使指揮官感到徧促的就是正面太狹小，無法展開。走進山谷，左右都是一脈二千呎以上的高山，中間唯一的一線平地又被南高江東西劈爲兩半。孟拱河上游叫南高江，孟拱以下叫孟拱河，流入伊洛瓦底江。在雨季寬不過五十碼，水淺不過膝，不僅可以徒涉，還可以在河牀上行駛野性的車輛，如指揮車或戰車等。但一到雨季，山洪暴發，平地成爲一片汪洋，山地也是泥深沒膝，山澗小溪都因暴漲而成爲巨流，大河像南高江、南英河，更是怒濤洶湧，船隻一概不能行駛。因此攻擊部隊的行動，處處都受到極大的阻礙，日軍在孟拱河谷的防禦，第一是扼守傑

布班山區險地的天險，不使我軍越雷池一步，並且相機反攻胡康河谷。萬一天險不守，便企圖拚死把我軍阻止在加邁以北，等渡過雨季，再作道理。所以盡量選擇山中高地構築工事，深溝高壘，以逸待勞，企圖困我軍於泥水之中，使我逐漸消耗，以達成他防禦的目的。此外，在這河谷中作戰，還有一種困難，就是河流曲折太多，小部隊渡河運動容易遭遇伏擊。在拉班到瓦拉渣間，日軍曾以小部隊東西流竄，後來幾次遇到我軍的側射，就不敢再輕於嘗試。至於兵力較大的部隊在河上橫跨着來去，因為聯絡補給以及對山洪的顧慮，也未能採用。因此攻守雙方都採用正規戰法，就是河兩岸的部隊各自爲戰，於是每一縱隊只有兩哩到三哩的正面，正面狹小，滲透困難，也不能施行大規模的包圍和迂迴。自瓦康以南，森林沒有傑布班山一帶稠密，這一帶有許多林空和叢草地，但是稍微開闊一點的地方都被敵人的砲火封鎖，我軍不得不逐段驅逐樹林內的敵人，然後在林內繞道前進。日軍自瓦魯邦慘敗以後，知道補給線如若完全倚賴公路，一被我軍迂迴截斷，就會全軍覆沒，於是也在森林裏開闢與公路平行的汽車道。自孟關到孟拱原有的牛車路，於一年以前被敵人加強爲公路，路幅寬約四碼，在南高江西岸沿江平行，是這次作戰敵我所共賴的主要「縱線」。但是除此以外，從沙杜渣到瓦康，以及茵康加唐沿途作戰部隊發現日軍新闢的臨時道路，多到不可勝計，這樣又增強了敵人防禦的堅韌性。我軍在山谷裏遇到的另一不利，是南高江各支流與攻擊方面正交，例如從瓦拉渣到茵康加唐不過四哩，竟有五條橫阻去路的小河，這些小河在雨季多爲乾溝，但

是被敵軍利用以後，對於我攻擊部隊是一種障礙，尤其限制我戰車部隊的活動。敵軍在這一帶的防禦是很獨特而頑強的，有時沿着乾溝構成數條陣地，有時選擇特殊地形築成堅強據點。因為南高江曾經屢次改道，至今加邁附近滿是改道以前的遺跡，特別富於長條形和馬蹄形的沼澤，敵人就慣於利用馬蹄形的池沼作為環形據點，這樣的據點有三百六十度的射向，在叢草裏儼如獼堡，很能夠爭取時間。即使沒有野戰工事的地方，敵軍仍能以散兵逐段抵抗，且戰且退，但是每退最多不到一百碼。森林和叢草裏視界有限，以自動火器封鎖道路確切有效。我軍要驅逐敵人，必須派出搜索，展開一部分兵力，沿道路兩側，擊破敵軍的抵抗，前進數十碼，又再派出搜索，又再展開兵力；：各級部隊長如果希望進展比較迅速，或者想戰果比較有些決定性，則必須以一部迂迴至敵後，無論團營連排各單位，多少總要竭盡手段施展一點全面的或局部的側翼運動，也就是要找路到敵後去，但是這種戰鬥方式仍舊很耗費時間，因為既要披荆斬棘，又要秘密企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樣一片地區，整齊的戰線已不復存在，攻守雙方都在樹林裏構成無數的大小袋形，兩方的砲兵都很活躍，輕兵器不在十碼以內，決不輕易射擊。河谷兩側的山地，並沒有被我軍放鬆，經常都有強有力的部隊忍受人類忍耐的最大限度，在懸崖絕壁上運動，企求使正面攻擊容易。他們所選擇的路線，絕無道路可循，地圖上所標示的村落，事實上都不復存在。他們必須自己攜帶全部行李輜重，他們必須自己在叢林內開天闢地，爬上兩千呎的一座山，下山，又再爬一座三千呎的高山。他

們隨時可以在山頂山麓或山腹遇到敵人。即以的克老緬附近而論，四月杪，我軍正在爭奪這村莊的一帶高地，攀登那七十度以上的陡坡時，簡直是四肢交互抓着樹根枝葉連拖帶爬，爬到山頂，滿以為下坡時可以少吃一點力，不料下坡還要困難，坡度還要陡，全身裝備使重心太高，腳底下的叢草滑得可怕。這時候山腹內還常常發現小股敵軍東西流竄，及至到達陣地，叢草拂面，只聽得左近槍聲零落，看不見一個敵兵。這裏還是河谷的邊緣，標高不過一千二百多呎，士兵們視為「平地」的地方，其困難已經如此。担任迂迴的部隊動輒走上兩三星期，重兵器各單位的騾馬倒斃殆盡，補給雖以空中投擲為主，但是只能投擲在後面，作戰部隊本身還是要担任一部分人力輸送，常常在投擲不到的時候，就有糧彈不繼的危險。所以每一次迂迴成功，大家雖感壯快，但是回顧叢山，真是一步一淚。我軍迂迴拉班、沙杜渣得手，傑布班山隘的天險被我擊破以後，敵軍即按照預定計劃，想把戰事膠着在加邁以北地區，拖過雨季，滯延我軍的築路計劃。敵第十八師團的五五、五六兩聯隊，本已傷亡殆盡，至此又得補充齊全，並新調原在密支那的一一四聯隊和五六師團的一四六聯隊增援到孟拱河谷來。當時敵軍的部署，是以五六聯隊的主力集結在南高江西岸地區，阻止新二十二師前進，而以五五聯隊、一四六聯隊及一一四聯隊的一部集結在南高江以東地區，並沿拉克老河、馬諾卡塘高地，憑藉險要的地勢和堅固的既設工事，和新三十八師糾纏。四月三日，新三十八師的一一三團由拉班乘勝南下追擊，攻佔巴杜陽，繼續向南推進，左側的美軍因為孤軍深入，在茵康

加唐遭受日軍的反擊，被迫經大龍陽、蠻賓、瓦蘭、奧溪、潘卡、山與陽的路線往後撤退，担任殿後的美軍第二營在潘卡地區被一個大隊敵軍包圍。到了四月四日，被圍部隊和支部隊的無線電訊也失去了聯絡，情況不明，支隊長密里爾准將，急請新三十八師派駐美軍的參謀李濬上校，乘坐小型聯絡飛機趕回師部，請求孫立人將軍派兵援救，孫將軍當即電令駐在大道卡的一一二團第一營星夜赴援，第一營到達後，迅即解圍。四月五日，我軍對孟拱河谷的攻擊正式開始，新三十八師爲左翼隊，新二十二師爲右翼隊，分沿南高江東西兩岸南下。新三十八師的部署是一一二團在左，一一四團居中，一一三團爲右。南高江東側是一條重重疊疊的庫芒山脈，土人歌謠中說是「無頂之山，永不能至。」險巖可知。山上沒有人烟，就是空氣也因地勢太高，變得稀薄了，懸崖絕壁，不會蓄積一些水。然而山中却有敵人重兵據守，又有砲兵支援，所以我軍仍舊要在山中和敵人進行惡戰。左翼一一二團的任務，就是要開闢新路，爬過這些「無頂之山」，繞路迂迴攻擊那些據險而守的敵軍側背，迫使他們離開陣地和我軍決戰，一鼓把他消滅。這裏的戰鬥不是陣地戰，而是迂迴、奇襲、殲滅的一種機動性的戰鬥。這裏沒有後方，負傷時只好自己裹傷，每個弟兄帶着一身裝備，彈藥和幾天的食糧，時而爬上青天的高峯，時而踏入萬丈的深壑，全靠出奇，纔能制勝。不過這一支勁旅素以能吃苦耐勞著稱，所以很愉快的担任了這種艱鉅的任務，從四月十一日起，健兒們在陳鳴入團長率領之下，忍受着人世間的一切辛苦，攀緣絕壁，以錐形攻勢攻克了庫芒山中的大道卡、高利、蠻賓，

奧溪、山興陽等十多處堅強據點，路上又解救了美軍的圍困，還把瓦蘭的敵軍包圍起來。到了五月十二日，中路的一一四團，擊潰敵山崎四郎大佐指揮的五五、五六、一一四聯隊的各一部，攻佔的克老緬、東瓦拉拉吉、大龍陽這些重要據點，乘勝追掃大龍陽到蠻蠻間的殘敵，和一一二團會合，把敵五五聯隊全部包圍於大龍陽西北地區，右翼的一一三團除以一部兵力從南高江東岸谷地和新二十二師保持聯繫，協力攻擊前進外，並以主力掃蕩瓦拉、馬蘭、卡勞一帶殘敵。這時新二十二師已突破茵康加唐和敵五六聯隊的主力相持於馬拉關地區。五月二十一日，孫立人將軍得到正確的情報，判斷正面的敵軍因為傷亡太大，兵力已經全部用到第一線，加邁後方十分空虛，同時中美混合部隊正在對密支那城郊攻擊，南高江西岸的新二十二師和敵軍在馬拉關一線苦戰不下，而緬北雨季馬上就要到臨，覺得怎樣採取積極手段，趁敵人增援部隊還沒有到達孟拱河谷以前，趕快奪取加邁，南下孟拱，策應密支那方面作戰，早日結束緬北戰爭，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因此他和史迪威將軍一度會商之後，便揮動新三十八師的主力迅速南下，決定用一部兵力在正面牽制敵軍，主力便從敵軍陣地的間隙中錐形突進，祕密迂迴到加邁以南，偷渡南高江，截斷敵後的主要交通線，然後向北和新二十二師夾攻加邁。戰略既定，當天就下緊急命令給一一二團，又是陳鳴人團長這一支部隊，他們雖然苦上加苦，但是還要更進一步，纔能收到決定性的結果，於是他們決定冒着萬難，全力腰斬敵人的後路。他們沒有砲兵，沒有馬匹，大家都要背着四天的乾糧和一個基數的彈藥，

翻山越嶺，在沒有路的地方，祕密開出路徑，而且一定要在四天四夜以內迂迴到加邁以南，截斷敵後公路，否則在半路上沒有糧彈的補給。從二十一日下午二時起，這一團健兒冒着大雨，不分晝夜，繞過瓦蘭、偷渡菜吉河，橫跨丹邦家到拉芒卡道的敵後馱馬路，行陡涉險，利用各種地形地物，和猿啼、鳥鳴、獸嘯、水流、雨響各種聲音的掩護，偷過敵人的重重封鎖，有時竟在敵人陣地左右一二百碼以外的地方走過，而始終沒有被敵人發覺過。有一次在黑夜裏，他們利用山中豪雨的聲音，在山頭設下了幾處埋伏，纔能橫渡過百丈深溝，突過了敵人的封鎖。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這支奇襲部隊如限到達加邁以南的南高江東岸，南高江對岸才是孟拱到加邁的公路，這時緬北已經進入雨季了，連日的淫雨，江水異常洶湧，江面最狹的地方也在二百公尺以上。幸而他們過去在雷多都已受過渡河訓練，因此偵探渡河點和一切渡河的準備，不到兩小時就完成了。奇怪的渡河工具，不是木排竹筏，更不是汽艇，而是每人隨身裝備的膠布、鋼盔、水壺、乾糧袋。這種新穎的渡河方法，新三十八師的十兵，每個人至少有過二十次以上的訓練，司令部上自處長，下至伙夫，統統都學會了，因此便在很快的時間內渡過了南高江。過了江，士兵們已經餓得不成樣子了，可是敵人還沒有發覺。這次神祕的迂迴行動，有如三國時代鄧艾的偷渡陰平，竟使加邁區的敵軍不知不覺的陷入我軍包圍圈中。在這一段地區的敵軍，是第十二輜重兵聯隊全部，野戰軍砲第二十一大隊第一中隊，和守護庫房的監護兵兩個中隊，兵力約在一千五百人左右，以遠處後方，戒備疏忽，突然遭受到我軍的襲

擊，竟以爲是降落傘部隊從天而降。當我軍衝入的時候，敵高級司令部正在開會，不料半路裏忽然殺出程咬金，一時敵軍紛紛驚惶奔竄，不戰自潰，當有中將一名不知逃往何方，少將一名負傷，斃敵實數在九百名左右。我劉連長奮勇衝鋒，搶下了敵人十五公分重榴彈砲四門，滿載械彈的大卡車七十五輛，騾馬五百多匹，糧彈庫房十五座，汽車修理廠一所，其他被服，給養，軍火，衛生材料等不計其數，我軍雖然挨夠了飢餓，然而這時却可以欣奮地享受辛苦得來的戰果了。這便是有名的西通截路之役，陳鳴人團長因此得到一個「攔路虎」的綽號。孫子說：「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又說：「微乎無形，神乎無聲，故能爲敵之司令。」我軍的行動處處是主動和神奇，真合乎孫子所說的原則和道理。二十七日，陳團從西通沿公路南北兩面展開，把敵軍在孟拱河谷的物資總囤積地區攻佔大半，佔領的公路線長達四英里，加邁敵軍所倚恃的公路補給，完全斷絕，所有敵後的通信、聯絡、運輸和指揮的機構，完全摧毀。二十八日，我軍又奪獲糧彈倉庫二十多處，敵軍因糧彈囤積中心被我佔領，急忙把新到增援的生力軍第二師團第四聯隊全部，五十三師團一二八及一五一聯隊各一部，共約兩個聯隊的兵力，一齊增加上來，另外還有重砲四門，野炮十二門，速射砲十六門，中型戰車五輛，向我軍南北兩端陣地猛烈反撲，激戰到六月十六日，我軍一共打死敵軍大隊長增永少佐以下官兵二千七百多人，我軍也傷亡周有良連長以下三百多人，陣亡人數和敵人成一比十五，敵軍大半都在驚慌失措中喪失戰鬥意志，我軍則士氣旺盛，面對着慘烈戰況，從容沉着，這是傷亡比

例懸殊的最大關鍵。六月一日，敵軍曾以一大隊以上的兵力，集中各種砲火，向周有良連猛衝十四次，第一排被三千多發砲彈把陣地完全打毀了，排長周浩與全排弟兄沒有一個人後退，全排壯烈犧牲，但敵人却也在周排陣地前留下三百二十具的死屍。周排這種至死不退與陣地共存亡的精神，便是敵軍死亡人數衆多的唯一原因。一、二團佔領西通截斷公路囊括加邁區敵軍糧彈倉庫以後，在加邁以北地區的敵軍統統都陷入了彈盡糧絕的絕境，從馬拉關到加邁一帶六十多里的堅固陣地完全動搖。孫子說：「軍無輜重則亡。」加邁區敵軍潰滅的命運，實在在一、二團攻佔西通截斷公路的時候就已決定，自從那天起，敵軍就得不到一顆米和一粒子彈的補充，完全靠挖野菜吃野芭蕉根活命，到後來一個個餓得骨瘦如柴，連槍都拿不起，真是不堪一擊了。當一、二團開始迂迴奇襲西通的時候，孟拱河谷的雨季也已經開始。原來印度的阿薩密省，和緬北的孟拱河谷，以及中印緬未定界的胡康河谷，都是世界上最多雨的地方，在緬北作戰的我軍最擔憂的也就是雨季，然而雨季終究是要來的。在雨季裏，部隊整天在雨中活動，上下山坡，儘管是手足並用，連拉帶扯，有時還會被腳底下的叢草和泥土滑跌一交，要是不留神的話，更可能變成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道將會跌到什麼地方去。偶然走上了平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恐懼是可以免去了，但那與膝俱齊的爛泥，緊拖着兩條腿，使人舉步維艱。雨把乾糧袋裏的餅乾之類的給養化為漿糊，雨浸濕了裝具，增加了負荷的重量，雨使吸血的馬蝗和傳佈瘧疾的瘧蚊活躍起來，雨又把池沼變成大湖，把小

溪變成河流，把河流變成波濤洶湧不能航渡的滔滔大水。從五月二十九日起，奉令側擊加邁的新三十八師一三團由西瓦拉向南一連攻佔青道康、納昌康等處據點，六月八日，開始攻擊支邁。支邁是南高江東岸的一個重鎮，和加邁只有一水之隔，形勢有如黃河北岸的潼關和風陵渡，風陵渡失守以後，潼關就時時受到威脅，同樣的，如果敵人守得住支邁，我軍就無法採取捷徑打從加邁對岸去直接進攻加邁。在支邁的敵軍是五五聯隊第一大隊和一四聯隊第一大隊的各一部，還配屬一個工兵中隊，兵力大約有六百人。連天的大雨，把支邁附近變成一片澤國，南高江的幅寬加到一千尺以上，雨成了比敵人更兇頑的障礙，我軍就在積水過腹的泥濘地區裏和敵人反復搏鬥。六月九日上午，我軍藉優勢砲火的協助，衝入敵陣，佔領支邁和通加邁的渡河口，以我軍當時士氣的旺盛和態勢的有利，本來可以一鼓渡江直取加邁，只是在對岸敵軍熾盛砲火的封鎖下，要強渡過這樣一條幅寬急流的大江，是一件極端冒險的事，攻擊部隊眼看着對岸就是渴望已久的加邁，恨不得脇生雙翅飛過江去。他們詛咒雨師的助紂爲虐，胸膛裏的熱血開始和南高江的波濤一樣的奔騰澎湃起來。雖然部隊長已經打了急電請求指揮部趕快派飛機來投送渡河工具，但是一天兩天三天，老是看不到飛機的蹤影，大家都等得不耐煩。趙狄團長看見士氣旺盛，便下令給各部隊儘量就地徵集材料，編製木排竹筏，並利用過去所受的渡河訓練，就各人的隨身裝備，做成各式各樣的漂浮器，把機關槍和迫擊砲架在行軍鍋裏，從上游選好了渡河點，利用水流的速度，向對岸強

渡過去。這樣一連強渡了三次，都因為江流太急和敵人砲火過于猛烈，不能成功。六月十六日早晨，飛機畢竟來了，投下了橡皮艇，渡河就有了把握。九點鐘，掩護強渡的山砲，迫擊砲，輕重機關槍開始亂叫起來，每隻小艇都像脫弦之箭，朝着對岸飛駛過去。九點三十分，渡河的部隊便紛紛爬上了陸地，很快的就佔領了加邁東南側的高地。加邁市區的敵軍遺棄下大批屍體，橫七豎八的倒在街道上，水溝裏，和砲彈穴的旁邊，開始向西南方潰敗下去，這一久攻不下的重要據點，到正午十二時，已經完全落入我軍掌握。下午三時，從馬拉關南下的新二十二師六十五團的先頭部隊，也到了加邁的西面，和一一三團第三營會師。加邁是孟拱河谷的第二大鎮，在南高江西岸，北距傑布班山隘北口約一百五十華里，南距孟拱六十五華里，其西北的龍京爲著名的寶石產地，戰前國人常到這裏來採購，市面很好，但經過炮火洗禮以後，只留下一片淒涼景象了。在一一三團攻擊加邁的行進途中，一一四團就以錐形戰術，從大班、青道、康中間的間隙，不分晝夜，潛行突進，時而爬上突入青天的高峯，時而踏入深不見底的溝壑，沿途艱難困苦的情形，和一一二團奇襲西通所經歷的差不多。六月一日，這一批人馬，突然在瓦鹿山出現，出敵不意，一舉攻佔拉芒卡道，然後席捲東西瓦拉，斬斷潛伏在庫芒山中的殘敵歸路，一路勢如破竹，連克丹、邦家、大利、馬塘、登蒲、陽許多據點。六月十五日，又擊破五十三師團一二八聯隊第一大隊的陣地，佔領巴稜杜、巴稜杜，在孟拱密芝那公路的交叉口上，距離孟拱城十二里，地勢很高，可以南制孟拱，西北和在西通的一一二團互相呼應，東斷密芝那。

到孟拱公路和鐵路的交通，使敵人對密芝那方面無法增援，減少密芝那我軍對側背安全的顧慮。整個緬北戰局，發展到這地步，我軍實在已經掌握決定性的有利態勢，可算得大勢已定了。敵軍在孟拱河谷的主要防禦陣地，大都是利用庫芒山系的天險，這一帶山勢起伏，地形十分複雜，包括高山、深壑、密林、荊棘、河川和大雨積成的暫時湖沼，敵人在這裏面構築許多堅強而縱深寬廣的據點工事，各因地形做成奇巧獨特和頑強的防禦陣地，大小不一，星羅棋布，形成一個大網狀的陣地帶。我軍如果只從正面攻打，逐點擊破，縱使能步步勝利，至少也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纔能把這一座庫芒山肅清。孫立人將軍這次的作戰計劃，是以一一二團爲奇兵，採用果敢的深遠迂迴戰術，先截斷加邁至孟拱的主要公路補給線，迫使在我新二十二師當面的敵軍迅速崩潰，復以一一四團爲伏兵，由高山深谷中伏道而出，襲佔丹邦家、直搗巴稜杜，突刺敵陣心臟，截斷被困在庫芒山中的敵軍的後路，以一一三團爲正兵，從正面及右側掃蕩，三路並舉，步步得法，正合乎蘇老泉說的「兵有正兵奇兵伏兵」的原則。我軍既克加邁，遂進圖孟拱，孟拱和加邁同屬於密芝那府的縣治，城在南高江南岸，水陸交通，都很便利，緬甸鐵路經過這裏，橫跨南高江，東去密芝那，西南經卡薩到仰光，水路沿南高江河北上加邁，東流入伊洛瓦底江直達八莫，而與加邁間又有良好的公路貫通，是緬北交通的鎖鍵，從戰爭形勢上說，孟拱、密芝那、加邁三鎮鼎足而立。孟拱又是策應雙方戰局的中樞，更有南高江、南英河兩道大水作爲屏障，所以是軍路上的重鎮，兵家必爭之地。據守孟拱的敵軍，有五

十三師團一二八聯隊的主力，一五一聯隊的一部，五十六師團一四六聯隊一部，第二師團第四聯隊一部，五十三砲兵聯隊，武兵團一三九大隊和十八師團一一四聯隊的殘餘部隊。一一四團於六月十五日進佔巴稜杜亞馬樓一線之後，李鴻團長正在打算用全方向南壓迫，渡江進攻孟拱，忽然又奉到分兵救援英軍的命令，原來兩月前在孟拱卡薩鐵路間降落的英軍第七十七旅，這時在孟拱城東南被敵軍包圍攻擊，傷亡慘重，形勢非常危急，特派參謀迪克少校趕至孫立人將軍指揮所請求援救，坦白說明他們現有官兵還不到五百人，戰鬥力十分薄弱，如在二十四小時以內不能得救，便只有向東南山地撤退。孫將軍乘着過去仁安羌援救盟友的熱忱，滿口答應下來，便叫一一四團即日由巴稜杜向東南地區祕密開路前進，迅速強渡南高江，搶救英軍，並以主力南下佔領孟拱城南外圍重要據點，截斷鐵路和公路的補給線，然後再來圍攻孟拱。一一四團接到命令，全團立即輕裝出發，昏夜急馳，冒險渡過南高江四百尺的洪流，連日大雨，泥爛路滑，官兵滿身都是泥漿。這時加孟公路還沒有打通，敵人萬想不到一一四團會馬不停蹄的就捲過江來，所以當我軍在孟拱城的側背突然出現時，敵軍倉惶失措，據日俘箕浦源七說：被俘的那天早晨，他和其他分隊六人，同往孟拱東北附近老百姓家裏買香烟，回來就碰到中國軍隊，和他在一起的日軍五人，當時就被打死，大家都沒有想到中國軍隊會來得這樣快。可見當時敵軍對我軍的行動，竟絲毫沒有發覺。一一四團渡過了江，就以一部兵力支援英軍，並接替英軍防務，讓英軍安全後撤，主力在六月二十日早晨，

依照孫將軍的指示，沿孟拱東側山地下攻擊，經過兩日夜的激戰，孟拱外圍的建文、湯包、來生、來魯這些重要據點，都被我軍佔領，把孟拱對外交通完全割斷。殘敵驚惶萬狀，大家都只知道往城裏鑽去，結果都成了甕中之鼈，正好給我軍以聚殲的機會。另有敵軍步砲兵聯隊約一千人左右，由孟拱趕往密芝那增援，走到南堤，聽見我軍已經兵臨孟拱城下，便立即回轉身來，打算和孟拱守敵夾擊我軍，使一一四團腹背受敵，以挽救孟拱的危急。不料二十一日晚上，在威尼附近，被我第八連排哨一打，就打得陣勢大亂，糊裏糊塗的用密集隊形衝撞一陣。結果不但沒有能夠解救孟拱之危，反被一個排哨打得七零八落，連五十三砲兵聯隊長高見量太郎大佐都死在裏面，可見敵軍當時慌亂的一班了。本來敵軍對孟拱的環城防禦，十分周密，除了堅固的工事以外，還有重重疊疊的鐵絲網，但這對於我能征慣戰的一一四團，却不能發生什麼作用。六月二十三日，我軍的六〇、七五、八一各種不同口徑的大砲，猛烈的向城中和城垣邊吐出震人心弦的火舌，敵軍也射過來一批批大大小小的彈雨，我軍前面的剛倒下去，後面的就跟着上來，時間由白天轉到黑夜，再從黑夜轉到白天，距離由一千碼縮短到五百碼，三百碼，二百碼……五十碼，戰鬥由砲火、機槍、步槍，進到手榴彈、刺刀、肉搏；敵軍自知面臨死神，倒反鎮靜了一些，斷垣頹壁，都成了他們有利的掩護，然而困獸之鬥，又有什麼用呢？六月二十五日傍晚，孟拱城完全進入了我軍的掌握，殘敵紛紛跳入南英河，打算泅水逃命，不料也是一條死路，給我軍埋伏着的機關槍殲滅殆盡。孟拱之戰，新三十八師三個團的任務，在

縱的方面，有很明顯的劃分，一一四團負責攻佔孟拱，一一二團負責打通加邁、孟拱間的公路，一一三團負責打通孟拱、密芝那間的鐵路線，並與密芝那我軍取得聯絡，在橫的方面，三個團也有連環的作用，一一四團居中策應，一一二、一一三兩團，而一一二、一一三兩團有協助一一四團攻取孟拱的任務。一一四團攻下孟拱後，一一三團就從巴稜杜向東南疾進，其攻佔加邁的第三營，這時已將加邁防務完全交與新二十二師，歸還建制。二十八日，一一三團將孟密鐵路線上的重要據點南堤攻下，截獲火車箱三百餘節，殘敵爭先恐後的向東奔逃，連頭都不敢回。追擊部隊於七月十一日傍晚到達密芝那，長一百二十里的孟密鐵路便不再有敵人的蹤跡了。一一二團打通加孟公路的戰鬥，也和一一三團打通孟密鐵路的戰鬥同時進行，七月一日，第五十師的一四九團到達西通附近，接替了一一二團公路佔領區的防務，一一二團便撤到南高江東岸向孟拱附近集結，這時正是雨威兇猛的時候，孟拱城內的建築物完全飄浮在水上，柏油馬路上可以行船，城外地區一片汪洋，行人路上泥有腰深。一一二團有幾位弟兄偶一失足，便陷死在泥裏，馬陷到泥裏更是沒有辦法，越向上跳，陷得越深，眼看着牠慢慢的深陷下去，被爛泥活埋。從七月七日起，一一二團與一四九團從加孟公路南北兩端發動猛烈的夾擊攻勢，到十日半夜，在距孟拱二十里處會師，打通了加孟公路。孟拱河谷的戰鬥至此結束，從佔領加邁到攻下孟拱，時間還不到十天，連打通加孟公路和孟密鐵路的戰鬥計算在內，也不過三個多星期。這樣短短的時間，新三十八師的健兒，打死了敵軍五十三砲。

兵聯隊長高見量太郎大佐以下軍官八十一員，士兵四千三百多名。自從一一二團截斷公路奪得糧彈倉庫以後，孟拱河谷的敵軍便陷入飢餓包圍中，經常有十多個或幾十個人的小股，散伏在巴稜杜以北的深山密林中，都是臉青腳腫，奄奄待斃，被我後方騾馬部隊和傳令兵炊事兵擊斃或生俘的，幾乎無時無地沒有。六月十九日，師部有兩個傳令兵，在途中碰到敵兵三十多人，一個叫張廣坤的傳令兵只用衝鋒槍打了兩個彈匣，敵軍便毫無抵抗的拋下一挺輕機關槍，十支步槍，和十五具死屍，分頭逃竄。其他還有三五成羣，跑到老百姓家搶吃，被土民殺死的也很多，土民殺死敵兵後，往往割下兩隻耳朵，送到我軍中來報功。在孟拱河谷西南部的一個死谷裏，有武裝齊全的敵軍二千以上集體餓死，這種情形，在敵人可說是明治維新建軍以後所遭逢的慘敗的新紀元，而在我軍應該算是森林包圍殲滅戰的模範了。孟拱河谷敵我的死亡比例是十二比一，這個紀錄，並不只陷於敵我對戰時的殺傷，造成這紀錄的主要因素，還是我軍戰略和戰術的成功，不仗砲火的殺傷而迫敵軍於飢餓疾病中死亡。差不多在我軍進攻加邁同時，英軍也向伊姆法爾以北及科希馬公路以東二十至三十哩的丘陵區推進，肅清伊姆法爾公路，迫使日軍向更的宛河全面撤退。英軍三次優越的調動，粉碎了日方誇大的進犯伊姆法爾戰略。英軍二師在日軍進攻伊姆法爾前，就從塔姆及泰第姆區撤赴伊姆法爾平原增援。印軍第五師也自阿拉干區調來，加強伊姆法爾的盟軍防線。日軍三師，滿懷經過極困難的鄉村地帶進犯印度的高度野心，然而他的企圖却被英軍優越的戰

術粉碎無遺。英軍沿伊姆法爾通至科希馬公路的神速的進展，完全出乎日軍意料之外，日軍在伊姆法爾區損傷頗重，英軍則毫無損失。到了六月七日，英軍終於把印度邊境阿薩密前線的重要根據地科希馬奪了回來，日軍向東南潰退，該地日軍僅握有一條公路，即在秦山及那加山間橫跨河谷的塔姆公路，而日軍的陣地也居於不利地位。同時在滇西方面，怒江西岸我軍也獲有重大進展，於六月八日擊破敵軍的抵抗，攻入龍陵城內，緬北密芝那區也遭中美聯軍猛攻，我軍以火燄放射器猛撲敵軍防地，使敵陣地化成一片火海，宛似人間地獄。緬甸境內的日軍，這時真可說是四面楚歌了。

（本回關於印緬戰爭史料採自緬甸蕩寇志）

第七十七回 登蘭島海面舉烽火 渡洞庭湖北喧鼓鞞

却說中太平洋的美軍，自從施用越島躍進戰略，佔領馬里亞納羣島中的塞班島，突擊日寇的心臟地帶以後，已使日本國內大起衝動，日酋東條英機的內閣甚至因此不得不提出總辭職。可是儘管日寇感覺戰局嚴重，美軍的攻擊却不肯停止的。到了七月二十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及陸軍攻擊部隊又在塞班島南面一百三十哩的關島登陸，第五艦隊的航空母艦飛機及作戰艦隻協同作戰，在猛烈的海軍砲火及飛機轟炸的掩護下，建立了灘頭陣地。進攻關島的海陸兩棲戰役，係由康諾利將軍指揮，遠征部隊係由第三水陸兩棲作戰司令吉格少將統轄。關島日軍的抵抗力很是微弱，美軍於日軍輕微的抵抗下，先在關島西北海岸登陸，在阿特盧浦與亞森之間建立陣地，尚有陣地一處位於阿卡特鎮直到該鎮以南的班吉角，接着又在關島西部的赤石灣登陸，大戰便告展開。日軍企圖使用舊式滲入戰術，結果完全失敗。美海軍陸戰隊及陸軍在關島艱難的地勢中勇猛作戰。冒日軍的砲火，擴大兩側的灘頭陣地，續向山地推進。日軍隱匿如鼠，皆自山岩及坡地上宛若蜂房的坑穴中，以日砲及來福槍向美軍射擊。美軍則以步槍、坦克車與擲火器掃蕩小堡內與坑穴中的日狙擊兵。二十一日晚間，日軍仍圖試用他滲入式的詭計，發動數處的局部進攻，但只有一次頗為危險，結果均被美軍擊退。關島的登陸是很困難的，因為各海灘附近均有長而且淺的珊瑚礁，

向洋面伸展二三百呎，以致不能用小艇卸運各輪船中的供應品以接濟登陸的行動，但美軍仍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把一百五十輛坦克車運抵陸上，這真可說是個奇蹟。日軍在沙灘的防線及設備，遭受萬噸炸彈及砲彈的轟擊，完全粉碎。美軍在北部丘陵起伏的阿特盧浦半島的灘頭戰鬥時，曾擊退日軍猛烈的進攻，並堅守昌奈多山岩區域險阻山坡上的陣地。日軍於二十二日拂曉時，在濃密樹葉掩蔽下，以臼砲猛轟該山坡，日軍約一大隊也乘勢進攻美軍。方海軍陸戰隊第三師。日軍於最緊張的幾分鐘內，大有突破美軍防地之勢，但最後仍難抵擋美軍砲火炸彈手榴彈及機關槍的聯合火力。美海軍陸戰隊及步兵冒日軍猛烈的臼砲及機關槍砲火，匍匐經過崎嶇的羣巒，在山頭陡立二十至五十呎不等的丘陵地帶，與日軍在不滿八碼的距離內發生肉搏戰，前進二百呎，佔領北部卡勃拉斯及畢蒂鎮。日軍在五百呎長的昌奈多山巖後方仍舊堅扼一排構築極佳的山洞及避彈穴，以拖延時間。經三日的激戰，美軍已將阿特盧浦半島完全切斷，使日軍陣地陷於孤立。二十三日下午六時，美軍的陣線已自東北的薩芝河口伸展到阿特盧浦角，陣地最深處已深入內地一哩半。同時在阿加納灣首先登陸的美軍一旅，也沿阿加納公路繼續推進。在西海岸方面，美軍也將所有的灘頭陣地聯成一起，開始對亞普拉海軍碇泊場邊緣的孤立敵軍發動殲滅戰，雙方傷亡爲八與一之比。到了二十五日，關島美軍已自南向北推進三千碼，完全控制該島的南半，日軍會打算於夜間設法逃走，未能成功，結果死四百人。自二十六日起，美日兩軍開始爭奪阿特盧浦半島海

角上的飛機場，這是馬里亞納羣島中最大的飛機場，美軍如若佔領了，就可以用重轟炸機直接襲擊日本。關島南部的美軍陣線沒有變化，航艦飛機轟炸阿加納附近的日機場及阿特盧浦半島，美方曾用砲艦密切協助美軍。十八日，日軍滲入美軍陣線，發生空前激戰，日軍沿線死亡枕藉，計達二千人。阿特盧浦半島之戰，日軍約二千人沿橫斷關島靠近飛機場的防線力圖死守，但美軍已向阿特盧浦半島的尖端推進三千碼。西海岸外則駐有美國的艦隊。日軍雖擁有大批的大砲日砲及自動飛機以抗拒美軍，而美軍却在改善他艱苦奪得的陣地。美軍集中重武器向陷落於狹窄錐形地區的日軍轟擊，美航艦飛機數十架向阿特盧浦半島的尖端俯衝投彈，歷時達四十三分鐘。地面砲隊則不分晝夜，繼續予以日軍以無情的轟擊，大砲發射的速度宛如機關槍一樣，日軍所據守的狹窄錐形地區會落下巨量的白砲彈，有如猛烈的地震，使美海軍陸戰隊肩上的任務得以稍見輕鬆。阿特盧浦半島不但有巨大的飛機場和海港，並且還有從前美國的所有物，如蘇爾住宅區，陸戰隊的兵營，太平洋電報公司的電台，泛美航線的旅館及其他財產，都可以一一奪回。三十一日，美軍復向前推進三哩，將殘餘日軍逐退至島上北部的一個狹窄而深長的袋形地帶內，日軍除投降或被困而死外，別無他路可循，正和塞班島戰事結束階段的情形一樣。八月三日，美軍佔領巴利加達山，右翼及中路也略有進展，美軍陣線已擴展到沙薩安角以南一哩左右，芬尼加安附近諸公路交叉點全部被美軍控制。八月六日，美軍續向前推進三哩，克服北部若干堅強陣地，日軍所佔區域

已縮小到不及全島十分之一的面積。日軍傷亡已達萬人，因天時炎熱，死屍極易腐臭，所以一面作戰，一面興建萬人塚以埋葬這大批的死屍。美軍曾在佔領區內發現極大的墓塚，這就是日軍的萬人塚。美軍防線的進展，幾乎佔領關島北部林木葱鬱的高原區，日軍所據地區三分之一。葉哥附近的海軍陸戰隊及陸軍也佔領若干堅強陣地，並鹵獲大批供應品及裝備。航艦機隊掩護地面部隊作戰，轟炸並掃射日軍陣地及集中於昌奈多山附近的日軍。七日，美軍復向敵縮小包圍圈，殘敵被迫退守島的東北隅，且有被切為兩段之虞。美軍最深入的地方，距離關島北端海岸還不及一哩。島北最高端的昌奈多山也被美軍佔領。西岸的美軍推進六哩半，以西北端的里蒂迪安角為目標。東岸的美軍也推進三哩，中部的美軍陸戰隊則深入叢林，距島北海岸不及一哩。八日，美軍作最後的進攻，除沿巴蒂角迄內陸約十五平方哩的極小袋形地區外，已將關島全部肅清。美軍繼續壓迫被圍的日軍，日軍屢次企圖逃脫，均被關島北岸口外的美巡邏軍艦所阻止。九日下午，巴蒂角這一狹小地區內的日軍也被美軍殲滅，關島遂完全克復。殘餘日軍捨戰鬥而羣相奔跑求生，美陸軍及海軍陸戰隊的斥候部隊沿島北海岸線搜索叢林區，歷二十四小時，未遇重大抵抗。日軍過去常以血肉之軀和大砲相抗，這時却只知道在叢林和山地間亂竄。高地上的壕溝及狐洞裏面，雖還有無組織的日軍數百人匿藏在內，但已不足為患。日軍自民國三十年十二月輕易奪取關島後，始終未能利用關島的軍事重要地位。美軍佔領馬紹爾羣島後六個月來的成就，還要比日本兩年半以來

在關島的成就超過得多。日軍除在關島建立機場兩處及建立防禦工事外，在經濟上與軍事上均未能作充分的發展。馬里亞納羣島的第一良港為關島的亞普拉港，但該港和附近畢蒂鎮的海軍基地都沒有改善。島上新築的公路也很少，首府阿加納更無市政建設可言。阿加納城經砲轟與空中轟炸後，已經成為一片廢墟。在關島登陸後不久，美軍又於七月二十四日在馬里亞納羣島的狄寧島登陸，狄寧島的戰事也和關島差不多，不過美軍佔領的時間要比關島提早十天，在七月底狄寧島上的日軍已被美軍驅逐到狹長的袋形陣地內，遭受被殲滅的命運，前後不過一星期工夫，美軍就完全佔有了狄寧島。當關島和狄寧島激戰方酣的時候，羅斯福總統曾偕同他的參謀長李希海軍上將到夏威夷，在夏威夷逗留了三天，視察軍事設備，並舉行軍事會議，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將軍，第三艦隊總司令海爾賽將軍都應召與會，商討太平洋的戰局。會議告終後，羅斯福總統對報界說，他和邱吉爾首相所主張的無條件投降，對於德國和日本同樣適用，毫不寬宥。不過對於會議的結果則避不洩露，只說會議乃討論新進攻計劃，至於何時可望實現，則未提及。這時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制海權和制空權都已被剝奪，所以被迫只好在太平洋方面採取守勢，而以全力進攻中國大陸，企圖在太平洋上未完全失敗前先行解決中國戰事，然後轉兵與美國決戰。當五月底六月初豫西戰鬥方殷，平漢路通而又斷的時候，日寇便在武漢區域集中兵力，繼續發動湘北戰事，企圖打通粵漢路，這是日寇自常德會戰後在湘北的第五

次蠢動其計劃之周，兵力之大，爲過去湘北四次戰鬥所未有。日寇出動的兵力在十一個師團以上，這還是番號業已判明的，其他番號不明的還有六至七萬人，至少共約二十二萬人，發動攻勢的正面達五百里，初期攻勢，等於湘北第三次大戰，鄂西大戰及常德大戰的總和。日寇因爲過去長沙三次會戰的失敗，都在於孤軍深入，自陷於掛形，所以這次他變更了戰略，以湘北爲主力，而以鄂南鄂西爲左右兩翼。鄂南方面，崇陽之敵於五月二十五日晚分向崇陽南約二十五里的青山鋪及崇陽西南約四十里的桂口市進犯，進攻青山鋪之敵，被我阻止於中堡、小沙坪之線，敵曾數度進撲，均爲我擊退。攻桂口市之敵，於二十七日午侵入桂口市，並增加援兵，續向通城進犯，與我軍在通城北的大沙坪附近激戰後，二十八日晚侵至城郊附近，在敵空軍轟炸掩護下，於二十九日午後侵入城垣，續分兩路向南進犯，一路爲我阻止於通城西南九岑東南地區。一路與我軍激戰於通城東南麥市以南地區，於三十日午後侵入麥市，續分兩股向麥市西南的天岳關及麥市東南的路口北進犯。當敵由崇陽進犯通城時，另有敵二股由羊樓司方面南向通城西的北港、魯家橋進犯，於二十九日午後侵至新牆河東端北岸的黃岸市、月田一帶，與由通城侵至天岳關之敵會合於平江北偏東約六十里的南江橋，繼續南犯，於六月一日晚侵陷平江，遂與由湘北進犯的敵主力在平江西南地區會合。其由麥市東南的路口北進犯的敵軍，於五月三十一日晚侵至平江東約六十里的長壽街及長壽街東北的龍門廠對岸以北附近，這兩地都在汨羅江東端北岸。六月一日晚，長壽街對岸的敵軍，

強渡汨羅江南犯，與我軍激戰於長壽街南起馬坳附近地區，三日，敵復分爲二股，企圖偷越瀏陽東北的東門市，官渡市以北高地，經我軍迎頭猛擊，將敵阻止於山北隘路之內，敵會數度增援進撲，均被我軍強烈火力所制壓，未能獲逞，迄六日尙與我軍在達澧市、香爐山一線激戰，鄂西方面，敵軍集中於華容、石首、藕池口、彌陀寺等地，於五月二十七日向南縣東北的宋家咀、迄藕池口西南的茅草街之線進犯，二十八日晚，敵一路由梅田湖進犯南縣，於三十日陷南縣城。一路經江波渡西犯南縣西北的官塘，於六月二日向西南犯頭上。另一路侵至南縣以南地區，續向三仙湖、青魚咀進犯。藕池口西北之敵，亦於二十八日晨經由柘口，西犯公安，於三十日傍晚將公安攻陷，續由公安以南孟家溪西犯，被我軍阻止於公安西南二十五里的牛浪湖以東地區。彌陀寺的敵軍也於二十八日西經沙道觀，強渡虎渡西河，繼續西犯，與我軍對戰於公安西北的麻城壩附近地區。公安以北的米積台，由彌陀寺侵來敵一股，續向公安西北津渡進犯，同時公安北澆市之敵西經采穴，於二十九日晚侵至松滋河新江口對岸，企圖渡犯新江口，均爲我軍阻止於松滋河東岸。侵至南縣西北及西南地區的敵軍，於三十日晨分四路由三汊河、白粉咀、仁安院、白蚌口向安鄉北東南三面圍犯，同時敵便衣隊一部乘隙竄至安鄉城郊擾亂。我守備安鄉部隊當與各路來犯敵展開激戰，三十一日晨，敵侵至安鄉城郊，續向城垣猛撲，於六月一日午侵入安鄉城內。二日午，敵軍在其飛機及砲兵掩護下，向西強渡大鯨口，續向羌口進犯，我軍奮力阻擊，激戰至晚，敵攻勢頓挫，我乘勢向敵衝殺，敵不支，被迫

向安鄉敗退，我軍跟蹤猛追，於三日晚攻入安鄉城內，在巷戰中將敵軍擊斃擊傷甚衆。南縣以南的敵軍，分爲兩股，經白蚌口、三仙湖，於五月三十一日晨侵至安鄉南的酉港與沅江北的草尾市，六月一日，續向漢壽東北約三十里的鴨子港南犯，被我軍阻止。我軍於三日拂曉向敵反攻，敵死傷數百，被迫後退，我軍當將鴨子港攻克，續向鴨子港東毛家舖一帶之敵猛攻。同時我鄂西湖北各路大軍對敵全線反攻也告開始，我攻克安鄉部隊續行向東攻擊前進，四日攻抵南縣西南地區，與據南縣頑抗的敵軍經五天的血戰，於九日午攻入南縣城內，經過激烈巷戰後，將南縣攻克，我攻克漢壽東北鴨子港的部隊，繼續向北猛進，攻達酉港地區，我松滋河沿岸部隊亦於四日晨將松滋河東岸頑抗的敵軍悉予擊潰，殘敵向東慌亂逃竄，我軍跟蹤追擊，越過公安以北的沙道觀、米積台之線，我另一強力部隊則逕向公安攻擊，敵軍據城頑抗，激戰至五日午，我軍終於擊破敵之抵抗，將公安城完全克復，殘敵東向藕池口方面潰竄。我各路大軍仍一齊協力繼續向敵猛烈追擊，將安鄉、公安、迄松滋河東岸虎渡河西岸殘存的敵軍悉予掃蕩，完全恢復五月二十九日以前的態勢。日寇左右兩翼的攻勢，目的在於掩護湖北正面的主力突進，這時他的左右兩翼雖先後被我軍阻遏折斷，但他的主力却在湖北正面獲得了很大的進展。日寇主力的南擾路線，也分三路，正面沿粵漢路南下，左翼陷平江、越瀏陽、迂迴株州、醴陵，右翼則在洞庭湖登陸。正面岳陽臨湘一帶的敵軍，增集部隊，於五月二十七日晚十一時開始蠢動，分四股由新牆河北岸強渡新牆河，向新牆東西地區進犯，我第二

十軍楊漢城部奮勇阻擊，於新牆河畔展開激戰。敵增援後，續行向我進撲，迄至二十八日傍晚，仍被我阻止於新牆以南約二十五里的黃沙街附近地區，戰鬥極烈。新牆以東的潼溪街、楊林街，及東南的關王橋各附近，均發現敵便衣隊擾亂，我立予分別搜捕，將其消滅大半。洞庭湖、岳陽湖面，敵汽艇多艘，滿載敵軍，於二十九日晨駛至湘陰以北青泥港，營田一帶強行登陸，當日午後，侵至汨羅以約七里的河夾塘，三十日強渡汨羅江，向東南進犯，我三十七軍羅奇部奮力阻擊，於汨羅江南岸、眠羊山一帶江畔展開激戰。渡犯新牆河南岸的敵軍，續有後援部隊增加，由二十八日晚迄三十日午，我與敵在黃沙街以南約十里迄三江口，關王橋之線反復衝殺，雙方傷亡均重。午後敵機復飛至前線轟炸，掩護其地面部隊進撲，戰事遂益趨激烈。戰事於三十日晚移至汨羅江北岸、涇口、長樂街、新市、迄南港橋之線，敵軍在他的飛機輪番轟炸助戰下，不斷向我衝撲，戰事至為激烈，三十一日自晨至晚，戰事整日未止。六月一日晨，汨羅江北岸的長樂街被敵攻陷，午後敵在其猛烈砲火掩護下，續由長樂街及新市對岸強渡汨羅江，我軍奮力阻擊，即於南岸江畔展開激戰。其由河夾塘渡過汨羅江南岸的敵軍，續行向東進犯，與侵至南港橋之敵會合，於三十一日會犯歸義，我軍與敵反復搏戰，歸義數得數失，雙方傷亡均重，至六月二日晨，我仍將歸義攻克，敵被迫向東敗竄，旋得新市對岸渡至汨羅江南岸敵軍的救援，會合於新市附近，當即與由平江向西南進犯各路敵軍在猛烈砲火掩護下，由晨至晚，不斷向我猛撲，我軍奮勇拚戰，每於敵軍撲到陣地以前時，就用強烈火力將牠制壓，

隨即以白刃向他衝殺，屢進屢退，互有出入，整日搏鬥，激烈異常。戰事由二日晚至三日晚，益爲猛烈，在橫斜約百里的戰場地面，雙方砲聲、槍聲和喊殺聲混成一片。敵每於進攻一地不逞時，就以密集隊形向我衝撲，我則以交叉火力向敵痛擊，使敵屢撲屢創，有時爲爭奪一高地，我與敵反復衝殺，常達五六次，戰場敵軍遺屍，到處均有堆積，我軍犧牲亦衆。迄四日晨，我仍將敵阻遏於新市南的沙基市，長樂街南的長岑，平江西的南陽廟、壘江舖，平江西南的蒲塘、平江南的花橋之線附近。當日由晨至午，敵軍向我全線不斷猛撲，均爲我軍奮勇反擊所阻止，午後敵以二股由新市以南地區鑽隙突擊，一股侵至新市西南三十二里的新開市附近，當被我軍擊退，一股繞至新市南約五十四里的栗橋附近，經我軍猛擊，敵死傷甚衆。同時河夾塘之敵，復經歸義沿鐵道舊址向大塘舖進犯，與我軍戰鬥甚烈，另敵便衣隊一部鑽隙繞至福臨舖，以東地區擾亂，被我軍搜捕殲滅殆盡。我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軍於四日特手令激勵三軍，把握戰機，忠勇戰鬥，誓滅倭寇，毋使生還，其中最警關的幾句話是：「須知我不殺敵，敵必殺我，我不畏敵，敵必畏我，中華民族成敗興亡，在此一戰，願與我袍澤共勉之。」六月五日，長沙的保衛戰在東北外圍距城約七十里地區揭開序幕。汨羅江南岸及平江方面的敵軍，於陸續增加到大量後援部隊後，四日晚分五路向南猛撲，至五日傍晚，侵至沙市街、路口、麻林市、新洋橋，以迄長沙以北粵漢鐵路舊址白沙之線，我軍均抱定拚死決心，各對來犯之敵奮勇迎擊。六日自晨至晚，戰事仍在原戰地猛烈進行，敵不斷以密集隊形向我陣地衝撲，均被我軍將

他制壓於陣地之前，予以痛擊，使他遭受重創而退去。曾有敵便衣隊一部，乘隙繞至長沙以東四十里的黃花市附近騷擾，當經我軍搜捕，將其全部殲滅。當日有美第十四航空隊的驅逐機及轟炸戰鬥機，在長沙外圍活動，殲敵數百名，毀敵驅逐機兩架，另有B 25式機一隊，襲白螺磯機場，投彈命中掩避區及修理廠。我驅逐機掃射長沙東北福臨鋪附近營房一處，死傷敵軍約七十五名。其後復沿河擊沉小型船隻數艘，並對沿岸樹下敵軍掃射，敵死傷數不詳。敵另一股於五日拂曉前，復向湘陰以北的營田強行登陸，我守備部隊力予堵擊，敵續增加後援，於六日南向湘陰進犯，在距城約二十里高峯台一帶地區展開惡戰，七日敵復由白沙方面增到大量援兵，分由東南北三面圍犯湘陰城垣，我軍喋血奮戰，苦鬥至八日午刻，敵援兵陸續湧至，我軍遂退出湘陰，繼續與敵作戰。沿粵漢線向南進撲的敵軍，與我激戰於撈刀河北岸鹽豐壩迄霞凝港之線。七日，長沙外圍由沙市街、白沙、以迄撈刀河北岸，在橫約七十里闊約四十里的地區內，我與敵竟日反復衝殺，戰况劇烈異常。八日由晨至午，戰事進行益烈，敵會數度以密集隊形，在猛烈砲火掩護下，向我衝撲，均經我軍奮勇反擊，受創而退，戰場敵遺屍堆積甚衆。午後，敵一股由撈刀河東端北岸的令家渡，渡過撈刀河南，向長沙東約六十里的永安市進撲，我軍堅強堵擊，敵屢撲屢創，卒不獲逞，遂折轉東向瀏陽西約四十里的洞陽市進犯，復被我軍阻止於洞陽市以西地帶，這一路敵軍，係敵向南突出深入部隊，經我軍猛烈衝殺，戰績甚爲良好。九日，撈刀河西端撈刀市對岸敵軍，整日以猛烈砲火向南轟擊，企圖掩護他的步兵

強渡，但經我軍制壓，未能獲逞。撈刀河北岸沿粵漢鐵路舊址迄金井、福臨鋪一帶的廣闊地域，到處都有搏戰，我斃傷敵甚衆，僅在金井附近一地，即發現敵屍體五百餘具。十日，撈刀河北岸敵在我制壓下，仍無進展，其由撈刀河東端向南突出深入永安市地帶的敵軍，已感其勢孤立，乃急調兵增援。十日由晨至晚，續向洞陽市以西及永安市西南地區不斷猛撲，企圖延伸他的戰地，我軍奮勇堵擊，數經搏戰，仍將敵制壓於原戰地，使他未能獲得進展。敵以受阻於長沙東北外圍，乃以一股兵力由洞庭湖南向湘陰西北的蘆林潭登陸，於十日經喬口，向長沙西北外圍距城約七十里的靖港進犯。同日晨，敵汽艇二十四艘，滿載敵軍，駛至霞凝港以北距城約五十里的江面，向湘江西岸的白沙洲登陸，恰巧爲我軍助戰的美機發現，當將其炸沉二十三艘，所載敵軍大都沉屍江中，剩下來的二艘登陸的敵軍，則被我軍圍殲殆盡。十一日，我仍將敵阻遏於靖港附近地區，敵曾以數小股便衣部隊鑽隙向岳麓山北的谷山山麓擾亂，均經我軍予以掃數殲滅。北面敵曾數度企圖由撈刀市對岸強渡撈刀河西端，均未獲逞。東面永安市一帶的敵軍，西經黃花市向西猛撲，並有敵一股突至長沙東約二十里的東山渡附近，企圖強渡瀏陽河，當被我軍將其逐退。敵爲支援該方面的作戰，乃由撈刀河中流北岸赤石河附近強渡撈刀河，我軍猛烈阻擊，戰鬥甚烈。十二日，長沙東面黃花市一帶之敵，與由赤石河渡過撈刀河南岸之敵，續分數股，企圖向東屯渡、榔梨市、東山渡等地強渡撈刀河，均被我軍將其逐退。並使敵遭受相當創傷。北面撈刀市對岸的敵軍，因南犯被阻，無法進展，轉由霞凝港

強渡湘江，向長沙西北四十里的烏山進犯，我軍力予堵擊，將敵擊斃三四百。我空軍復不斷飛臨前線，協同地面部隊打擊敵人，我地面部隊得空軍的助力，對敵衝殺益猛。侵至靖港附近之敵，於增援後，繼續向南進撲，我軍浴血堵擊，仍將敵遏阻於瀉水北岸。十三日，東面撈刀河南岸黃花市一帶之敵，復以全力向東屯渡、榔梨市、東山渡等地，強渡瀏陽河，經我軍阻止於西岸河畔。侵至永安市一帶之敵，亦於同時南向湘陰港、小埠港、鎮頭市等處，圖渡瀏陽河，被我軍猛烈火力制壓，未能得逞。至由霞凝港渡湘江犯烏山之敵，經我軍奮勇反擊，敵攻勢已遭受極大的挫折，其人員與裝備所受創傷亦頗重。十三日晚，敵復由霞凝港續向湘江西岸渡過部隊甚衆，以一股強大兵力向長沙西北約二十里的谷山進犯，我軍竭力阻擊，與敵展開激戰，敵另以小股便衣隊鑽隙向岳麓山麓擾亂，被我悉數掃殲。十四日晚，敵復將其後面所控制的機動兵團，盡量調增到前線戰場，分由東山渡及谷山附近，開始向長沙東南近郊的黃土嶺、岳麓山、北麓的紡紗廠、望城坡進犯，經我步砲兵的協同迎擊，經過數小時的激戰，各股來犯敵均被我悉數逐退，並使敵遭受極大的損傷，城郊附近仍幽靜如故，城內亦安謐如常。長沙外圍戰事自六月五日展開序幕以來，至十四日晚，爲時已歷十日，猛烈的戰鬥始終沒有片刻的停止，我忠勇官兵與來犯敵軍的強大兵力拚鬥於外圍地區，經過無數次的反復衝殺，使敵蒙受重大損傷，但我軍亦犧牲甚重，疆場血染的陳跡，均爲我軍所獲之無上光榮。戰事發展至此，遂由長沙的外圍戰而進至城郊戰。當長沙外圍戰事猛烈進行的時期，日寇掩護主力突進

的左右兩翼，也同時進展，企圖以鉗形運動合圍長沙。左翼方面，敵軍由平江南犯瀏陽，分兵兩路：一路於六月七日由達濟市侵至瀏陽東北四十里的古港市附近，被我軍阻遏於隘路內，猛烈堵擊。經三日激戰，我軍於九日午將古港市攻克，敵遺棄屍體及裝備與給養甚多，殘敵仍據古港布以東的隘路頑抗。十日，我軍續將敵擊斃七八百，十一、十二兩日繼續猛擊，頗有進展，敵始終無從。由古港市進犯瀏陽。另一路敵於七日侵至瀏陽北約五十里的山田、洞庭灘附近，我軍奮勇阻擊，敵一再衝撲，均被擊退。至十日，始由洞庭灘一帶侵至距瀏陽城約三十五里的高昇橋附近，圖與城東北敵會犯瀏陽。十一日，我軍將山田攻克，擊斃敵頗衆。敵於十二日調兵增援，進至距瀏陽城約二十里的道吾山、焦溪嶺以北之線，被我阻擊，敵屢撲屢創。十三日由晨至晚，敵自道吾山以北迄高昇橋一帶，不斷向我陣地衝撲，均被我軍將其制壓於我陣地之前，予以痛擊，使其受創而退，敵陳屍於我陣地之前，壘壘皆是。敵以東西兩面受挫，乃向南突擊，由官渡市一帶向南突出深入，復被我阻止於瀏陽東南三十五里至五十里淶水上游北岸的大瑤鋪、澄潭口以北地帶。敵爲支援這一股軍隊作戰，另以一股向澄潭口以東的文家市突擊，經我軍迎頭猛擊，在文家市西北山地惡戰竟日，雙方傷亡均重。至十五日，我軍終於獲得勝利，該股殘敵，勢呈不支，被迫敗退。大瑤鋪的敵軍，於十四日拂曉前，企圖南渡淶水，被我軍制壓，未能獲逞，於是轉沿瀏醴公路向西南進犯，至十五日晨侵至醴陵東北約五十里的白兔潭以北地區，我五十八軍魯道源部力予阻擊，展開激戰，另敵一股於同時由瀏陽河北岸

永安市南向普蹟市強渡瀏陽河，續行南犯，被我軍阻止於醴陵北約五十里的官莊以北地帶，敵曾數度向我軍猛撲，企圖突破我防線，均經我軍擊退。迄十七日，敵仍被我制壓於官莊附近及白兔潭以南地區。醴陵城西，侵至姚家壩附近之敵，繼續南犯，經我軍力予阻擊，激戰於距城約三十里的流碧橋附近地帶。城東北敵一股，於十八日經由普蹟市南向醴陵城東約二十五里的老關進犯，與我軍戰鬥激烈。十九日，敵便衣隊一部，鑽隙繞至醴陵城南地區擾亂，當經我軍捕殲殆盡。二十日，醴陵東北之敵，在飛機大砲掩護下，侵入城垣，我守軍與敵作慘烈巷戰後，遂退出醴陵，在城南繼續與敵搏戰。當敵由永安市南向普蹟市渡瀏陽河犯醴陵時，永安市一帶之敵，亦於十四日晨，復行南向團頭河等處強渡瀏陽河，分向株州西北約三十六里的易家灣，與株州北約二十里的龍頭舖進犯，當被我軍擊退。午後敵續增援來犯，經我軍阻擊，敵無法進展，十五日晨，乃繞向株州以東約二十里的白關舖進犯，午後敵便衣隊一部，鑽隙突至株州東南地區擾亂，當經我軍搜捕，將其殲滅殆盡。白關舖附近敵，增加援兵後，十六日續分兩股進犯，一股沿粵漢鐵路線犯姚家壩，一股向南犯淶口東北約二十五里的關王廟，與我軍激戰甚烈。犯株州敵於十六日拂曉前侵入城垣，繼續向南進犯，經我軍竭力堵擊，將敵遏阻於淶水北岸附近地區，淶口市仍由我軍固守。十七日晚有敵一股企圖偷渡淶水，當被我軍擊退。十八日拂曉前，敵復以一股由淶口以東的石亭對岸偷渡，於二十日侵入淶口，當晚向南強渡淶水向我進撲，我軍力予阻擊，與敵激戰於昭陵至石橋舖之線以北地區。被我阻止

於株州西北易家灣附近之敵，迄無進展，乃以便衣隊組成數小股，鑽隙突至湘江東岸湘潭對岸約十餘里地區擾亂，我軍立即派隊搜捕，當將其大部殲滅。易家灣敵見擾亂之計不逞，乃於十六日強渡湘江至西岸，向南進撲，十七日晚侵入湘潭城垣，我第二十六軍丁治磐部會與敵在湘潭城內作慘烈巷戰，最後始被迫退出。這時戰事已深入至長沙和瀏陽以南地區，但長沙和瀏陽仍在我青天白日旗幟飄揚下，雄峙無恙。瀏陽的守城部隊，爲第四十四軍王澤濬部，城西北敵一再增援向我軍進撲，迄至十五日，仍被我遏阻於距城十餘里的太和舖附近之線。十五日晚，敵續向瀏陽城垣猛撲，突入城內，我軍當與敵展開猛烈巷戰，搏鬥至十六日晨，雙方死亡均慘重，其後敵援軍陸續湧至，我軍於苦戰後，始撤出城外。以上是敵左翼方面鉗形攻勢的展開，至二十日止，日寇已由瀏陽醴陵株州湘潭，完成了弧形的包圍長沙態勢。至於右翼方面，洞庭湖敵軍於六月初即不斷蠢動，屢次企圖在安鄉以南的南咀市登陸，均被我軍擊退，至六月三日，敵增加援兵後，由南咀市續行南向沅江西北赤山島進犯，我沅江守軍第九十九軍梁漢明部與敵激戰一晝夜，至五日拂曉，敵遂陷沅江城，我軍退往益陽，續與敵血戰。當沅江激戰時，敵復以艦艇數十艘，滿載敵軍，向益陽以北的橫龍橋強行登陸，我軍奮勇堵擊，戰鬥極爲劇烈。五日，敵增援後，繼續南向益陽進犯，被我軍遏阻於土橋馬公舖地區，敵無何進展。八日，敵增加援兵，戰鬥更爲劇烈，我與敵在益陽城北楓林橋一帶反復搏鬥，迄晚未已。另敵一股由沅江向東南進犯，與我軍激戰於距城四里的北湖口一帶，旋敵增援一部，續向湘

江方面進撲，當被我軍阻止於沅江東約六十里的白馬寺以西地區。益陽城北敵一股於九日由橫龍橋向西延展約十里，與我軍對戰於益陽西北約三十里的南江鋪附近，一股向東南於同日侵至益陽以東約二十里處的資江南岸蘭溪，至晚敵一股由北會侵至益陽城郊，當被我軍逐退。十一日午，城北敵復向城郊進撲，仍被我擊退，入晚以後，城東蘭溪一帶敵，又以兩股向城南約十里地區進犯，我軍奮勇迎戰，戰至十二日午，敵一部突入益陽東門，我軍喋血堵擊，展開極慘烈的巷戰，迄十三日晨，戰事仍繼續未已，梁漢明軍長乃命生力軍一部入城增援，對突入東門內的敵軍施行強烈反擊，復經三小時的巷戰，至十三日晨八時，遂將頑敵悉數逐出，敵遺棄於街市內的屍體與裝備甚衆，益陽城仍雄峙無恙。城北我軍亦於同時向敵反擊，擊破敵之頑抗，向前進展十餘里。城南我軍於同日晚先後將三里橋、七里橋攻克。益陽以東資水南岸蘭溪敵，續有後援增到，惟以西犯受挫，乃分數股，於十三日晚轉向寧鄉進犯，我軍分路迎擊。在寧鄉城東北約三十里迄西北約五十里之線與敵展開激戰，至十四日晨仍繼續未已。另敵一股向寧鄉以北約五十里的滄水鋪進犯，至十四日傍晚，進至距寧鄉城約三十里之線，被我軍遏阻，復由東西兩翼伸延，企圖以包圍態勢圍犯寧鄉，但仍爲我軍阻止於寧鄉西的迴龍鋪及寧鄉東的白箬鋪以北地區。十五日晨，侵至衡龍橋附近敵，繼續向南猛撲，曾一度侵入寧鄉城北門內，我防守寧鄉的七十九軍王甲本部奮勇堵擊，經過六小時的激烈巷戰，將敵殲滅大半，殘敵被迫向衡龍橋敗退，城內秩序恢復如常。其侵至城西迴龍鋪附近敵，於

同日向南強渡瀉水，當被我軍於河畔將其擊斃數百城東我軍將敵制壓於距城約三十里的苑江橋附近，敵屢撲不逞。侵入寧鄉城北門內的敵軍被我逐退後，敵急由蘭溪及寧鄉東北雙江口增來援兵，於十六日拂曉復由東北兩門突入城內，慘烈巷戰隨即展開，至十七日，城內四分之三仍在我手，敵不斷衝撲，我亦不斷反擊。彼此均有死傷。十八日，巷戰仍烈，我與敵逐屋爭奪，以刺刀搏戰，雙方傷亡均重。激戰至十九日晨，敵大部被我殲滅，殘敵爲我悉數逐出，斃敵共達千餘，戰鬥的激烈於此可見。寧鄉城西我軍於十七日午後四時將迴龍鋪攻克，續行對敵猛攻，將敵壓迫至寧鄉西南約十餘里地區，予以包圍，敵曾數度企圖突圍，均被我軍阻止，經圍殲至十八日午，斃傷敵千餘，殘敵仍據瀉水北岸頑抗，我軍續行猛攻，將敵分別擊潰，擊斃敵軍甚衆，生俘二十餘名，迄晚，瀉水北岸地區已全部肅清。寧鄉城北我軍於十八日上午十時攻克菁華鋪，斃傷敵五百餘，生俘七名。寧鄉城東地區之敵，與由雙江口侵來之敵一股會合，向寧鄉東南地區進犯，二十日，得由岳麓山方面增來的援兵，續行南向湘鄉北約七十里的太平橋、石壩市進犯，與由湘潭西犯敵圍犯湘鄉。湘鄉縣城在敵圍犯之下，於二十一日晨陷於敵手。於是長沙遂形成前後切斷，四面被圍的不利態勢了。

第七十八回 失長沙張德能正法 守衡陽方先覺被俘

却說我軍戍守長沙城防的部隊，爲全國聞名的「鐵軍」第四軍，軍長張德能，原係第五十九師師長，因功繼歐震將軍而擢升的，能文善戰。當時以一零二師陳偉光部及五十九師林賢察部戍守長沙，而以第九十師陳侃守備岳麓山。長沙外圍雖已展開激戰，可是城內還是安靜如恆，不過因爲人民都已早經疏散的緣故，街上冷清清的，白天都見不到人影，長沙以往疏散，有些人家大部分離開，可是還留一兩個人守住房屋，把前後門用磚砌起來，等到戰事結束，他們還是安然的出來做生意。可是這一次，爲了澈底疏散，以免影響作戰，特在疏散完畢後的兩天，再施行總檢查，每一家房屋都由部隊打開來看，如發現有人，立即強他離境。因此街上肅靜無聲。街口上許多士兵在沉默的工作，他們把房屋裏的傢俱搬許多出來橫放在街心，當做鹿砦使用，又在鹿砦之內，在地下斜豎一排直徑五六寸粗的樹條作柵欄，然後在後面建築礮堡和陣地。士兵冒着炎熱，滿身是汗的工作。在中山路、東長路、中正路、南正路、八角亭等主要地帶，堅固的堡壘都建立了起來，一個聯接着一個。街上沒有逛馬路的紅男綠女，代之的都是些雄糾糾氣昂昂全副武裝短褲草鞋的壯士。幾家南貨店存留的糖菓，成了士兵們的點心。其他民生日用必需品，商店的油鹽柴米，也全部存留市內，以爲保衛長沙的戰士之需。街與街之間，已不能暢所欲言，如要通過，須得由這個屋裏鑽進去，再由那個屋

裏轉出來。北門湘雅路一帶，情形也是如此，湘雅醫院裏沒有一個人，不過許多設備都還排列整齊，沒有運走，就是駐在聖經學校裏的英國紅十字會醫院，也是如此，留下了許多器材。六月十五日起，長沙城東南郊外附近及岳麓山北麓，兩面整日都有極激烈的戰鬥，由晨至晚，敵軍不斷在他的砲火掩護下向我陣地衝撲，均被我軍將他制壓於陣地之前，向他猛烈痛擊。我砲兵協同步兵作戰，發揮威力，迭使敵軍遭受重創而退。入晚以後，戰鬥仍在激烈進行，長沙城內仍安靜如恆。北面我軍與敵隔撈刀河對戰，陣地也無變化。十六日，長沙城東南近郊及岳麓山北麓戰鬥均激烈異常，尤以黃士嶺、望城坡兩地爲最，來犯之敵，其勢甚猛，我軍與敵竟日衝殺，反復搏鬥，由晨至晚，無片刻的休止，雙方傷亡均重。這天午後，敵機十八架飛來，圖支援他地面部隊的作戰，因我軍與敵搏戰成一團，敵機竟無法施行他的轟炸技倆，惟向我後方濫肆轟炸，僅使我民衆建築物略有損失。至十七日晨，我軍仍將敵制壓於陣地以外的地區。不久，最猛烈的惡戰便告展開，湘江東岸敵向城郊進行窮兇極惡的攻勢，兵力至少在五萬人以上，並不斷分向黃士嶺、妙高峯及瀏陽門附近等處衝撲，企圖突破我陣地。我忠勇官兵，接受賦予保衛長沙的神聖使命，盡量發揮殺敵決心，每於敵軍撲至陣地之前，就潮湧而出，向敵衝擊，以白刃及手榴彈與敵反復搏鬥，使醜虜兇骸迭被摧折。我砲兵協同作戰，收效甚偉，惡戰至十八日晨，雙方傷亡均極慘重，惟我軍陣地仍屹然未動，長沙城仍雄峙無恙。湘江西岸敵也於同時向岳麓山北麓發動猛烈攻勢，另有敵一股繞向西麓進犯，我軍奮勇堵擊，在望城坡、

紡紗廠及桃花山等地往返衝殺，激烈情況，不亞於湘江東岸的戰鬥，我軍始終將敵阻止於陣地以外，並使敵蒙受極大的創傷。十八日由晨至午，敵復以全力不斷向我陣地衝撲，我全體忠勇官兵，奮勇迎戰，分於各面與優勢來犯之敵，反復衝殺，白刃搏鬥，寸土尺地，均必發揮殺敵的決心，與敵爭奪。至十八日午，經過約三十六小時空前的惡戰，敵遺棄屍體與裝備於我陣地之前，到處均有堆積，尤以長沙東南近郊乾塘坡、爛泥冲、侯家壩，及城東近郊四方塘、周家灣，以及岳麓山、西麓的梅溪灘、岳麓山北麓的七里營、雙塘坳等處附近為最多。這時防守岳麓山的第九十師陳侃部兵力單薄，一再乞援，張德能親率兩團渡江應援，尙未竣事，敵復於午後使用他所有的砲火，向城內轟擊，掩護其步兵向城內猛撲，敵機更不斷濫施轟炸，若干建築物被引起大火焚燒，我防守長沙的五十九師林賢、察部及一零二師陳偉光部軍心動搖，敵軍乘勢猛攻，我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王耀武，率第七十三軍彭位仁，第七十四軍施中誠，第一百軍李天霞，由湘西趕來策應，終以遠水莫救近火，長沙業已淪陷敵手。戰後軍事委員會雖伸張軍紀，於重慶將張德能正法，但這以千萬人的頭顱熱血，保衛三次的長沙名城，終於六月十九日淪陷敵手。長沙淪陷後的第二天，長沙東面的醴陵也告陷落，醴陵以西淶水南岸的敵軍，於二十一日分兩股由南進撲，一股被我軍遏阻於朱亭東北地區，一股沿粵漢線突至衡山東北約二十五里的石灣附近，二十二日，淶水南岸敵續行向南進撲，我軍與敵在石灣、黃龍橋之線激戰後，敵逐漸進至雷溪市、吳集附近，於二十四日午後強渡淶水，續向衡陽東北約

二十里的茶山坳，衡陽東約三十里的泉溪市猛撲，至晚，敵一股由泉溪市附近向西強渡耒河，犯衡陽東約十二里湘江東岸的五馬歸槽，於是衡陽的外圍戰遂在東北方猛烈地展開。衡陽於六月初就頒佈了戰時令，規定各娛樂場所及公共場所均停止營業，青年會電影院首先因電機損壞宣告停業，其他各戲院也相繼關了門。接着疏散便成了全市人民的中心工作，幾家報社，全部武裝起來，他們是敏感的，也是沉着的，一致作着周密的準備，以便在必要時遷移，同時更擬定了發行「戰地版」的計劃，以配合這偉大的戰爭。守軍在民衆協助之下，晝夜不息的趕築工事，在郊外佈置着深邃的陷阱，在陷阱後再造成環繞全城的壕溝，務使衡陽城成爲一個牢不可破的堅固堡壘。防守衡陽的我軍爲第十軍方先覺將軍所部，第十軍有「泰山軍」之稱，軍長原爲李玉堂將軍，方先覺將軍則爲第十軍預備第十師師長，因長沙第三次會戰，第十軍孤軍獨守，共戰五晝夜，殲敵萬餘，使抗戰形勢爲之改觀，李玉堂將軍因功昇任二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方先覺將軍遂昇任第十軍軍長。方將軍手下有五員虎將：卽容、葛先才、周慶祥、饒少偉等四位師長，和孫鳴玉參謀長，連同方將軍共是六員虎將。衡陽爲綏粵漢路和湘桂路的樞紐，地位非常重要，第十軍奉命堅守，當敵軍的前鋒尚未接近衡陽時，早已佈置好了堅強的工事，把衡陽防衛得宛似銅牆鐵壁一樣。日寇進攻衡陽，有雙重的計劃：第一是打擊我野戰軍，破壞粵漢路和湘桂路沿線的空軍基地，減少中美空軍對日本本土的威脅；第二是打通粵漢、湘桂二鐵路，完成他夢想中的「大陸交通線」。我軍防守湘江東

岸的，爲容有略，饒少偉兩師軍隊，敵軍到達衡陽外圍時，滿擬一衝而入，不料在湘江東岸遭遇我軍堅強抵抗，犧牲慘重，敵軍見勢不佳，急忙抽調重兵，分路而進，將我軍團圍困，我軍在湘江東岸苦戰五晝夜，敵軍越來越多，砲火越打越密，饒二師長以任務完成，再守下去徒作無謂的犧牲，遂率領部隊撤回衡陽城內，不遺一彈，毫無損失。這時佔據粵漢鐵路東火車站與飛機場的敵軍，不斷用橡皮船和木筏，由衡陽東北兩面強渡湘江，企圖進犯衡陽，每次偷渡，均被我江防守軍擊退。碧綠無波的湘江，竟成爲我守軍天然的堡壘，使敵軍無從渡越。不料從湘潭、湘鄉陸路南下的敵軍，由泉溪市到東陽渡一線渡過湘江與耒河，進據衡陽郊外工業區的黃茶嶺，西火車站，向望城坳環攻，衡陽西北的敵軍遂和湘江東岸敵軍相呼應，對衡陽造成東、西、北三面包圍的形勢。不斷用飛機轟炸，並投擲毒氣彈，用大砲轟擊，並放射硫磺彈，掩護步兵晝夜環攻，傾全力爭奪衡陽的核心五桂嶺和天馬山。我軍並未用主力和敵人激戰，僅就警戒陣地，作防衛式的抵抗，結果竟大挫敵鋒，擊斃敵第六十八師團長佐久間中將，參謀長原氏真三郎大佐於黃茶嶺，經敵衝撲多次的五桂嶺、天馬山等高地，不僅雄峙無恙，且使敵屍縱橫山麓，攻勢頓挫。另一方面，在西火車站和汽車西站到衡寶公路一線，也發生着猛烈的戰事，葛先才師長率領所部，親冒毒氣，向前衝擊，收復張家山陣地，政府特頒給青天白日勳章嘉獎，並記大功一次，其他關於參加該役作戰的各連排班長，亦各給忠勇勳章一枚，各紀功一次。防守草橋以北來雁峯附近的，是常德會戰時鑽進德山克敵制勝的周慶祥師長，這一

師軍隊是長沙三次會戰時固守核心陣地的一支勁旅，周慶祥師長且因保衛長沙作戰有功得政府四等寶鼎勳章。這次又在衡陽繼續發揮他們過去的光榮，給予敵人以慘重的打擊。七月十三日，周師長親率所部肅清突入衡陽郊區新街我陣地的敵軍，使戰局轉危爲安，政府亦頒給青天白日勳章嘉獎。從七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七日，這二十一天內，敵軍晝伏夜出，一到夜裏，敵軍便分組更換，向衡陽環攻，攻擊的重心，仍是五桂嶺與天馬山等高地。白天因爲中美空軍的威力遠在敵機以上，所以敵機不敢出現，一到夜裏，敵機便來偷襲，向我軍陣地濫投燃燒彈，引起大火，並向紅十字會醫院投彈，把我數千個重傷士兵活活燒死。敵機來空襲時，還散發大批傳單，讚揚我第十軍能征善戰，要求第十軍停止抵抗。我衡陽守軍，日間在中美空軍的轟炸敵陣下，發動向敵陣進擊，夜裏則堅守陣地，不眠不息。軍長師長都在火線附近指揮，與士兵同甘共苦生死，有時講講故事，唱唱歌，官長與士兵情感非常融洽，鬥志因此格外堅強，有幾個士兵甚至雖然受傷，還不願意離開戰壕。在這被圍期間，我外線部隊，曾於七月十九日一度謀劃與核心部隊相呼應，以夾擊敵寇，最近一路爲北面的趙錫同部，有二十多個敢死隊已衝至易廟，我衡陽守軍也派兵殺出迎接，可惜其他各面援軍未能如期到達，以致敵寇得以從容抽兵堵缺，而使功敗垂成。自七月二十八日起，敵寇調集湘江兩岸可以抽調的兵力，集中在衡陽我軍陣地的外圍，發動最猛烈的攻勢，前仆後繼，不分晝夜，向衡陽西南北三面進撲，敵屍堆積如山，而敵衝鋒部隊仍攀屍前進。我軍當時都忍飢挨餓，誓死阻擊，準備與衡

陽共存亡，直至八月五日，我軍陣地仍舊毫無損壞。八月六日，是雙方打得最猛烈的一天，我軍各方面兵力因傷亡衆多，無不感覺兵力單薄的痛苦，向來不求救的周慶祥師長，這天也請求增預備隊了。但第十軍總部這時已經無兵可資調遣，因此方先覺軍長偕同孫鳴玉參謀長親赴周師長駐守的地點說：「我們兩個人來做全軍的預備隊。」周師長及各官兵聽了這話，非常感動，都咬緊牙關，準備死守到底。當天晚上，西門演武坪被敵軍五十餘人突入，某連長率領一連中僅餘的十九個士兵與敵肉搏死拚，結果敵軍只剩四人生還，某連長和他十九個忠勇的士兵也和陣地同歸於盡。八月七日，敵軍知我演武坪守軍實力薄弱，遂集中兵力向該據點猛攻，竟被突入五百餘人，這時的衡陽孤城，宛如暴風雨前的黃昏，城外火光燭天，夾着敵人的重砲聲，不斷的向城內轟擊，第十軍苦戰四十七天，一萬六千二百三十五名官兵，只剩下一千二百餘人，堵缺口，守壕塹，連勤務兵和雜役都上了陣，別無精兵可資調遣。當天晚上，守衛衡陽的方先覺軍長，致電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云：「敵人七日晨由北城突入以後，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爲最後一電，來生再見。職方先覺率參謀長孫鳴玉，師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同叩。」這通電報發出後，衡陽城內的大勢業已不支，官兵傷亡重大，突圍希望毫無，方先覺將軍想到只有報國一死，但他的左右擁抱着他，不讓他自己自殺，他不自禁地流下了淚。當衡陽戰事進入最緊張的階段，即將淪陷的前夕，美國新聞記者拉

迪克曾有一篇精彩的報告道：「當我準備離開衡陽的前一天晚上，我特地到第十軍司令部去訪坐鎮名城苦戰四十多天的方先覺將軍告別，經過衛兵嚴格的盤查之後，我進入指揮部的地下室，方將軍正在打電話，他揮手招呼我坐下。這時敵軍已迫近城郊，雙方都盡着最大的力量拚戰，砲聲隆隆，連地下室的牆壁也顫動不已，這個孤城陷在四面包圍之中，房屋連受敵寇的轟炸和砲擊，差不多已完全化為廢墟，守軍衝鋒陷陣，前仆後繼，已經犧牲過半，到處都橫臥着重傷的士兵。方將軍臉色蒼白，頭髮蓬鬆，眼睛裏充滿了血絲，嘴唇緊閉着，好像有許多話要對我說而一句也說不出來的樣子，表現着中國軍人堅忍不拔的氣概。他用簡單的語句指示前線作戰機宜，聲調肯定，毫不猶豫。他又回過頭來向參謀人員不斷的計議着，而且用鉛筆在紙上劃着某些特殊的符號。電話鈴突然狂響起來，同時，一聲猛烈的爆炸，震下了許多塵埃，但方將軍仍舊神色不變地聽着前線的報告，而且接連派兩個傳令兵出去。他咬緊牙齦說：「這一仗打得真兇，決戰是看來不可避免的，但瞧着吧，只要我方先覺還在，衡陽也在，就是敵人衝到了門口……」他指着地下室的進口處，拍着腰上的左輪槍說：「我的伙伴還有一顆子彈，他們就休想進來！」這時第十軍的實力已經消耗殆盡，殘餘的士卒也已筋疲力竭，但他們仍扼守名城，還擊敵寇，使敵人最精銳的關東軍死傷疊疊。「泰山軍」（第十軍的綽號）呵！真是名符其實！如果能獲得良好的軍備，敵寇那裏會攻到衡陽！但局勢顯然是無望了，我這非戰鬥員，不得不離開這個孤城。我把行期告訴方將軍後，方將軍說：「好的，

戰事的轉變不可知，不過我們活一天，就守一天，趁着那條小路還沒有截斷，你還是先離開這危險地帶好，我派一班人護送你。」我連忙阻止說：「不，將軍，你的好意使我非常感謝，不過在目前的情況下，每一個士兵都有他們重大的任務，不要因為我而減削你們的戰鬥力量，請給我一個領導就夠了。」方將軍點頭說：「那末再見了。拉迪克先生，這說不定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晤了。」我握着方將軍的手，不禁感情衝動地說：「再見了，你不好同我一齊撤退嗎？留着你寶貴的身體，可給敵人以更大的打擊呀！在這裏，你已經取得敵人極大的代價了。」方將軍搖搖頭，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緊的說：「謝謝你，我不奉到上峯的命令，我決不離開這裏。而且，我們從上海退下來，南京退下來，廣州退下來，武漢退下來。現在如果再退，就非一直退到西藏不可了。明知局勢已是危險，但我是中國的軍人，我已把生命交給國家，不成功，便成仁，中國的軍人沒有第三條路。」正當方將軍說話時，附近又是一陣猛烈的砲聲，宛似為將軍的壯語鼓掌，砲聲愈來愈近，空中隱約又傳來飛機聲，電話鈴又響了。方將軍亦誠地對我說：「請你告訴貴國及盟國人士，中國軍人為了打擊共同的敵人，什麼犧牲都在所不惜的。」他匆匆說完了這幾句話，馬上從參謀長手中接過電話聽筒，指揮前線的戰士。我深深向他一鞠躬，走出地下室，看見一隊滿身血污的援軍開往火線上去，我知道這是第十軍最後的一支兵力了，我默默地為這一隊英勇的士兵祝禱。當這篇報告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時候，衡陽已被敵軍突入，陷於混戰狀態。一夜的混戰在激烈進行着，到了八月八日的上午，苦戰四十七

天的第十軍高級軍官都聚集在衡陽中央銀行的掩蔽部裏，湘中的天氣相當悶熱，他們焦急着最後已無兵可用，正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有援軍打進來，中央銀行前面的警戒是比較周密的，後面却只有一個衛兵，他們正在焦急與希望，却不料四面已被突破核心防線的敵人包圍了。二十幾個敵寇，由中央銀行的後面衝進來，他們猝不及防，於是都被俘了。除了方先覺軍長和孫鳴玉參謀長以外，還有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等四個師長。他們被分別盤詰，押在城南黃茶嶺下歐家町的一座義大利天主教堂裏，教堂裏失掉了柔和的喚醒人們的鐘聲，代替的是遍地血腥。方將軍等就被囚禁在那裏，週遭是荷槍實彈的敵兵，在他們被俘的寂靜生活開始時，衡陽城裏的屠殺也正在開始，敵寇爲了報復起見，大規模地殘害第十軍苦戰四十七天剩留下來的同志和三千多個傷兵。敵第六十八師團長提三素蘭到天主教堂的時候，方先覺將軍就向他提出兩大要求：第一，應當遵守國際公法，不能對已經手無寸鐵的中國士兵加以殘害。第二，要第十軍的官兵死，應該讓他們死在衡陽，衡陽是第十軍的葬身地。但提三素蘭却拒絕了，可憐三千多個負傷的弟兄和剩留下來的同志，都被敵寇活活的燒死。在衡陽淪陷方先覺將軍等被俘的那天，他們給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電報，也在重慶及各地的報紙上刊登出來，看到的人無不痛哭流涕。重慶二十餘萬市民聯合簽名致敬，蔣委員長除特電加勉外，並命一五一師火速應援，反攻衡陽。一五一師中有一個美國聯絡軍官，曾把反攻衡陽的經過寫了一篇報告，內容如下：「整個反攻衡陽的

軍隊正在步行前進，在天線的邊緣，麥浪的陌野，拆毀了的陌路旁，破壞過的公路邊，可以看到無數行列的中國軍隊，在這勇毅而任重致遠的戰士行列間，還夾着藍色衣衫的中國農民，肩挑着軍需物品，雄偉地隨着軍隊行進。戰士們都穿着黃色或草綠色的制服，頭上插着偽裝的樹枝，每個戰士除背着步槍外，胸前還掛着兩顆手榴彈，他們每個人的乾糧袋中，都裝滿了白米。中國軍隊行軍的紀律非常嚴明，只在走過稀泥的溝道，渡越田野中的河渠時，才稍稍變動隊形。途中一些什麼東西也沒有，一片荒野，遍地廢墟，在數十里長的路上經過，只遇見一個瞎眼老人，坐在一間破屋的門前，好像在靜聽軍隊行進的步伐聲。天色入暮，大軍在沿途住宿，我們也睡了。第二天下午，我們到達師部，離部前線只有四英里，我們被派到有名的第一五一師。第一五一師在二十五年前，是由蔣委員長親自指揮的部隊，他們這次開來的任務，是反攻衡陽外圍的山頭，掃除敵寇的大砲陣地，驅逐深藏的敵寇。但這些山頭，敵寇從事建築防禦工事已經達三個星期了。半夜三點半鐘，這師軍隊已在開始進擊，到黎明時候，環繞衡陽的十個山頭已有七個被這師軍隊佔領，大家認為明天就可以衝破敵寇陣地而直進衡陽。我爬上中國軍隊據點最高的地方，從砲眼中可以看到整個的戰域。被中國軍隊奪回的最近一個山頭，上面都是樹林，他們就在樹林裏休息。敵寇據守在一個比其餘的山頭都高的山頭上，集中火力向中國軍隊轟擊，中國軍隊的火力也正對着敵寇集中還擊，同時，迫擊砲機關槍不絕地向衝鋒的敵寇掃射。這一次的劇戰，敵寇的死傷大有可觀。直到中午熱悶高潮

之下，雙方的砲聲才漸漸停息下來。一位團長說：「黃昏時他們一定要來襲擊的。」又說：「明天我們可以從山峽通過，直搗衡陽，掃清該區的敵寇。」第二天早晨，我們跋涉到野戰醫院去看傷兵，護士等都努力地工作，處理輕傷和重傷的傷兵，非常有秩序。一連幾天，中國軍隊始終勇敢地攻擊，但後來敵寇不斷的增援，雙方的戰鬥逐漸的陷入膠着的狀態中。「反攻衡陽」的戰事既未得手。被俘的方先覺將軍等當然沒有脫險的希望了。誰知事情有出於人意外的，六員虎將竟先後脫險，一個都沒有損失，這真是吉人天相，國家之幸了。原來方先覺將軍等被囚禁在歐家町的天主教堂裏，第一天，他們沒有得到一滴水和一粒飯，第二天起，每人才得着一個飯團，維持生命，他們彼此不得相見，而且行動不能離開那個院子。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他們與外面完全隔絕，敵人專門造謠來欺哄他們。同時敵人更對外廣播謠言，捏造方先覺將軍降敵的消息，並且列舉了「投降將校」的略歷。八月十日，敵方小田原報道班發出了一件冗長的電報，「報道」衡陽守軍投降談判的情形，這個電報裏面有時間地點，有人物對話，甚至連粗桌臘燭都不會遺漏，繪聲繪影，若有其事，實則全篇謊話，我被俘將領正還都在監禁中。後來敵人監視稍鬆，各高級將領偶一有相見的機會，便詳細設計逃走的辦法。首先脫險的是周慶祥師長和孫鳴玉參謀長，衛士很同情他們，願意幫助他們脫逃。在出外尋覓食物時，預先買進了幾身便服，並設法將窗子的玻璃打碎，作為越牆時用的梯子。周慶祥師長住在樓上，孫鳴玉參謀長住在樓下，衛士時常可以給他們傳遞消息，脫逃的計劃漸漸的成

熟了。十月九日的晚上，是一個暴風雨之夜，西北風夾着淒冷的急雨。他們料定院外西北邊的牆下絕不會有日本兵，於是他們約定，晚間以熄燈爲信號，孫參謀長囑兩衛士見樓下燈熄就在院外卸窗子，周師長立刻下樓來，一同逃走。起初周師長還有些猶豫，孫參謀長則認定這是不可錯過的機會。晚上，大家都睡了，樓下的燈一熄，周師長果然慢慢的下樓來，兩個衛士立刻將窗子卸下，又從屋裏拿出凳子，到牆根下，將窗子放在凳子上，恰好成功一個很合用的梯子。兩人從窗裏躍出時，百忙中將一個茶几碰倒，油燈茶碗都落在地上，發出尖銳的聲音，嚇得他們伏在地上良久。幸而風雨交加，敵兵沒有聽到聲音。他們見四下並無異動，才提心弔胆的走到西北牆根下，和衛士共四人先後越牆過去。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雨下成了一片，他們恐怕失去聯絡，就用一根繩子把四個人連在一起，摸索前進。黑暗中不知不覺的走進了敵人的馬廄裏，直到聽見了馬嘶的聲音，方始繞出來。又有一次見到一所民房裏有燈光，接着出來幾個魔影似的人物，拿手電筒向四下瞭望，他們急忙滾進一個水溝裏，才沒被發覺。他們在污泥和雨水中輾轉了一夜，想趨賈里渡越草河，然後爬過衡零公路，但是直到天明，才走了不過五六里。天亮了，太陽還沒有出來，他們走到山脚下的一個農家，自稱是從衡陽逃出來的商人，請他帶路到渣江方面去。那個老農不肯，後來還是「錢能通神」，老農將他們帶到另外一個山中，那裏是日本人常到的地方，他們住在一個老百姓家裏，那老百姓很忠誠，對他們很照顧，更關照他們，說日本人有時也來這裏「打路」，不過隨到隨走。有兩次日本

兵來了，老百姓帶着他們躲往山上，在山林裏可以遠遠的看見抓雞牽牛的獸兵，在這老百姓家裏住了一夜兩天，又被帶到他的親戚家裏，雨還是不斷的下着，夜間衡零公路上敵人軍運特別忙碌，差不多每隔五分鐘就有一輛汽車駛過，而且常有敵兵梭巡，要想通過是比較困難的。他們計議良久，才有了辦法，四個人分別躺在路旁的水溝裏，等敵車過去一輛，便有一人滾過公路，伏在另一旁的水溝裏。四個人完全滾過去以後，於是鬆一口氣，又繫繩摸索前進。通過了衡零公路，應當平安了，然而又來了一個更緊張的局面，離渣江不遠的地方，某晚他們住在一個老百姓家裏，正在熟睡中，有十多個人聲勢洶洶的打門而進，舉槍持炬，嚇令他們四人起立，舉手，不許動，並且說：「追你們幾天追不到，你們昨天在什麼地方住宿，前天從什麼地方經過，說得一些不錯，使他們不寒而慄。說着便把他們四人綁起來帶走，他們以為一切都完了。走了四五里，到一所大房子內，進出的人很多，好像一個匪窟，却不見一個日本人，而且都操湖南口音，他們才略為放心。過了一會，有一個自稱為「主任」的人出來審問他們，他們覺得只要有良心的中國人是不會加害的，於是孫參謀長咬一咬牙說道：「我是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這一位是我們第三師周師長。」那位主任聽了，馬上陪着笑臉與他們握手，自稱「我是湖南民衆自衛隊第六指揮站的主任。」於是給他們鬆了綁，並派兵保護他們到婁氏彭副總部，再由地方政府護送他們到新化，算是到達了絕對安全的地方。孫周二將軍脫險時，方先覺將軍還在被囚禁中，從八月八日到十一月十八日，足足囚禁了三個多月，三個多

月的時間雖不算長，但在囚禁中的人却也覺得並不短，他始終被囚禁在衡陽天主教堂裏，並未解往他處，也未有人訊問。在雙十節以前，敵寇僅略備食品，監視極嚴，到了雙十節前夕，才有日會前來慰問，並多方勸誘，飲食起居較前略受優待。方將軍意志堅決，毫無所動，敵寇對之甚為欽佩。一天，有一個日本人名叫吉丸的來訪問方將軍，自稱是南京偽組織的日籍顧問，代表「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烟俊六」來勸說方將軍，要他出任「協和軍」的軍長，方將軍是一個忠貞的軍人，曾說過「不成功，便成仁」，中國軍人沒有第三條路的話，怎麼會接受他的勸說呢？所以誓死不從，吉丸又向他宣傳，搬弄着什麼「大東亞和平」及「聖戰」等一套鬼話，方將軍理都不理他。敵寇也奈何他不得。囚禁的日子長了，敵人的禁衛也漸漸的鬆懈下來，方將軍跟他的部屬商量，決定了伺隙脫逃的計畫。在方將軍被俘的時期，英勇的第十軍軍官化裝逃出的大有人在，逃出的同志和鄉村中的抗敵游擊軍聯絡，嚴密佈置了保護方將軍脫逃的一切，凡是敵人可乘的虛隙，可逃的路線，可逃的時間，都暗中安排定了，把消息傳遞給方將軍，叫他按照這布置，趕快預備脫逃。十一月十八日寒雨綿綿，衡陽已是嚴冬的天氣，十九日天色陰霾，晚上更黑雲密佈，這是逃走的時機了，方將軍和他的高級參謀彭克負，兩人先化裝了一下，乘隙越過天主教堂的高牆，禁衛並沒有覺察，兩人便相率向衡陽西面摸索逃走，到了約定有游擊隊應援的地帶，他們才得到保護，算是脫離虎穴了。此後他們不分晝夜的在湘西道上奔走了二十天，好容易到十二月七日才到達芷江，從芷江乘專機飛昆明，十

一日由昆明飛到重慶。重慶民衆聽說苦守衡陽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覺將軍回來了，莫不欣喜欲狂，都情不自禁的舉手歡呼：「我們的英雄回來了！我們的抗戰精神回來了！」方將軍到重慶後，暫寓友人處，十二日晨，晉謁蔣主席，報告守城及脫險經過，蔣主席慰勉有加，並留共進午餐，僅蔣公子緯國等在座，親如家人。方夫人周繡翠女士聞方將軍脫險，快慰不已，急率六子一女由遵義起程赴重慶，與方將軍重新團聚。方將軍爲江蘇蕭縣人，時方四十歲，黃埔軍官學校第三期，中央軍官學校高教班第四期，中訓團第二十四期畢業，眉目清秀，相貌溫文，體格壯健，性情豪爽，負槍馬上，殺敵陣前，北伐長征，無役不從，古北口遠征塞外，台兒莊參戰魯南，東征南潯，負重傷，因特功由第三師十六團團長擢升爲第八旅副旅長，旋升爲預備第十師師長。二十八年攻略南昌，出擊皖南，青陽之役，血戰七晝夜，予敵重創，威震東南。第二次長沙會戰，阻擊金井，福臨鋪，榮獲蔣委員長嘉獎。第三次長沙會戰，率一師之衆，固守妙高峯，當敵第三、第六師團攻擊重點，克敵致勝，達成長沙三捷最艱鉅最光榮的任務，因功擢升爲第十軍軍長。三十二年冬，奉命赴援常德，晝夜趕到，挽救危局，使敵望風遠遁。此次奉命保衛衡陽，苦戰四十七日，歷盡艱難困苦，雖名城卒告淪陷，然光榮戰績，已足以彪炳人寰，永垂青史了。後人有詩讚方先覺將軍道：

昔聞睢陽城能守，今見衡陽佳話傳，四十七天留勁節，名城名將著簡篇。
望斷歸雁一紙書，國城光味究何如？泰山軍在應難滅，日落西山夕照餘。

雖黃信口誣丈夫，正氣干霄豈容汚，佇看蒼龍歸大海，始信漢將不降胡。
魏闕丹心萬丈雄，掙開金鎖走蛟龍，吉人自有天相護，寒雨連綿送敵蹤。

第七十九回 遠征軍奇襲密支那 尼米茲登陸帛琉島

和衡陽會戰進行時間相同而又足以互相媲美的，是緬甸方面我遠征軍的奇襲密支那，密支那地當緬甸鐵路的終點，位於伊洛瓦底江西岸，周圍多山，是一個地形稍有起伏的小平原，遍地都是幼年的叢林，非常蔭蔽，伊洛瓦底江經此向東南流，河牀寬約三百公尺到八百公尺，船隻通行，水清見底，除了河流鐵道以外，公路也四通八達，可以南去八莫，西至孟拱，北通孫布拉蚌，東面瓦桑公路如再向東延築一百公里，便可通到騰衝，城西和城北，都有飛機場，與孟拱加邁，同為緬北的戰略重鎮。密支那的戰事，前後延長了八十多天，和衡陽四十七天足可互相媲美，所不同的是衡陽我軍是守，而密支那我軍是攻罷了。當孟拱河谷我軍掃蕩庫芒山脈進迫加邁的時候，為阻止敵軍由密支那方面應援孟拱起見，便打算另派一支部隊去奇襲密支那，但當時新二十二師和新三十八師都要以全力應付孟拱河谷的敵人，無兵可資調遣，於是便由久經訓練的新三十師八十八團和初來印度的五十師一五〇團及美軍步兵一團合組成的中美混合部隊負擔起了這任務，歸美軍密里爾准將指揮。這支奇兵完全是步行的，走了近三星期，一開始便翻過了六七千英尺的高山，走了四天才到山頂，那地方叫靈敖，原定在那裏由飛機投給養，可是因為山深林密，隊伍便在這四天之中沒喝到一滴水。走了一天的下山路，才遇到一條小河，混合支隊第二個給養站是在沙勞卡陽，可

是那裏有敵人把守，幸而他們未作戰即行逃去。再前有敵人的連哨，也是未戰即退。混合支隊雖有飛機投給養，可是常常前趕後趕的錯過去，所以平日兩天的口糧，他們都分四五天吃。再走便是瑞本山了，山頂上有一棵大黃桷樹，附近是一片平地 and 一個小村落，有敵人防守。混合支隊於五月六日下午四時到達，就開始進攻，往返衝鋒三次，始攻克第一道防線。第二天拂曉又開始進攻，我軍一連和美軍一排進攻正面，我軍一營和美軍一營側翼迂迴。敵軍的工事頗堅強，戰壕深一丈多，在敵陣後便是我軍預定的給養站，我軍一面進攻，一面繞攻給養站，下午完全克復，敵陣地遺屍二十多具，並俘獲敵上等砲手末次。據俘虜口供：「他們管那門砲的共八個人，他受傷被俘，另外七人均遭擊斃。該敵爲一一四聯隊，把守該地已一年多了，聯隊長久山逃走，傷亡二百多人，他們已有四天沒吃飯了，因爲他們的一架運送機中途爲美機擊落。」我軍順着敵逃路追擊兩天，到了丁克路高，那裏有敵兩大隊堅守，並派人在我後方擾亂，復以火力控制我給養站。美軍一營以山砲二門向敵猛轟，八十八團則繞小路繼續推進，走了兩天，敵軍始發覺追擊。這時美軍一營被圍，八十八團復從背後趕來解圍，將友軍救出。我軍因急於南下，不便戀戰，便留下一部兵力，假作攻擊模樣，與敵週旋。主力則避免戰鬥，連夜兼程向密支那推進。敵軍原以爲我軍走大路，誰知我軍却沿小路急進。五月十五日前後，我軍都趕到密支那附近平地，足足走了二十多天從未有人走過的高山。可是到達平地後，僅休息兩小時，當晚便把密支那到孟拱的公路線截斷。那地方距密支那約五英里，附近的小村

落有敵人防守，作戰未久，敵即敗退，並燒燬村莊。這時我軍後方已發現敵人，但是我軍破釜沉舟，復分爲兩支，一支直取飛機場，那地方僅距密支那一英里，我軍於十五日晚將其佔領，但仍受敵人砲火威脅，一支攻擊鐵路，以防孟拱的敵軍增援。飛機場經往返攻擊，終爲我軍佔領，鐵路兩側有敵堅強工事，戰線長約二千碼，戰壕上鋪鋼板木料泥土甚厚，大砲炸彈均不易摧毀。八十八團主力和美軍一營也在十八日趕到密支那北二十里的遮巴德，在丁克路高掩護主力行動的第三營，因爲飛機大都忙於運輸部隊，忽略了對於該營給養的投送。竟使五百多健兒受了八天飢餓之苦。在一五〇團完成密支那西飛機場的佔領後不久，便有大批C47道格拉斯式運輸機和滑翔機在戰鬥機掩護下陸續降落，新三十師的八十九團二三兩營健兒立刻爬出了飛機艙加入戰鬥，餘部也在第二天空運到達。這一團軍隊本來是在印度邊境英法爾一帶佈防的，由於日軍過去在英法爾的蠢動和英印軍的節節退守，仰光的廣播員天天都向加爾各答散播謠言，說是日軍就要攻進印度，使整個印度陷入了驚慌的狀態，八十九團於是奉命在英法爾一帶佈防，準備萬一。及至五月中旬，敵軍因在孟拱河谷失利，兵力不敷分配，不得不把向英法爾輕騎深入的部隊撤回，英法爾一帶平靜無事了，八十九團便轉向阿薩密省的馬魯和喬哈特兩個空軍基地集結，空運到密支那，於五月十七十八兩天先後到達。十九日那天的攻擊部署是：美軍和八十八團沿鐵路線担任警戒，阻止敵軍由孟拱向密支那增援，八十九團則以主力掃蕩機場附近殘敵，一五〇團攻擊火車站。黃昏時分，一

五○團攻到車站附近，突破鐵絲網，被敵猛烈砲火所阻，戰鬥慘烈，第三營營長郭文幹陣亡。二十日上午八時，我軍一度將火車站佔領，但因後方的通訊聯絡全被敵軍砲火割斷，無法要求空軍和砲兵的援助，敵軍乘機大舉反撲，二、三兩營傷亡慘重，車站得而復失，至晚全部彈盡糧絕，後方依然補給不上。一五○團便被困在車站附近，最後用刺刀衝出重圍，撤回飛機場附近。二十一日，由雷多飛來的第十四師四十二團全部到達密支那機場。自從一五○團撤回飛機場後，敵軍亂破我軍戰略指導的弱點，就利用我軍重新部署的時間，一面向各處求援，一面加強工事，把密支那附近分成四個防禦區，縱深配備，攻擊更加困難，雙方成了對峙的狀態。二十三日，史迪威將軍派參謀長柏德諾准將由雷多來密支那接替密里爾准將的指揮職務，另外組織前方指揮所，重新部署攻擊，規定我軍由五十師及新三十師兩師師長親自指揮。從五月二十三日起到七月中旬，密支那戰事像拉鋸式的進行着，我軍在長約十五里的正面防線上成了一個弓形，伊洛瓦底江恰像弓弦，把密支那敵軍夾在大江和中美軍弧形包圍之間，戰鬥起初是在距城十里左右的小山頭和村莊裏進行，我軍逐步前進，每天跟敵軍爭奪三十碼五十碼的陣地，這樣彼此都付出極大的傷亡代價，二十幾天後，敵人被迫放棄村落，改守距城六里的叢林山地，在這一段戰鬥期間，我軍曾用掘壕戰法漸漸將郊外城地略奪而進入街市戰鬥，敵軍經常利用夜幕掩護，向我偷襲，企圖拖延時日，我空軍和砲兵不分晝夜向城區及伊洛瓦底江東岸更番轟炸，掃射、爆擊，密支那的建築物大部被毀，敵後運輸補給

的船隻和來往於宛貌公路間的汽車，也完全被我軍砲火所控制，後來敵人又改在八莫通往密支那公路的中途，夜間用汽車把糧秣彈藥，偷運到江邊，再用木板和樹排送過江來維持着補給。被困於城內的敵人便躲在那些利用鐵軌築成的堅固工事裏死守起來。密支那敵人的命運，事實上在六月二十五日孟拱被我軍佔領時就已決定，那時從卡薩增援來密支那助戰的一二八聯隊和砲兵五三聯隊，沒有到達指定戰場，在孟拱就被新三十八師打得全軍覆沒。密支那敵軍對於上述增援的部隊遲遲不到，雖然有些懷疑，但他們却夢想不到那些增援的部隊會在半路上被我軍消滅的，他們甚至還根本不知道孟拱已被我軍佔領，直到七月十一日，新三十八師的一一三團從南堤沿孟密鐵路長驅東下直搗密支那和新三十師會合的時候，密支那的敵軍才明白他們的第三十三軍團要他們死守的命令，不過是要他們守到死而已。敵軍在密支那城市區的配置，大部分利用民房和街道兩側，構築堅強的掩蔽部，重要地方用少數的匍匐壕連接，重火器的位置，都選定在十字路口，民房屋角和公路的進出口，砲兵大部移到江東岸游動使用，陣地上祇留少數守兵，管制自動火器，另外埋伏一些狙擊射手，其餘的便在掩蔽部內養精蓄銳，不到我軍逼近城前，絕不輕易射擊。七月二十五日，新三十師的九十團也由雷多空運到密支那，同時密支那的攻城戰也進展到街市戰的階段。三十一日，我各路大軍聯合圍攻，逐碼前進，將密支那市區佔領過半。在這危城將破的時候，日會還發出最後的命令，要他的部下對「天皇」盡忠，可憐的敵軍也居然至死不悟的傻幹。

八月二日清晨，我五十師師長潘裕昆將軍眼見城北日軍非常頑強，工事也十分堅固，攻擊不易，而且犧牲很大，便決定即刻組織敢死隊，用獎賞的辦法，徵選勇敢官兵一百人，隨身攜帶輕便武器和通信器材，利用夜晚分組潛入敵人後方，把敵軍通信設施完全割斷，第二天拂曉，就向預定的重要據點及敵軍指揮所作猛烈果敢的突擊，敢死隊得手以後，其餘的攻擊部隊同時應聲而起，不顧一切的往前衝去，當天五十師就把十一條橫馬路完全佔領，並掃蕩肅清營房區以東沿江一帶的殘敵，新三十師攻下了敵人打算作為死守據點的營房全部，城北的美軍也將西打坡佔領。四五兩日，我軍繼續肅清戰場，為敵軍所不顧一切犧牲頑守的緬北重鎮密支那，終於全部歸入我軍掌握。六日，八十九團渡江向卡率追擊，就地對八莫方面警戒。十四師的兩營，也同時攻克宛貌，滿那，肅清密支那東岸的敵軍。經過二個多月的密支那戰鬥，至此才告結束，我軍先後斃敵二千三百餘人，將守城的敵第十八師團一一四聯隊的主力，和五十六師團一四八聯隊及工兵隊第十二聯隊各一部完全殲滅，並活捉敵官兵六十九人，當遠征軍克復密支那的時候，滇西我軍也迫近芒市，右翼已攻下騰衝，緬北滇西連成了一氣，於是雙方的指揮官決定先作一次小規模的會師，會師的隊伍分別從密支那騰衝兩地出發，相向而行。密支那到騰衝，本來有一條馱馬古道，是由來往滇緬一帶經商的冒險家們所開闢出來的，至於在什麼時候就有這一條道路，那只能說是很久很久的了，這條路是從山連山，山套山裏旋轉出來的，牠載負人物最多最重的時期，並不是在每年春夏之交滇緬商

業交往最熱鬧的時候，而是在民國三十一年初夏時節，那時，成千累萬在緬甸和南洋一帶的僑胞，扶老攜幼，打從這條路逃往祖國的懷抱，還有大批負傷轉進的我軍，也從這條路轉往昆明，自從那次牠掩埋了許多負傷者的血跡和病餓而死者屍骨以後，牠就一直被人們遺棄着，雜草掩蓋了牠的本來面目，一變而成爲一條荒涼的古道了。駐印遠征軍會師的隊伍，由孫立人將軍指派新三十八師孫蔚明連長指揮率領，人數一共是二百二十個，是一個加強連的配備，包括步兵兩排，輜重兵一排，騾馬三十匹，工兵一班，諜報隊員四人，還有美國的工兵、工程師、醫官、攝影師等。八月二十六日，孫連長率領了這批人馬，從孟拱東路的南堤車站趕到密支那，聽取孫立人將軍指示這次會師的路線，任務，和一路上應該注意的事項。於是這條整整兩年沒有人行的荒涼古道，現在又印着中國遠征軍健兒們的足跡。雖然山高路險，但興奮使他們忘記了疲勞。美國弟兄們也是興高采烈，一路說說笑笑，「OK」「頂好」的聲音在山谷中傳出了清脆的回響。八月三十一日，他們到達了沙東，這算是沿路上最大的一個村落，居民大約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除了密支那和騰衝逃難來的兩百多華僑以外，都是喀欵人，山頂上有一座碉堡，住着兩連喀欵兵，指揮官是美國的路斯少校，山裏最缺乏的東西是鹽巴、布疋、針線和藥品，這次會師隊伍的三十四騾馬，一部分馱着糧彈，一部分就是馱着這些東西，預備分散給他們。消息傳播得很快，三十里內外的居民紛紛的都趕來參與這盛會。九月一日，部隊在沙東休息，上午檢查武器和裝備，下午召開村長大會，附近各村村長

到了二十多位，由孫連長代表國軍慰問全體民衆，村長們表示十分感激，大家都願意在各方面協助盟軍。會講喀欽話的諜報隊員成了臨時的翻譯官，忙得不亦樂乎。會後接着是聚餐，殺牛、割雞、煮野菜，還有牛肉、羊肉各種罐頭，中西合璧，軍民雜處，在這樣的深山窮鄉裏，恐怕是開天闢地以來的第一件大事了。華僑們說話的聲音興奮得有些顫抖，他們說從來沒有看到過像這樣整齊的國軍。九月四日，會師隊伍到達干巴底，這是緬甸境內最後一個村莊，但沒有房屋，工兵搭起了臨時的營舍，五日，在干巴底休息一天，用無線電和滇西遠征軍會師的隊伍取得了聯絡，並約好了第二天會師的時間。從他們開始爬山的時候起，一直都是細雨霏霏的日子，九月六日，天依然是陰沉沉的，山中瀰漫着濃霧，雨却停住了。在這多雨的山區裏，也是雨季中難得的晴爽日子。會師地點是在高黎貢山山口中緬交界的地方。孫連長率領的一批人馬，就是在這個大霧的早晨從干巴底出發，順着一條已被山洪衝毀的廢路，往上爬行，這條廢路的下端是干巴底，上端就是高黎貢山山口，上午十時，他們爬到了拔海八千八百尺的高黎貢山山口，正好是他們約定的時間，山口上有一塊大約有二十來丈平方的草坪，中間豎立着一塊石頭界碑，刻着「國界」兩個大字。大家似乎都忘掉了剛才爬山的勞累，也不感到冷霧和冷汗交浸的涼意，圍繞着這塊界石狂熱的歡躍高歌，面對着濃霧背後的祖國河山，心頭上有說不出的愉悅和溫暖。一刻鐘後，由騰衝出發的會師隊伍也陸續從山的那邊撥開雲霧，爬上山背，在斗笠下面露出了熟悉的面影，這一批人馬是由衛立煌將軍麾下的

工兵團圍附胡振國中校率領的，裏面也有美國的情報科長和連絡官。會師典禮開始，孫連長指揮的駐印遠征軍列成橫隊，站在國界線緬甸境的一邊，胡團附指揮的滇西遠征軍也列成橫隊，站在國界線國境的那一邊，兩邊隔着國界正面相對。駐印遠征軍先向滇西遠征軍敬禮，高呼：「歡迎你們到緬甸來！」接着滇西遠征軍回向駐印遠征軍敬禮，同樣的高呼：「歡迎你們回中國來！」在一片歡呼聲中，大家踏着國界線在瀰漫的雲霧中相互緊緊的握手，這是第一次歷史的握手。握手以後，兩邊交換了位置和方向，滇西遠征軍進入了緬甸，駐印遠征軍也回到了中國。再經過一次位置和方向的變換以後，大家又恢復了原來的位置，簡單而隆重的會師典禮便告完成。會師以後，雙方的隊伍都下山到干巴底休息一天，由駐印遠征軍做東道，拿出給養和香烟殷勤招待。晚間，在營房內外，燃起一堆堆的野火，彼此促膝談心，駐印遠征軍說的是異國風光，滇西遠征軍說的是鄉音國訊，其樂融融。一夜的時光在暢談中很容易的消逝了，第二天上午，滇西遠征軍先行返國，臨行時彼此互道珍重，互相勉勵早日打通中印公路的全程，舉行全面的大會師。當滇緬兩支遠征軍在中緬交界處作小規模的會師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和尼米茲將軍也快要到菲律賓會師了。麥克阿瑟將軍自從把新幾內亞的殘敵肅清後，於九月十四日指揮美軍在哈爾馬黑拉北端的摩羅泰島登陸。摩羅泰島上的日守軍兵力不足，不敢抵抗，望風披靡，向山區逃潰，美軍除鞏固陣地外，並趕築比多機場，以供未來空襲菲律賓之用。同時以解放式轟炸機五十餘架襲距摩羅泰島十二哩哈爾

馬黑拉島上的洛拉巴達及哈特塔巴克二機場，投彈一百二十五噸，日寇受損甚重。至十月二日，摩羅泰島美軍攻擊比洛烏河沿岸的小部殘餘日軍，擊斃日軍七十人，俘獲日軍十一人，同時肅清北部日軍陣地，擊斃日軍二十九人，該方面的戰事大體已告結束。在麥克阿瑟將軍指揮美軍登陸摩羅泰島的後一天，尼米茲將軍所指揮的中太平洋美軍也於九月十五日攻登距離菲律賓賓羣島七百五十公里的帛琉羣島。帛琉羣島是日本保衛本土的重要堡壘之一，在密克羅尼西亞羣島之中，除了土魯克以外，帛琉羣島要算是日本最重要的海軍基地了，其重要性只要看日本把管理整個委任統治地的南洋廳設在帛琉羣島這點上看，就可以得到證明。帛琉羣島是一羣火山列島，長九十哩，寬約二十哩，包括二十六個主要島嶼和一百座以上次要島嶼，面積一千三百二十萬公里，位於北緯七度三十分與東經一百三十四度三十分之間，為馬里亞納羣島及加羅林羣島東部的屏障，突出在日本的水上長城很險要的角上，為極西和極南的一羣最重要的島嶼，所以牠在戰略上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羣島的四周，珊瑚礁錯綜複雜的分佈着，岸邊是一排礁島，離岸若干里以外又是一排礁島，這是天然的魚雷試驗場，保衛着牠背後的任何事物。在一排礁島的後面，是一個六十哩長的礁湖，該湖深度足供任何海軍之用的地方，長達十哩，闊達三哩以上，就是礁島與巴爾陀勃島間的一部分湖面，也就是帛琉海軍基地的所在。北端是山作屏障，而南端則由設防的阿拉格培桑島及馬拉喀爾島庇護着。馬拉喀爾港灣為良好的潛水艇根據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著

名的德國巡洋艦愛姆登號就曾利用這島的港口爲根據地，進行牠在印度洋面的船隻破壞，由於帛琉羣島在戰略上地位的重要，早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日本就已開始準備使帛琉羣島成爲進攻菲律賓及荷屬東印度的前進基地了。在帛琉羣島的西面，有着一個大到可以容納全部日本艦隊的海軍基地，在戰前，日本人是並不阻止游客在帛琉羣島登岸的，也許因爲已有充分的警察足以監視游客的緣故，但是游客們並不跨上碼頭，而是要坐着一隻木船在各島間狹窄的河道上曲折前進，要到帛琉羣島二十六個主要島嶼之一的科羅爾島的馬德萊碼頭時，方才捨舟登陸。這個碼頭的水道太淺，日人在一九三六年立下六年計畫，用將近一百萬日元的經費來改造該港，浚深並修直水道，並且自馬德萊碼頭到阿拉格培桑島修築一條堤道，當時阿拉格培桑島正修築着航空站，然而無論如何，金錢總不能使牠變成一個真正可怕的艦隊基地，只能把牠造成一個航空基地。阿拉格培桑島長不及兩里，沒有太高的高地，並且容易填平，在島的南端，有一座大到足以容納齊柏林飛機的機棚，高約一百五十呎，聳立在岸上。跑道從機棚緩緩斜伸過來直達海灘，有一條長碼頭的末端深入海中，所以即使是退潮的時節，水上飛機也可以從水裏爬上陸地，離機棚不遠處有一所巨大的石油貯藏所，以前在這塊地方原有一個村落，現在已被拆毀了，土人們被逼離開，往各方流浪，其他住民也奉令撤離，阿拉格培桑島的最特殊的價值，是牠保衛着帛琉海軍基地的南端。在牠的南方是馬拉喀爾島，這兒的山丘也被炸成粉碎，開山機將高地鏟平了，過剩的泥土都傾

倒入海，使該島的面積增加，也被炸爲一個優良的航空站，阿拉格培桑島的北方，是巴皮爾陀勃島，這是在密克羅尼西亞之中除了波那普以外最大的島嶼，長達二十七哩，最寬處達八哩。該島多山而風景美麗，但並無高於六百呎以上的高地。島的一部分森林密茂，出產優良的木材，也有廣闊的高地，適於栽植波羅密，或建築機場。該島居民極少，但是地方廣闊，筆直而平正的大路從岸邊的碼頭通入內部及無人烟的地方。岸邊沙灘少而且小，大部分的海岸線都種着黑色的灌木叢林。該島也是日本的空軍站，牠側衛着艦隊基地。直到一九三九年，日本航空公司才創辦經常的商業空運，但該公司的水上飛機每月只飛到帛琉羣島兩次，而以塞班島爲終點。一架飛機每月飛行兩次，却沿着帛琉基地的兩邊要築這許多機場，可見日人當時用心之深了。美軍在帛琉羣島登陸後，尼米茲將軍於十八日向美國退伍軍人發表演說，宣布麥克阿瑟將軍將指揮未來菲律賓的進攻戰，而進攻帛琉這一軍事行動，乃是預先爲麥克阿瑟將軍肅清回到菲律賓的障礙。美軍最初登陸的是帛琉羣島最南部的恩葛爾島，該島位於菲律賓羣島正東六百哩，是著名的磷鑛產地，年產額達六萬噸，價值百餘萬日金，而埋藏量約達三百萬噸。美軍登陸後，冒敵方砲火，佔領初步目標，日軍抵抗逐漸輕微。九月十七日，日軍數度反攻，惟美軍續獲進展，恩葛爾島的北部，除兩岸少數據點外，已全歸美軍控制，十八日，美軍復佔領島上的沙班鎮及密特爾村，據有全島三分之二地區。至二十日，恩葛爾島全部遂均爲美軍所佔領，日軍有組織的抵抗已停止，美軍正在掃蕩殘敵。在恩葛爾島登陸

後不久，美海軍陸戰隊復在帛璃琉島登陸，於十六日夜間擊退日軍的反攻，並佔領亞得亞斯城。帛璃琉島南面的雅莫德克島亦經美軍佔領，美軍共殲敵五千四百五十九人。十九日，美陸戰隊在敵軍猛烈抵抗中，佔領帛璃琉島東部海岸，越峻峭鋸齒狀珊瑚地區逐步向前推進，於二十日向該島西部羣山中出聯而精築的日軍洞穴發動攻勢，作戰的艱苦較之過去在吉爾貝特羣島的塔拉瓦島戰役有過之無不及，二十二日，美陸戰隊繼續沉着前進，佔領帛璃琉島四分之三地區，日軍由該島珊瑚堤脊上的堅強據點發射極猛烈的砲火，美陸戰隊第一師沿島的西端向北推進，包圍頑強抵抗的日軍，至二十五日，已攻抵烏穆保拉加爾山。另一隊美軍幾已攻抵島的極北端的阿卡拉柯羅岬，並佔領西部另一高地，島南和島北兩部日軍的抵抗堡壘的交通線全遭切斷。至二十六日，美軍已完全控制帛璃琉島，並開始使用島上的機場。日軍仍據守地勢崎嶇而面積極小的烏穆保拉加爾山及阿卡拉柯羅岬的二小袋形地帶，美陸戰隊繼續向該島的北部和中部進攻，進展極速，促於東北角的日軍，仍據兩小峯及東北方面的濕原頑抗，美陸戰隊一步一步的縮小包圍圈，將日軍逼至海濱，被圍的日軍除投降外，就只有死路一條。美軍佔領帛璃琉及恩葛爾兩島後，乃移師北指，進攻帛璃羣島中的主要島嶼巴皮爾陀勃島，同時並很快的掃蕩納西布斯島和康高魯島，進攻納西布斯與康高魯二島係於二十七日開始，美軍在康高魯島上雖曾遭日軍抵抗，但至二十八日即將日軍擊潰。同時海軍陸戰隊的戰鬥機也由新佔領的帛璃琉島機場起飛，摧毀巴皮爾陀勃島

的降落場，至此美軍在帛琉羣島的二十六處島嶼中，已在五處島嶼中獲得穩固的立足點。除帛琉島及恩葛爾島兩處小袋形地帶內的日軍仍作猛烈抵抗外，已全部佔領，在五月十八日的戰鬥中，共計殲滅日軍逾一萬人。一部日軍堅守帛琉璃島山脊的山洞，美陸戰隊飛機當於二十九日在該處投擲一千磅的炸彈無數，以毀滅日方殘餘的堡壘。十月六日，美軍運用重砲及坦克在帛琉璃島上對困守烏穆保拉加爾山陣地頑抗的日軍猛攻，頗獲進展，帛琉璃島日軍所控制的最大洞穴中的巨型彈藥庫，曾發生爆炸。美軍同時掃蕩恩葛爾島的小袋形地帶內的日軍，至十月十二日，經過二十九天的血戰後，兩島日軍有組織的抵抗完全停止，經美軍清點兩島日軍屍首的結果，帛琉璃島日軍共被擊斃一萬一千零八十三名，恩葛爾島日軍共被擊斃一千一百二十八名，兩島共俘獲日軍一百八十七名，十月八日，美軍第八十一師復在帛琉羣島的加拉卡育島登陸，加拉卡育島位於帛琉璃島以北兩哩半，登陸美軍迅即建立灘頭陣地，並向內陸推進，日軍抵抗輕微，這是九月十五日帛琉登陸戰發生以來美軍在帛琉羣島的第十次登陸。十日，美軍復在加拉卡育島西北七里的貝拉卡塞魯島登陸，未遇抵抗。帛琉羣島的登陸戰至此已近尾聲，因為美軍已在從事進一步的大規模的登陸行動，準備打回離開了兩年多的菲律賓羣島舊地了。

（本回關於印緬戰爭史料採自緬甸蕩寇志）

第八十回 轟炸台灣菲島大海戰 重回舊地麥帥踐諾言

當帛琉羣島的戰事將近結束的時候，美第三艦隊的航空母艦開始在從琉球到呂宋的太平洋海面作了四天連續的攻擊，美機在襲琉球羣島時，擊沉敵船四十六艘，駁船及小船四十一艘，並可能擊沉敵艦十一艘，小船九艘，擊傷敵船二十艘，舢板帆船駁船無數。美機在琉球上空擊落敵機二十三架，又在地面擊毀敵機五十九架，傷三十七架，擊毀或擊傷敵燃料站三處，飛機棚三處，燈塔兩座，工廠一所，營房及倉庫無數。琉球羣島那霸港內的雄山島為敵方的主要軍事根據地，那霸港北岸均毀於爆炸及燃燒。美機於十月十日襲呂宋島時，北岸阿巴利附近無數建築物着火，因為呂宋島並無空中抵抗的緣故。在這連續四天的攻擊中，共擊沉或擊傷敵艦及小型船隻二百二十七艘，毀敵機二百二十五架。到了十月十一日（東方時間為十月十二日），美航空母艦特種混合部隊又襲台灣，毀敵機二百二十一架，擊沉或擊傷日貨輪三十五艘，並向岸上防務投射炸彈與火箭砲彈多噸，敵方機庫汽油庫及其他設備遭受廣泛的損失。美機僅損失二十二架，軍艦毫無損失。台灣距珍珠港五千哩，距馬里亞納羣島的美基地亦達一千五百哩，美方竟能以航空母艦飛機一千架襲擊這離日本本土僅六百哩的日本內圍據點，可見太平洋上的美海空軍力量已居絕對優勢。美軍事評論家鮑爾曾日擊太平洋美艦隊襲擊的詳情，發出報告云：「自太平洋我秘密基地

出擊台灣以及兩日前出現於琉球海面的每一美艦，刻仍安然無恙，參與的航空母艦在十三艘以上，迄今無一艘受創。吾人在三日以內，曾遇日本魚雷機與俯衝轟炸機的八次攻擊，然我方僅中型艦二艘受創。十月十日夜間，我特種混合部隊襲擊琉球後，全部以最高速率急駛台灣海面，十一日晨五時五十分，我第一批驅逐機隊首先掃蕩該島，這時我艦隊距離台灣已不及一百哩。八時三十分，首批機隊歸航，各機降落母艦甲板時，但見機中飛行員個個面露笑容，其戰果之豐碩，不言而喻。我機的目標為機場，機庫與敵艦，均予敵以廣泛的損害。我海軍飛行員稱：此為台灣海面作戰以來我方所遇的敵人首次強大抵抗。至第二日，我機再度出擊時，日機迎戰的已寥寥無幾，海面亦不見日船蹤跡。十一日夜間，為吾人在台灣海面的第一夜，吾人奉命各守崗位，蓋敵人俯衝轟炸機已對我反擊。是夜整整七小時半，余未敢遠離原處，故覺度日如年，但襲擊余所屬小艦隊的日機被擊落的，竟達十架，十二日，敵機於日暮時再度來襲，至夜十一時十五分始去，然敵人損失之大，恐非其意料所及。十三日晨八時，敵機開始其首次的白晝空襲，這時敵人已呈絕望掙扎之勢，我機起飛迎戰時，敵機即行他逸。下午三時十五分，敵魚雷機與俯衝轟炸機傾巢來犯，歷時兩小時二十分鐘後，復臨空續作兩小時的進擊。是夜日機又空襲兩次，綜計此三日中被擊落之日機達三百三十一架，毀於地面的尚有一百七十五架，我方損失為四十五架。十四日晨，美第二十轟炸機總隊所屬大隊超級空中堡壘，自中國西部基地起飛，猛襲台灣西南岸的岡山。此次出動的機數遠較前次諸役為

多，所投燃燒彈爆炸彈的噸數，亦打破前此的紀錄，而爲中印緬戰區任何一役所未有。據各隊長報告，轟炸發生於格林威治時間晨五時正（重慶時間爲正午十二時）出動結果異常圓滿，岡山中彈後，卽成火海，當時天氣晴朗，投彈極爲準確。美機猛烈轟炸的時候，敵戰鬥機及高射砲火抵抗均極微弱，大概已爲美第五十八特種艦隊所摧毀的緣故。此役乃超級空中堡壘出動的第十次，也是航程最短的一次，且爲參預美機艦進攻日本內線防禦的第一次。岡山位於台灣西南岸，距海六哩，乃日本主要修理基地與供應站，且爲日本本土以南最重要的空軍目標。其地機場縱橫，兵工廠及一般工廠林立，爲日本最重要作戰基地之一。美機於空襲後全部安返，美第二十轟炸機總隊司令李梅少將慰勉有加。李梅少將於美機安返基地後，接見中央社記者稱：「第二十轟炸機總隊，已由試驗的時期進入威脅日軍戰略目標的階段，我機出擊的次數，已逐漸頻繁，並使日軍遭受重大的損失，預料將來轟炸次數逐漸頻繁後，每一飛機所予日本工業上的損失，將較前此出襲的結果更多。我機隊現已完成試驗時期，各機駕駛員對B29式機皆具有信心，他們都深知該機的性能，並熟知如何駕駛載重更重的該機。此種飛機出廠後不及一年，卽參加作戰，此在軍事史上爲前所未有之事，新機如B29式機者，缺點自難避免，吾人刻正改善機上各項缺點，機上經常作種種的改革。」記者問超級空中堡壘對戰鬥機的襲擊有無適當防禦時，李梅少將稱：「迄今爲止，尙無任何跡象證明敵戰鬥機擊落任何一架B29式機，惟B29式機的原來目標，非欲擊落敵方攔擊的飛機，而欲

破壞日本的工業，吾人如能摧毀日本的工業，亞洲大陸由中國軍隊對付日軍，則一旦雙方作戰條件相等時，勝利屬誰，當極明顯。」云。十六日，美大隊超級空中堡壘復於美海空軍猛襲台灣的高潮中，轟炸台灣，其目標為十四日被炸的岡山及其東南數哩的屏東，旨在掃除任何殘餘可用的設備。屏東亦有機場工廠及儲藏庫，其重要性僅略遜於岡山，美機空襲時復在空中攝影，發現結果極佳，岡山目標區的主要建築三十四所，除二所外，已全部被毀，附屬的建築物亦全部中彈。十七日，超級空中堡壘復襲擊台南機場及台南東南十里的供應庫，這是超級空中堡壘四天來的第三次出擊台灣。美機自中國基地起飛，繼十月十四日的首次空襲岡山及十六日的空襲岡山與屏東後，續施轟炸，在每次出擊中曾遇敵戰鬥機抵抗，但美機無損失，地面高射砲火極為微弱。李梅少將於超級空中堡壘三度襲擊台灣後宣稱：「島上目標已全部被炸毀，此乃超級空中堡壘將目標區全部炸毀的第一次，若干時期內，台灣將不值一炸了。」李梅少將復論岡山的襲擊稱：「我機於首次襲擊時，已將岡山大部炸毀，昨日往炸，僅作清理工作。超級空中堡壘昨日二次襲擊岡山屏東時，僅遇敵方戰鬥機的薄弱抵抗，炸後返防的轟炸人員稱：日方攔擊機中，已證實被我擊落三架，另三架可能被毀，被我擊傷的也有三架，敵方高射砲火初甚薄弱，後趨增強，但殊欠準確。今晨超級空中堡壘出動炸敵，暫置岡山兵工廠機場設備及屏東機場廢墟於不顧，集中全力猛襲台灣第三大機場台南空軍基地。」超級空中堡壘三炸台灣，足證李梅少將所稱第二十轟炸機總隊已自試驗時期發展為

頻頻發動毀滅性的轟炸攻勢威脅日本工業的優勢力量一語爲不虛。超級空中堡壘首次襲擊台灣時，擊毀目標區域百分之六十五，其餘百分之三十五亦續被破壞，這是超級空中堡壘於單獨一次襲擊中予敵最重大的打擊。和超級空中堡壘三炸台灣同時，密契爾將軍所率領的第五十八特種混合部隊航艦飛機也出動轟炸台灣三次，美空軍於六日內六炸台灣後，太平洋戰事已成爲世人注視的中心，尤其注意於菲律賓，因爲台灣可以用強大空軍掩護菲島之故，所以美空軍接連幾次的轟炸台灣，也可說是進攻菲律賓的前奏。美軍進攻菲島的目的，是壓迫日艦隊出戰，日艦隊自知不是美艦隊的對手，所以過去始終深藏不出，不敢與美艦隊交鋒，但到了這時，自覺戰局嚴重，於不得不被迫出戰。東京方面謂：「隱忍自重以待望戰機到來」的日本海軍，終竟出動，與海爾賽將軍的第三艦隊在台灣附近作戰。在這初次作戰中，日本艦隊中就有海軍中將三人戰死，其中村田中將與三邊中將在作戰中陣亡，三浦中將則在前線身死。日艦隊終於出動，雖說是由於被迫，但同時也是美日戰爭史上最荒唐的一章。原來美空軍對台灣的大膽進攻，激起了敵方的反抗，從台灣起飛的轟炸機與魚雷機，蔽空而來，遭遇了美方航空母艦上戰鬥機的截擊。可是日本航空員回去却捏報他非凡的勝利，東京廣播宣稱：「美國海軍狼狽不堪，至少有十五艘航空母艦已經沉沒，還有其他多艘艦船遭受同樣的命運。」海爾賽將軍聽到了日方電台所廣播的這謠言，立刻用滑稽的口吻譏諷地說，他已經把日本無線電所擊沉的艦隊的所有艦隻撈起，並以最高的速度向日本

施行退却，可是日本人却多半相信這謠言是真實的，於是有一隊志在予美海軍以致命的打擊而組成的日本特種艦隊，從他的本土出發，施行追擊，但當他的偵察機的航空員窺見美方的盛大軍容後，日艦隊立即轉舵而逃。於是美國航艦飛機開始襲擊呂宋島及菲律賓羣島東南面較小的島嶼，藉以直接支援已經接近的美方兩棲登陸部隊。在美方快速而龐大的航空母艦羣以及較小的護衛艦，集向菲律賓海面，以掩護登陸的期間，在將近一百個的島上飛機場上面，美機僅只搜索了八十五架敵機而擊滅之。至此，戰略行動已經完成，剩下來的就是讓麥克阿瑟將軍的軍隊，去進行一個完全的奇襲了。美軍於十月十九日中午，開始在菲律賓羣島內雷伊泰島的東部海岸登陸。雷伊泰島南距摩羅泰島六百哩，距彌爾奈灣二千五百哩。美軍在美戰鬥艦巡洋艦及澳洲巡洋艦的毀滅性砲擊掩護下，在雷伊泰島東海岸四要港登陸，一處在東北端的答柯羅板，此地為雷伊泰島的首府，美軍一舉就加以佔領。一處在雷伊泰島東海岸廣十三哩的沙灘上登陸，作迅速有力的推進。另一強大部隊則在聖米斯及杜格拉間的海岸上登陸。另一部則在雷伊泰島南端的寶安登陸。此舉直攻入菲律賓的心臟，使美軍得在離達佛僅二百七十五哩及距馬尼拉南僅三百四十哩的地方樹立基地，登陸美軍包括第六軍與中太平洋其他部隊，而由海爾賽將軍所率的第三艦隊及金開德將軍所率的第七艦隊加以掩護。美軍進攻菲律賓時，麥克阿瑟將軍也隨同抵菲，他重登菲律賓領土，就向菲島人民發表廣播稱：「菲律賓之人民乎，余已歸來，獲上蒼之佑，吾軍已重上菲律賓。」

賓領土，蓋菲律賓之領土在我兩大民族中皆奉爲神聖者，吾人此來之任務，在毀滅一切敵人所加予諸君之日常生活之控制，且使諸君之自由恢復於一不可毀滅的基礎之上。諸君之總統奧斯敏納即諸君之大愛國志士奎松之後繼人，及其政府人員，現已與余俱來，故菲律賓政府現已重建於菲律賓領土之上，諸君解放之時期已至，諸君之愛國志士對於自由之原則，已表明其不可動搖之決心與熱忱，足可與人類史上英勇爭光。現余籲請諸君作最大之努力，俾使敵人獲知內憤之人民其力量不亞於外來之軍力，請諸君響應余之號召，繼續發揮巴丹半島及柯列基陀所表現之不屈不撓之精神，當戰事向前推進，使君等進入戰區以內時，君等即起而進攻，每遇有利機會，即起而擊敵。諸君爲鄉梓計，應即進擊，爲未來之子孫兒女計，爲先烈之犧牲計，亦應進擊。君等切勿漠不關心，務使每一臂皆堅豎。上帝將指示道路，向正義勝利之道邁進。」麥克阿瑟將軍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離開菲島時，曾在菲島各處張貼標語，說他將要回來，經過兩年零七月的時間以後，他果然實踐他的諾言，重新打回菲島了。偕同麥克阿瑟將軍抵菲的非總統奧斯敏納，也發表告菲律賓國人書說：「吾人所等待已久之時日，終於來臨。第二次菲律賓之戰業已開始，當三年前，轟炸機首次飛過菲島領土，即侵略下之大鳥首次狂吼時，吾人莫不磨拳擦掌，義憤填膺。但當今日再度飛機蔽空砲聲震天時，人民皆高舉雙手，充滿希望與愉快。首次戰爭之聲隨敵之前進而到達時，聞者無不恐懼，但人民在三年之中生活於外國軍隊蹂躪街頭之環境中，凡所當思當待者皆聽命於殘忍

之軍閥，目見自由之火搖搖欲熄，幾至滅絕，則戰爭之聲實爲翹盼已久之佳音使者。惟曾在淪陷區內生活者，方能了解今日菲律賓人民之生活，惟有遭流亡之人，方能充分了解第二次菲律賓之戰開始時余之快慰希望及感激之情緒。我國人民不久當能自由，吾人不久將重見吾土，吾人將在彼處重晤吾人所被迫分離之親愛之人士。在此第二次菲律賓之戰中，吾人民當能再度公開作戰，一似其在巴丹之戰時彼等在日軍佔領期間之勇敢忠忱。現在可以公開，事實上菲律賓之戰從未一日停止。菲律賓人民，無武裝，無糧食，無醫藥，而能繼續作戰。彼等英勇奮鬥，未爲舉世所知者，歷時已三年之久，惟因軍事上之必要，吾人未能公布其英勇事蹟。但當目前吾人解放之軍隊已在吾土登陸時，吾菲律賓之愛國志士能與我武裝同志攜手時，此類英勇事蹟當可公開，予以應得之榮譽。」

同時白宮亦發表聲明云：「本日上午美軍在菲律賓之雷伊泰島登陸，進攻部隊在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有太平洋上空前所未有之龐大海空軍協助。吾人登陸菲島，係爲履行吾人在兩年餘以前所作之諾言，其時美軍最後一批於抵抗絕對優勢之敵五月又二十五日之後，終於投降。吾人保證返回菲律賓，而目前業已實踐此一諾言矣。吾人曾向菲人保證其自由將恢復，其獨立將建立並獲得保障，刻吾人正履行此言。菲境日軍經驅逐出境後，菲律賓即將爲一自由獨立之共和國。吾人能重歸菲島，殊爲欣慰，然吾人無意在此停留。雷伊泰島爲通往日本大路之一站，該處距台灣七百哩，距中國八百五十哩，吾人正跨越「軍閥帝國」之生命線，吾人並正切斷此生命線。吾人之轟炸機艦

隻與潛水艇正切斷敵人之非法佔領地與其本土間之聯絡，吾人將自新基地加連吾人之攻擊。上週吾人曾作破壞性之攻擊，今者吾人將向日本作更有破壞性之打擊。吾人已自日本獲得教訓，昔日吾人相信日本並待之如親鄰，然吾人完全受騙，此項教訓之代價至大，今者吾人將教訓日本矣。吾人具有決心與力量，以教訓日本，領悟詭詐欺騙及盜竊鄰邦所付之代價。吾人將與堅決之盟友教訓日本，使其永不遺忘。吾人將以收復之領土與日本所奪之財源返歸應得之原主，吾人將永遠遏制日本軍國主義之黑龍會。美軍登陸菲島後，羅斯福總統即電麥克阿瑟將軍稱：「當此閣下及閣下所部打回巴丹之際，全國對閣下實深感激，並為閣下祈禱勝利。」我最高領袖 蔣主席亦特電美總統致賀云：「美國軍隊回返菲律賓登陸成功，余謹代表中國政府及人民向閣下致最熱烈之賀忱，領導散佈全球之美國軍隊的神妙戰略，於此偉大成就獲一明證。此次在菲律賓之行動所予吾人之展望，使我國人民得有無限之鼓勵，並將使之盡其最大努力，與閣下合作，於最短期內將日本完全擊敗。」美軍在雷伊泰島登陸後不久，美日海軍便在菲島海面展開空前的大海戰，戰鬥的時間自十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二十八日止，前後凡達六天，結果美海軍獲得了驚人的勝利。這次海戰是怎樣打的，因為詳情繁雜，局外人委實弄不清楚，美國海軍部曾發表第五四號公報，加以敘述云：「要攻入菲律賓，就的需要各種現代武器的大規模使用，陸上和兩棲的軍力，水面的和水下的軍力，而且還得有大量的空軍的掩護。只要展開地圖一看，就知道要在那周圍選

擇一個開頭攻擊的地點，是如何令人迷惘的事。菲律賓羣島的水道，簡直紛歧得像八陣圖一般，這其間有兩個通向太平洋的水道，在北的是聖柏那狄諾海峽，介於呂宋島與薩馬島之間。在南的是蘇利高海峽，介於雷伊泰島與民答那峨島之間。美軍必須施行的警戒之一，就是要預防日方把潛水艇埋伏於菲律賓羣島的西面。在十月二十一日黎明以前，美方潛艇羣發現一個強大的日本艦隊，從南中國海駛向菲律賓，於是便以敵之攻擊方向電告陸軍總部。同時他們對三艘重巡洋艦每艘享以四個魚雷，其中兩艘眼見即將沉沒，另一艘則受重創。敵艦立即散開，在追擊時，美方潛艇一艘陷於爲暗礁所束的水道內，於是於救出艇中人員以後，不得不加以摧毀。當日他們又與敵艦隊接觸於明多羅海峽，即馬尼拉灣口之南，美潛艇又重創其另一艘重巡洋艦，使該艦無法駛入灣內。於是美航空母艦上的飛機，遂伸張其巡邏，西及蘇祿海與菲撤亞海。十月二十四日，美方發現敵兩大艦隊向東進駛，一隊在蘇祿海，顯係航向民答那峨海及其通向太平洋之水道蘇利高海峽。該艦隊包含兩艘主力艦，「扶桑」號與「山城」號，兩艘重巡洋艦，兩艘輕巡洋艦，和八至十艘驅逐艦。美方航艦飛機擊傷敵主力艦，並擊傷巡洋艦兩艘及驅逐艦兩艘，但敵軍繼續前進，殊不知在雷伊泰灣，美方已嚴陣以待了。實力較大的敵方主力部隊，包括有五艘主力艦，新式的「大和」號與「武藏」號，還有「長門」號，「金剛」號，並以七艘重巡洋艦，一艘輕巡洋艦，和十三艘至十五艘驅逐艦，担任護衛。當這一隊特種艦隊通過西布顏海峽時，牠已經爲美第三艦隊的航機所阻擊，主

力艦之一與兩艘巡洋艦受有重傷，而其餘諸艦亦多中彈，這樣且戰且航，日艦轉換他的航向，好像要放棄牠強力通過聖柏那狄諾海峽的企圖的模樣。正當美方的航艦對抗敵方的兩個艦隊之際，美方艦隻及登陸部隊也遭受數百架敵方陸地飛機的嚴重攻擊。於是「普林斯敦」號中彈着火，由美方自行將牠沉毀。在日方攻擊機羣中，有一部分係由航空母艦起飛自北南航，於是第三艦隊便派出搜索機羣加以截擊。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時四十分，據報有兩支敵軍由呂宋島北端南下，加入戰鬥。其中有主力艦兩艘，「伊勢」號與「日向」號，航空母艦四艘，包括有一艘瑞鶴級的大型航空母艦在內，一艘重巡洋艦和六艘驅逐艦。美第三艦隊於接獲報告之後，立即出動迎敵。援助並掩護雷伊泰島登陸工作的美軍，現在成爲三支分進合擊的日本艦隊的攻擊目標。敵軍實力，總計主力艦九艘，航空母艦四艘，重巡洋艦十三艘，輕巡洋艦七艘，和足足三十艘的驅逐艦，潛艇都還不算在內，於是戰幕揭開了。午夜才過，美方巡邏艇在蘇利高海峽南部進口處發現敵的南支艦隊，就是曾被美方攻擊而未放棄其前進企圖的部隊。巡邏艇報告稱：美方有兩個魚雷打中了日艦二艘，但敵艦仍繼續前進。三個鐘頭以後，美方在海峽上担任巡哨的驅逐艦，發現日艦隊，分爲兩個縱隊，以每小時二十海里的速率前進。驅逐艦開始攻擊，同時埋伏於海峽口的美主力艦與巡洋艦也向之開火，敵人在狹窄的水路內被阻遏，又被美方五艘主力艦的砲火所猛擊，這五艘主力艦是「西佛及尼亞」號，「馬里蘭」號，「田納西」號，「加利福尼亞」號，和「賓夕法尼亞」號，這都

是敵人認爲在珍珠港事件時已經損失了的，其實都已翻新，比以前更爲強有力了。日本縱隊減低牠的航速至每小時十二海里，後來因爲美國軍艦砲火的益加猛烈，遂轉換航向而遁。在那兩艘主力艦兩艘重巡洋艦兩艘輕巡洋艦和十艘驅逐艦之中，除了一艘主力艦，一艘或兩艘巡洋艦，和大約一半的驅逐艦之外，通通被擊沉了。第二天，美航空員發現兩艘漏網的主力艦和那重創的巡洋艦，就把牠們結果了。在整個作戰過程中，美方的損失爲巡邏艇一艘沉沒，驅逐艦一艘受傷。正當敵人南路的攻勢給美一方一舉肅清的時候，北面的敵人也被美方從空中偵察發現了，而牠却迅速的從東南的航向轉而趨北，熱烈追奔的結果，於二十五日清晨又發生了新的接觸。敵航空母艦在甲板上只有少數的飛機，敵機大概於前一日派出去攻擊美艦船，而在返回航艦以前，先降落於馬尼拉機場，以增加燃料。正當敵機復歸航艦之際，美國的轟炸機和魚雷機已經把敵航空母艦四艘中的三艘送到水底，至於其餘一艘也已經把飛行甲板打得亂七八糟，再不能爲降落之用了。二十一架敵機，被掩護美艦的飛機所截擊而毀滅。空中的攻擊不僅將日本航空母艦四艘中的三艘送到海底，而且還擊沉了兩艘敵驅逐艦，敵艦回身向日本而逃，一部分美艦船以全速追擊，美巡洋艦和驅逐艦很快的追上了殘存的敵航空母艦，毫不費力的將牠擊沉。第三艦隊的其餘部分亦以全速向南駛返，因爲據報告說，有一羣支持雷伊泰島登陸作戰的航空護衛艦六艘，驅逐艦和護航驅逐艦七艘，正被優勢的敵軍所威脅。原來美潛艇於二十五日清晨發現一隊敵艦，其中有四艘主力艦，

七艘巡洋艦和九艘驅逐艦。這些顯然是在西布顏海遭受美機空襲而西向逃遁的殘存敵軍。到了夜間，這一隊敵艦已經穿過聖柏那狄諾海峽。美方的航空母艦背着晨曦的晨光，目標十分顯露，而敵艦則掩蔽於菲島沿岸的山影之下而獲隱藏之便，所以在地勢上及火力上均佔便宜。美方由商輪改裝的航空母艦以最高的航速東航，以艦首朝向東風，以便起飛的飛機從事攻擊，但是敵方優勢的速度和火力使日艦隊愈駛愈近，自北而來，迫使美航空母艦羣在敵方的十六吋、十吋與八吋砲彈的壓力下，轉而南駛。敵人的瞄準技術本來很差，美國人的艦船操縱手段又很高明，雖則敵方時時設法矯正他的彈着點，在第一個回合裏，美方中彈並不多，上午九時，美空軍進行勇敢的攻擊，驅逐艦施放烟幕，並猛施迫攻，然而航空母艦却已遭受重創，有一艘沉沒了。突進迫敵主力艦的美驅逐艦一艘及護航驅逐艦二艘均爲日方砲火所擊沉，可是敵人所付的代價正復不少，有兩艘重巡洋艦沉沒了，一艘或兩艘驅逐艦則在美方水面及空中雙方集中攻擊之下，也已消失於海上，不過敵方仍佔優勢。九時二十分，敵方的陣勢已經擋住去路，雙方距離僅一萬二千碼，美方艦羣已瀕於待殲的危境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敵方突然收隊，放寬距離，而最使苦戰下的美艦隊感到驚訝不置的，是敵方於施放了一陣最後而不爲害的魚雷以後，就離開戰場，向北面水平線下隱去。關於敵方這種舉動的原因，就是日艦隊司令於付出重大代價購進局部勝利之際，獲悉他在蘇利高海峽上的南路軍業已毀滅，而他的北路軍則因航空母艦被殲的緣故而受創慘重，所以他不得不趕

快退出聖柏那狄諾海峽，以求免於殲滅。還有，敵人也許先前並不知道美方還有以主力艦和巡洋艦組成的艦隊，即第七艦隊的一部，留在雷伊泰灣內，用以防護運輸艦與登陸潛艇的安全，而這艦隊就在黎明以前，於雷伊泰灣之南，擊滅敵方的南路軍力，復乘戰勝的餘威，轉而迎擊敵方的中央軍力，在歸航中的第三艦隊前衛，遭遇敵方業已受傷的驅逐艦一艘，在牠抵達海峽以前，就把它擊沉了。第二天早上，從航艦起飛的美方飛機，在西布顏海上繼續掃蕩殘敵，又擊沉敵輕重巡洋艦各一艘。這次戰鬥結束了，美國獲得全勝。敵艦遭受的損失，必將削弱他抗禦美方向日本本土進攻的力量。——美國海軍部這篇公報敘述雖然詳細，但却沒有說明雙方的實力、形勢，彼此的損失數字，和日本的戰略企圖，以及日本艦隊失敗的原因，這裏特地不憚煩的再詳細分析一下：美國在菲律賓海域停泊應戰的艦隊有二，都屬於第七艦隊。（一）在雷伊泰灣，由德蘭多爾夫海軍少將統率的戰鬥艦隊，其實力有戰鬥艦四艘，巡洋艦八艘及其他艦艇，可能還有航空母艦二艘。（二）在薩馬東方海面，為史普拉格將軍麾下的護航母艦隊，日方稱之為機動部隊，僅有戰鬥艦一艘，巡洋艦五艘，驅逐艦二艘以上，航空母艦則不詳共有幾艘，大概至少在十五艘以上。這是開戰以前的情形，到了戰爭末段，乃有美第三艦隊的四十艘航艦趕到聲援，這是另一會事，日本艦隊共出動了三支，但有一支中道折回，就是到明多羅島以南西布顏海這一支沒有下文，這支艦隊據說擁有戰鬥艦三至四艘，巡洋艦十艘，驅逐艦十三艘。駛到戰場參戰的只有兩支：（一）由蘇祿海突進蘇利高海峽

的爲「南支」其實力包括戰鬥艦二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六艘。這支艦隊可能是由新加坡開來的，否則就是在越南的金蘭灣至斯巴德萊島一帶游弋。(二)出現於台灣東南海面而逕趨薩馬島東方的爲「北支」其實力包括戰鬥艦四艘，巡洋艦九艘，驅逐艦十二艘，還有航空母艦三艘以上。這支艦隊據說是由日本本土開來，否則就是漂泊在琉球台灣之間。至於日本的主攻目標，南支是雷伊泰灣內的美戰鬥艦隊及運輸船團，北支爲薩馬島東方的美機動部隊。其經過如下：(一)日本南支艦隊本來的進攻計畫，是匯合蘇祿海與西布顏海兩支艦隊，衝入雷伊泰灣，如匯合果成，則有戰鬥艦五至六艘對美國的四艘，有巡洋艦十三艘對美國的八艘，並有驅逐艦十九艘可以進行魚雷戰，攻擊美國的運輸船團。但因西布顏海那支艦隊沒有如期到達，日南支艦隊勢孤，二十五日晨駛抵蘇利高海峽，與美艦相對開砲，只有魚雷戰隊更深入灣內，日戰鬥艦則被攔阻在蘇利高海峽。戰鬥經過僅歷時一點半鐘，殘餘艦隻即離開戰場，遁走的路線乃沿雷伊泰西海岸向北入加摩斯海。(二)日北支艦隊與美母艦羣開始接觸，時間是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半，潰走是十二時五十分，其接戰五小時零二十五分。作戰地點在薩馬島東方海面百哩之處，據美記者華克報告，第七艦隊曾被衝散，這天上午美母艦羣似相當陷於苦戰，金開德上將說：「我輕型航艦隊在薩馬島附近阻遏日艦隊至一整上午之久，直至午後援軍來到爲止，航艦所完成之偉績，誠令人不能置信。」由這些話也可以得到旁證：日本北支艦隊的逃遁，必是因爲美第三艦隊援軍到了，第三艦隊四十

艘航艦趕到戰場，離日艦逃遁時間僅三十五分鐘。敵艦逃遁路線是折入薩馬島北岸的聖柏那狄諾海峽，與南支艦隊逃遁的方向相同，是集集中到馬尼拉去的。那支沒有下文的日本艦隊，可能便在明多羅島東岸迎接牠們。日本的戰略企圖，是要孤立雷伊泰島上的三師美軍，二十六日東京廣播謂：「被遺棄於雷伊泰島橋頭堡的麥克阿瑟軍，其背後的海面，已完全被切斷，形如裸體，在我戰略最中心處無言的孤立，其命運當一如巴丹柯列基陀之敗戰，」要孤立雷伊泰，就要奪取菲律賓的制海權，而要取得菲律賓的制海權，就要殲滅美第七艦隊在菲律賓的戰鬥艦隊及護航母艦羣。在戰術上，日本居於主動地位。日本南支艦隊以戰艦隊為先導，以水雷隊為後繼，利用月明之夜，秘密行動，到蘇利高海峽，遭遇着美艦，彼此戰艦交相轟擊亂射，以主力艦牽制住主力艦，然後以水雷戰隊深入，尋覓美運輸船團，同時以戰鬥機編隊蔽護天空，該戰鬥機且曾分為小隊，俯衝而下，直趨美運輸船。日本北支艦隊主攻目標是航空母艦，先用陸上飛機轟炸了一天，以四十架或五十架以上為一隊，不斷襲擊美艦。除陸軍機結隊轟炸外，還有一種屬於海軍的空中決死隊，名叫「神風特別攻擊隊」，據東京發表，已組成敷島、大和、朝日、山櫻、菊水五隊，其戰術為自殺式的以肉彈與飛機實行向美航空母艦衝擊，自最初即不期其生還，務必以一機轟沉一艦。敷島隊員已出動參與這次菲律賓海戰，戰死了五人。日本先用空軍壓迫美機離開航空母艦，然後利用他戰艦的火力及戰術速度，以攻擊美國航艦。所以在薩馬東方所發生的菲律賓海戰，前一階段是空戰，後一階段也是空戰。

至於雙方所發表的戰果。(一)日方損失，據二十六日珍珠港合衆社稱，至少沉創日本軍艦三十艘，其中包括戰鬥艦十艘，航空母艦三艘。此說恐怕不確，因爲日本的戰鬥艦只有六艘參戰，加上西布顏海受傷的一艘，也不過七艘。二十七日美官方根據尼米茲與麥克阿瑟總部的報告，發表日艦沉傷總數二十七艘，較爲正確。日本戰鬥艦一艘確被擊沉於雷伊泰灣，這是美國戰鬥艦所擊沉的。在薩馬東海面的日本戰鬥艦一艘可能沉沒，二艘受傷，該公報第二部所稱「聖柏那狄諾海戰」，應爲日北支艦隊敗退後的追擊戰，其戰果中也列着擊傷戰鬥艦四艘，此點不無疑問，如若戰報正確，那麼不是北支的戰鬥艦不止四艘，就是西布顏海的一支敵艦駛往聖柏那狄諾海峽去增援。總之，日戰鬥艦沉一艘，其餘也統統受傷。巡洋艦方面，在蘇祿海，沉三艘，在薩馬島東沉兩艘，傷三艘，在追擊戰中又擊沉了二艘，共沉六艘，損失一半，傷三艘，僅剩三艘安全逃走。航空母艦沉二艘，可能沉一艘，三艘無一倖免。驅逐艦在蘇祿海，沉四艘，他處也受傷數艘。計南支艦隊巡洋艦全滅，尚有戰鬥艦一艘，驅逐艦二艘得逃脫。北支艦隊戰鬥艦或皆負傷逃走，航艦一艘負傷逃走，巡洋艦四艘逃走。(二)美方損失，據東京大本營發表戰果如下：(甲)在薩馬島東方面，美艦共計沉傷二十七艘，包括航艦沉八艘，傷七艘，運輸艦沉四艘以上，巡洋艦沉三傷二，驅逐艦沉二，戰鬥艦一艘受傷。此中僅四艘航艦是海軍於二十五日擊沉的，潛艇也擊沉了航艦一艘，傷驅逐艦一艘，餘下的都是飛機的戰果，計二十四日飛機炸沉航艦二艘，傷四艘，二十五日炸沉航艦一艘，傷二艘，二十六日又炸

沉航艦一艘，傷一艘。(乙)在雷伊泰灣，共沉傷美艦船一零八艘，這統計賬乃由十七日算起，非常糊塗，除二十五六兩天日機炸沉傷及燒的艦船六十四艘外，南支艦隊的戰果殊不足稱道，尤以美戰鬥艦一艘也沒有擊沉，僅報三艘擊傷，這已是最大的失敗。巡洋艦沉三傷四，擊沉不知為巡洋艦或驅逐艦者十，頂多不過破壞了運輸船五十八艘，沉六傷五十二。總上觀察，大結論是日本的戰略企圖並沒有實現，菲律賓的制海權並沒有被他奪到手，雷伊泰島美軍依然攻擊前進，並不陷於孤立，小結論是日本的主攻目標並沒有毀滅，雷伊泰灣內的美國戰鬥艦隊仍然健在，薩馬島東方海面的航艦羣散而重聚，其實力已遠強盛於開戰以前，至能對日本艦隊追奔逐北，整個戰役乃以二十七勝過一百三十五的戰果，嚴厲地宣判日本的失敗。為什麼日本會失敗呢？(一)日本最大的失敗是南支艦隊，要解釋這個問題，除西布顏海那支艦隊行蹤可疑外，日本戰鬥艦的防禦力與攻擊力更可疑，這是美日戰鬥艦相對開火的第一次，即使在數量方面日本弱了幾艘，但日本海軍統帥豐田副武並非不知道，而傳令日艦隊採取攻勢，開戰結果，日本戰鬥艦一艘沉了，一艘負傷而逃，而美戰鬥艦則仍傲然為海上浮城。金開德將軍說：「日艦的砲火極不準確。」砲火不準確固然是失敗的一個原因，但日艦防禦甲板過薄，也是一個莫大的致命傷。(二)南支艦隊的失敗，戰略錯誤在西布顏海，那支艦隊沒有來，這個問題恐怕與海峽航行有關，金氏上將說：「日艦隊竟敢穿越非島中部狹窄海峽，實屬可異。」因為通越海峽，雖可藉兩岸的陸上飛機掩護，但同時水雷潛艇及

飛機危險重重。在狹窄的海峽中，目標明顯，戰艦本身難以轉動或避走，一被對方的飛機發現，隨時都有被擊沉的危險。西布顏海日艦隊的蹉跎不進，及美機在聖柏那狄諾海峽沉傷敵艦七艘之多，足見飛機控制海峽的厲害。（三）北支日艦假使有成就，對於航艦中心主義也毫無損害，即使說日戰門艦開砲擊沉美航艦四艘，這在全部戰果中所佔的地位仍舊很低。假如航艦飛機不遠飛，戰鬥艦很難接近，如航艦空無飛機，其逃走速率也比戰艦快，追趕航艦仍得用飛機。照此情形推想美航艦的損失，決不如日本所說的多。（四）日本最劣勢的還是飛機，失敗在沒有握到制空權，這次出動的海軍已可說佔着優勢，但他的艦隊最後仍一樣逃亡，海權屈服在空權之下，小磯首相不得不於謊言海戰大捷以後，便命全國展開航空機增產突擊運動。飛機的威力，已經動搖了海戰古典的原則，海戰史上沒有一次像這次那樣可以飛機大敗艦隊的。日本把艦隊集中起來，對付美國一部艦隊已佔優勢，但因他的空軍不是優勢，所以抄襲雷伊泰的背後失利，攻擊薩馬海上美海軍的一翼也失利。日本以聯合艦隊佔住台灣菲律賓的中央位置，倘無足額的優勢空軍，仍舊無法實行決戰。根據地的價值成了問題，存在艦隊或保護海岸砲台艦隊也都成了問題了。

第八十一回 奏凱歌美軍克雷島 擴戰禍日寇入廣西

却說當菲律賓海面大海空戰正在進行的時候，美軍在雷伊泰島上的戰事也正在進行中。美軍在雷伊泰島登陸成功，得力於美非游擊隊的貢獻情報很大，他們曾把關於敵方防務的大量情報祕密傳至美國，這些游擊隊的愛國活動，在日軍佔領菲島兩年半的期間內，始終沒有中止過。美軍登陸後，就佔領雷伊泰島首府答柯羅板，用坦克及縱火器作掩護，將二十哩以上前線的混亂日軍擊退，並佔領答柯羅板機場及杜拉格機場。十月二十三日，美軍將日軍逐出雷伊泰島東海岸公路上最後一處要塞帕洛，日軍仍據帕洛附近頑抗，並曾猛烈反攻，但被擊退。海灘陣地的美砲兵，使日軍遭受重大損失，美軍進抵帕洛通答柯羅板的公路時，發見日軍屍體甚多，足證美軍發砲準確。另一部美軍並佔領距杜拉格七哩位於內地的聖巴布羅機場。二十四日，日軍發動猛烈反抗，抵抗沿雷伊泰島全線各區前進擴大陣地的美軍。同時美步兵也於當晚發動首次有系統進攻日軍，進行白刃戰。美軍足踝深陷泥淖，於陣地中逐步深入，進擊布里機場四週的日軍防線。小堡壘及戰壕。美軍並攻佔帕洛以西的山頭，及南面十哩處的皮璠安，與距杜拉格內陸九哩的布勞恩公路中心。美第一騎兵師於同日向呂宋東南九十哩的薩馬島，下馬驅進，越狹窄的聖瓊尼卡海峽，向薩馬島發動水陸攻勢。於二十五日分隊攻抵薩馬島南岸，在拉帕慈擊退小隊日軍的反攻。美軍這時已

控制自聖瓊尼卡海峽至杜拉格的整個東部海岸區域，第十軍團及第二十四軍團並在塔那萬會師，沿海岸擴大陣地至四十哩之廣。戰線中部帕洛以西，第二十四師遭遇日軍逐漸增強的抵抗，東南面二十四軍團戰區內，第九十六師攻克塔本達朋。二十七日，美第一騎兵師進入雷伊泰島東北海岸卡利加拉鎮，日軍向安塔菲反攻，意欲延宕美軍的進展，但被擊退。至三十日，雷伊泰河谷日方一切有組織的抵抗已告終結，美軍控制雷伊泰島約三分之二區域，繼續向前推進至距西部海岸十哩以內的地方，美軍第二十四師亦將日方殿後部隊逐出卡利加拉灣以南日方最後的重要公路交叉點。這天颱風大起，歷時七十分鐘之久，一切作戰行動均受阻礙。日軍乘黑夜在雷伊泰島西岸自宿務島至見馬克增援，並向美軍作數次反攻，均被擊退。三十一日，美軍第二十四師擊退日軍的猛烈反攻，向北前進二哩，距北海岸已不及六哩。第一騎兵師沿雷伊泰島西北海岸向西面的卡利加拉推進，在卡利加拉周圍作戰的日軍，企圖保持向南面與馬克脫逃的路線，與美軍激戰。克特芒山袋形區日軍所有抵抗均被美軍消滅。雷伊泰島各區美斥候隊極為活躍，致與敗逃的日軍發生小接觸。日軍顯然企圖利用駁船增援馬克區，美戰鬥機自陸地起飛，襲擊馬克的敵軍設備及船舶，擊毀軍火堆棧，引起大火。十一月一日，美步兵第二十四師襲擊雷伊泰河谷的殘餘日軍，於雷島西北的卡利加拉與美騎兵第一師取得有效聯絡，繼續在奧馬克的西南兩面追逐日軍，同時美第七師的先頭部隊跨越雷伊泰河下游，進抵距奧馬克二十六哩的西岸。三日夜間，日軍開始增

援，坦克車隊登陸雷伊泰島比斯提海岸，且擬越過奧馬克袋形地區。由戰鬥機保護的敵護航艦隊乘黑夜開抵奧馬克，美機當即進攻，擊沉敵運輸艦二艘，但敵軍業已登陸。敵增援部隊開始向平南莫寶公路北進，與佔領雷伊泰島北岸每一主要據點的美第二十四師及騎兵第一師作戰。美機不斷襲擊在平南莫寶公路上向奧馬克推進的日機動部隊，毀卡車三十輛，坦克車二輛，敵軍損失重大，被驅散後重行集合，突入俯瞰奧馬克平原小山上的防禦工事。美第二十四師部隊在卡利加拉以西推進五哩，由卡洛申角向平南莫寶推進，於四日佔領平南莫寶，續向奧馬克前進。平南莫寶爲雷伊泰島西北海岸重要交通中心，也是日軍的最後一處強固據點。其餘美軍則沿海岸作逐島的爭奪戰，海陸作戰部隊迅速進至北岸通奧馬克公路的海港，奧馬克區日軍所有陣地均已處於遠程砲火之下。雷伊泰島西部戰事也在發展中，日軍繼續努力，企圖突破包圍，但美軍已數度粉碎其企圖。卡利加拉與平南莫寶間在卡布坎附近日軍的反攻，於劇戰後爲美軍擊退，美軍除集中掃除日軍殘餘外，並包圍達格米，擊退企圖滲入的日軍。五日，美第二十四師自卡利加拉灣向南推進六哩，並繞過威克迪克山通達奧馬克公路上的里蒙南面。美軍於進達奧馬克港十二哩的範圍內後，向奧馬克逼近，與日軍在奧馬克河谷公路發生激戰。美方向前推進的長程砲隊，猛轟位於奧馬克機場附近的伐林西亞，重創倉庫供應站，並使發生大火，化成一片火海，日砲隊亦頑強抵抗，雙方遂發生激烈砲戰。該地原爲日軍最有用的供應基地，至此遂大受摧毀。同時美軍復冒熱帶風暴，打開

日軍山頭陣地所造成的僵局，在火光熊熊的奧馬克東北廣闊的前線上獲得極大進展，佔領奧馬克公路東端的重要山頭陣地，高達二千二百六十九呎的巴典山亦被佔領。同時第九十六師亦深入奧馬克東北的中路山脈。雷伊泰日方原有駐軍遭受戰術上的鉅大失敗，損失在三萬五千人以上，守軍日漸枯竭，故日軍繼續增援部隊，於民答那峨島、宿務島及其他島嶼趕調生力軍約三萬五千人至雷伊泰島，代替被殲的同數日軍。日第三十五軍正於前線上展開絕望的掙扎，以圖恢復他在雷伊泰東部初期作戰中所失去的戰略地位。十一日午前，企圖增援奧馬克的日護航艦隊，計運輸艦四艘，由驅逐艦六艘掩護，駛近奧馬克海灣，遭受美第三艦隊的飛機襲擊。日軍僅殘剩八千人抵達海岸。日方爲挽回頹勢起見，除派軍增援外，並特任山下奉文爲菲律賓日陸軍最高指揮官，山下奉文抵雷伊泰島後，卽於奧馬克走廊地帶用種種方法建立「山下防線」。他選擇雷伊泰島北部爲雙方決戰之地，竭盡全力，企圖將美軍逐出雷伊泰。雷伊泰北區的美先頭部隊進入崎嶇不平的山地區，包圍奧馬克以北十六哩的皮諾山，於激戰後向南推進數哩。同時美軍第二十四師於奧馬克走廊地帶公路上，向日軍發動攻勢，推進三哩，佔領俯瞰奧馬克走廊地帶北端高達二千三百五十呎的卡塔巴朗山，斃敵逾五百名。美騎兵第一師則自東南襲擊，進達距雷伊泰日方主要機場七哩半的範圍內。美軍於森林及山地中迭經劇戰後，已向奧馬克及沿四十六哩長的彎曲前線上四處據點進圍，並擊破估計約有四萬五千日軍在雷島西北部所堅守的八百平方哩袋形陣地。海

爾賽及凱尼所部飛機出襲奧馬克四周，續作緊密封鎖，以打擊山下奉文於雷伊泰加強戰鬥力量的絕望企圖。十三日，美軍由平南莫寶西南山地展開廣大的袋形攻勢，俾擊潰奧馬克走廊公路以西日軍的主力。另有美軍的先頭部隊兩部，由公路以東的山地，進入奧馬克港十一航空哩以內的地區。美第二十四步兵師用坦克及噴火器向里蒙以南公路西側推進，美第一騎兵師亦進入里蒙東南十五哩及奧馬克東北十一航空哩的拉奧山。美第九十六步兵師前進八哩後，抵達拉奧山東南及距奧馬克十一航空哩的阿爾多山峯。第一騎兵師及第九十六步兵師沿奧馬克走廊東側向西推進，以便與向公路西側推進的美第二十四師取得聯絡，包圍該地以北的日軍。十六日，美第二十四師及騎兵第一師，加緊進擊里蒙附近的日軍突出陣地，該處有三千左右的日軍退路被切斷，美軍實際上已佔領雷伊泰島卡利加拉灣以南四哩的奧馬克公路，在公路上建立堅強的障礙據點，並控制接近奧馬克公路附近的河谷。日軍殘部已被完全包圍，第三十二師已楔入日軍前線以北地區的日軍孤立據點。東南部美軍已鞏固由明諾羅山至塞班山的陣地。日軍曾在奧馬克南十哩的海岸上發動反攻，但被擊退，傷亡過半。十七日，美第二十四師及第三十二師於雷伊泰北部續向估計有日軍三千人死守的里蒙袋形陣地劇烈攻擊，經激戰後，美軍在里蒙以南約一哩處跨越日軍通奧馬克的逃遁公路，因而愈加強對日軍的封鎖。美軍於森林中曾數次擊退日方供應部隊，擊破他接濟被圍部隊的企圖。西向跨越山地進至雷伊泰中部的美第九十六師，亦向奧馬克發動

新攻勢進抵奧馬克東十四哩的羅比山脚。從事消滅撤退到西岸的日軍。二十日，熱帶暴風襲雷伊泰島，以致該島空中及地面戰事幾乎完全停頓。日砲兵乘勢猛烈反攻里蒙以南美軍公路障礙區。但被擊退，傷亡慘重。美軍雖礙於地形，進展遲緩，但仍對奧馬克北部的里蒙不斷增加壓力。美第三十二師佔領里蒙附近日軍設防陣地後，續自北面對里蒙袋形地區日軍進迫，區內被圍的日軍第一師團約三千人抵抗力已呈崩潰之象。美軍即可進佔里蒙，該處乃奧馬克平原的屏障。日軍除在里蒙附近地區頑抗外，復積極增援，圖死守奧馬克河谷以北的「山下防線」。以後十餘日中，雷伊泰島上熱帶暴雨滂沱，各處地面戰事均受阻礙，惟砲兵日夜不息轟擊敵軍。三十日，美第三十二師冒熱帶暴雨的障礙，包圍突進里蒙下方美軍右翼的日軍，在奧馬克北部約十七哩半奧馬克走廊地帶兩側的供應公路上推進。當美砲隊猛擊日陣線時，美軍跋涉深幾及膝的泥濘，分兩路作戰，冒日軍的激烈抵抗而伸進至距聯絡站一哩之地。公路西面的美軍集中奧馬克以北七哩半的托里播，東面的美軍則迫近本岡同，該兩城如被美軍佔領，就可包圍北面的日軍。沿奧馬克灣前進的美步兵第七師，亦擊退奧馬克東南十一哩巴拉納斯區日軍的連續夜襲。十二月初，雷伊泰島狂雨不止，戰事沉寂，美軍冒雨進攻，將奧馬克走廊日軍完全肅清，並繞過里蒙區日軍陣地，東面美軍亦在重砲掩護下，掃蕩日軍堅強據點數處。十二月二日，美軍在雷伊泰島西部續獲局部進展，並將向里蒙以南反攻的日坦克隊擊退。狂雨襲雷伊泰島時，各公路均成爲沼池，美軍用駁船及飛機在若干

地區運送軍隊，以繼續維持攻勢。美軍爲雷伊泰島狂雨所阻達兩星期之久，第六軍以五師之衆，於十二月五日發動攻擊，擊破日軍在奧馬克西南岸堅強據點的河上防線，並於奧馬克走廊地帶向北推進。山下奉文指揮的日軍，估計有二萬五千人至三萬五千人被殲。四日夜，日軍以坦克車八輛企圖突破美軍封鎖公路的障礙物，跨過里蒙公路的走廊地帶，遭美軍阻擊，日坦克二輛被毀，其餘潰散。美第七師擊破奧馬克南十哩巴拉納斯河日軍防線，進至海洋南端的巴爾格鎮，同時美軍側翼亦進至巴拉納斯河源頭的坎格村。九日，第七師的一部沿雷伊泰島西岸北進三哩，到達距奧馬克以南第七師所在地二哩之處，加緊壓縮加摩斯海岸被困的日軍第二十六師。第七師經激戰並重創日軍後，攻陷奧馬克東南八哩半的阿爾布拉敵袋形陣地。美軍第六師在三十英里的前線上推進，日軍四萬人已漸趨崩潰，美軍正進行肅清全島，準備乾燥季節展開更大的活動。美軍前線由奧馬克走廊北端伸展到南端，其間經過奧馬克以南海岸的崎嶇小路與平原，七日，美第六軍第十七師在第七艦隊與東路空軍聯合掩護之下，在雷伊泰西岸登陸成功，當即攻入奧馬克，於十日加以佔領。美軍楔入據守雷伊泰西海岸至南面的日軍及伸出奧馬克港以北十八英里走廊地帶的日軍之間，日軍數千人被困。七十七師與日軍作最慘烈的戰爭後，將奧馬克的日守軍全部殲滅，並與美第七師取得聯絡，將奧馬克東南的日軍數千人擊潰，或遮斷他與海上的聯絡線。美軍在「山下防線」殲敵成功，並鹵獲大量的日軍供應品。另一部美軍繼續軟化奧馬克東南的日軍，與進

攻「山下防線」北部的美第三十二師取得聯絡。十八日，由奧馬克向北推進八英里的美第七師，攻克日軍第三十五軍總部所在地位於奧馬克走廊地帶的堅固據點伐林西亞及雷伊泰西部的日機場。自卡利加拉灣區域向南推進的美第一騎兵師，亦攻克伐林西亞以北六英里的羅諾乙，並切斷被美軍第三十二師所阻的日軍後方交通線。麥克阿瑟將軍稱第七十七師正致力肅清「山下防線」的日軍殘餘部隊，日軍第二十六師在南線受創甚重，北線的第三十五師亦受同樣打擊，日軍抵抗已迅速崩潰，殘敵正由業經摧毀的「山下防線」向美菲游擊隊所據的山地敗竄。二十日，雷伊泰島上的南北兩路美軍，在奧馬克會師。二十一日，美第七十七師由奧馬克走廊向西推進十一英里至雷伊泰島西海岸，日軍的最後據點帕隆本港，戰事至此已瀕結束階段。二十五日，麥克阿瑟將軍宣布：「雷伊泰島戰役進行六十八日，現已結束，日軍陣亡十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名，美軍死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七名，死傷比較與日軍成爲一與十之比。日曾山下奉文此次或係遭受其戰史上最大的失敗，其毀滅之徹底乃戰史中所罕見。美第七十七師藉水陸部隊在日軍後方突然登陸，對敵發動正面攻擊，本日攻克雷伊泰島西海岸，日軍最後據點帕隆本港，戰事乃告結束。」雷伊泰島 日軍的失敗，早於菲律賓大海戰中決定，日軍掌握不着制海權，便不能阻止美軍繼續不斷的登陸，所以雖屢次增援，並佈置「山下防線」頑強抵抗，結果終不免於崩潰。美軍本來可以早日肅清雷伊泰島 日軍的抵抗，但因阻於暴雨，以致戰事延長達兩月之久。在雷伊泰島戰事將瀕結

束的時期，美軍復於十二月十五日攻登明多羅島，明多羅島位於菲律賓羣島的西部，與呂宋島合成呂宋羣島，美軍登陸時，明多羅島上的日軍抵抗極爲微弱。麥克阿瑟將軍的參謀人員認爲明多羅島的戰役爲西南太平洋戰事中最勇敢的一役，日軍何以不能作較堅強的抵抗，令人不解。隨同美軍登陸的工程人員立刻趕築機場，這機場建築的迅速，突破過去任何紀錄，第一所機場於四天內即告完成，美遠東航空隊的戰鬥機即開始加以使用。明多羅島上日軍仍無地面部隊的抵抗，事實上，日軍也已失去了不付重大代價即將美軍驅出島外的最後機會。美機在明多羅島上的機場降落後，機械士即準備分散場，以保護降陸的飛機，美國駕駛員與迎接他們的疲憊的美國工程師三十人，均對明多羅島上的晴朗天氣與乾燥機場表示滿意。明多羅島上的日守軍顯然並不多，所以日方只好用飛機來增強空中作戰，但亦僅有日機二十九架來襲，企圖轟炸美軍陸上設備，戰鬥機起飛截擊，將日機擊潰，當時至少擊毀日機十一架。美方所遭地上損害，僅有炸彈一枚落在機場附近的草地上爆發，並無傷亡。明多羅島的戰事很快的就告結束，至此，美軍在菲律賓羣島已佔有雷伊泰，薩馬，明多羅三處島嶼了。在美軍登陸非島以前，日軍對於中國大陸的攻勢，已經擴大到廣西省境內，廣西雖然早在民國二十八年間就已遭受敵騎蹂躪，但戰事只在南甯附近一帶局部地區，而且僅滿一年，這一帶區域就完全爲我軍克復，不像這次那樣，戰火波及於廣西全境。不過日寇雖然傾全力西犯，對於我抗戰首都重慶，却仍舊可望而不可即，只是徒然擴大戰禍，苦我人民罷。

了。原來自從衡陽陷落以後，日寇因爲損失過重，按兵不動了許久，經大事整補後，始於八月三十一日向湘桂線發動攻勢。我方當時推測日寇的戰略企圖是在打通粵漢線，所以把大軍都集中在衡陽以南，不料日寇竟以一個大兵團由衡陽西面循湘桂鐵路兩側向西南作扇形的竄擾，戰線最長時南北達百餘公里。這一戰略意圖完全出於我方意外，我軍在湘桂線雖亦有相當軍力佈防，但較之日寇所用的龐大兵團，却未免顯得衆寡懸殊，因此邵陽、常甯、零陵、全縣、道縣、永明、灌陽、興安等地相繼淪陷，敵騎突入了廣西境內。同時，廣東方面的日軍，爲了策應湘西日軍犯桂起見，也於九月中旬分路西擾，互爲呼應，因而沉靜了許久的粵省戰局也突趨緊張。由廣東西犯日軍，初步目標爲粵桂邊境的梧州，分兵三路：一路由三水、西、四會、廣甯，侵入廣西的懷集和信都，進攻梧州的北面，一路由四會南犯，侵入肇慶、湖江西上，由德慶、封川，攻梧州的東面，一路由新會、西、新、興、雲浮、鬱南，攻梧州的南面，梧州在這三路夾攻之下，終於在九月二十日失陷。當日軍西犯梧州時，雷州半島的日軍也由遂溪、北、陷、廉江，侵入桂境的陸川、北流、鬱林、容縣，同時由新會西犯的另一股敵軍，亦陷鶴山、開平、羅定、岑溪、藤縣，與由雷州半島北犯的日軍，及由梧州溯江西上的日軍會犯丹竹、平南。到了十月十二日，地當黔鬱兩江之會的桂平失守後，桂境戰事遂進入新的階段，桂林的保衛戰於焉展開。日軍這樣的數路深入，目標顯然是企圖奪取柳州，然後打通到越南的交通線，或進往貴陽，以便在滇緬路打通後，遮斷該運輸線。這表明日寇是如何的害怕美海軍西移，妄想藉中國大陸苟延殘

喘，打通與南洋羣島的大陸交通線，可是盟軍軍事的發展完全出乎日寇意外，滇緬路已經作小規模的會師，美軍已在菲律賓登陸，美國不等德國完全擊敗後就移師東指，竟使日寇在中國大陸的困獸之鬥完全失去了價值，縱使給他奪取了我更多的城池，流竄到更遠的地方，也無補於他最後失敗的命運了。

第八十二回 犯桂柳賄注拚最後 克八莫制敵費艱辛

却說桂林位於廣西省北部，自明朝以來，均爲廣西省會所在地，人民國後，雖曾一度移省治於南甯，後來終於又移回桂林。自古以來，由中原取嶺南，及自嶺南北窺中原，均以此爲要道，清季太平天國革命，亦自桂林浮湘而下，遂達長江。境內山水秀麗，爲全國冠，所以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號。抗戰軍興以後，東南一帶避難到大後方的義民多半集中於此，文化人也都羣集於桂林，所以又有「文化城」之稱，城外的獨秀峯和七星巖等山峯，不但雄奇瑰偉，而且是日機空襲時天然的防空壕。當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日軍進犯湘北時，桂林會緊急疏散一次，憑着湘桂、黔桂兩鐵路，以及四通八達的水道公路，把這六十萬人口的大城遷徙一空。可是在衡陽苦守的期間，桂林幾家報紙出過衡陽敵軍敗退的號外，許多人都認爲桂林暫時不至於遭受戰禍，於是不少本來已經上了黔桂鐵路火車的人又爬下車廂，返還桂林，重謀生計，加上由湖南來的逃難者，桂林遂復由冷落淒零轉而爲擁擠熱鬧。在八月八日衡陽陷落以後，桂林依然不減人口聚集的現象，到八月底，這現象更到了最高峯。可是由於日軍已開始在湘桂鐵路兩側推進，加上祁陽等地不斷有難民逃來，於是桂林在八月底又開始自由疏散，湘桂鐵路火車又開始擁擠，本來已經疏散得差不多的桂林，由於七八兩個月的人口集中，又得要鐵路負擔疏散四十萬人口的重任。桂林街上雖然仍舊燈火輝煌，

但幾家報紙的叫賣聲使人感到烽火日近一日，衡陽的命運要落在桂林的頸項上是鐵板似的注定的了。桂林北站從大門到售票室以至月台，全是等火車離桂林的人，在陰慘的燈光下，人們躺在水門汀地上，有的睜着眼睛，有的則入於睡眠狀態，估計起來至少有一萬人光景。一萬人並不算多，可是行李箱籠却超過一萬人的體積重量三倍以上，何況全桂林市正在傾室傾街的把行李箱籠和人放在手推車上、洋車上、卡車上，向火車站滾滾而來。湘桂鐵路還是照着慣例，白天開一次混合列車，容量是十四個車皮，每個車皮法定容量八十人，事實上總擠上四百人，一次可以疏散五千餘人。晚間九點四十分開出一次特別快車，也是最多十四個車皮，每車皮法定乘客最多八十四人，但也是擠上四五百人。此外就是軍車，要疏散的人找各種瓜葛去搭乘。疏散的人省籍各不相同，車站上充滿了浙江人、江西人、湖南人的談話聲。大家又一度拋棄了安居六年的家，只能捆兩三捲行李逃難，到柳州以後，怎麼再擠上到獨山去的火車，誰也沒有把握。到獨山以後，火車完了，怎麼爬上到貴陽去的汽車，更沒有把握。到獨山的路上，火車裏要曬站十天，十天之中生了病又將如何到了獨山，行李若是遺失，找一家屋簷下過夜都成問題，帶了小孩和老人的事體更多，壯年男女簡直是在憔悴與狼狽中渡過每一刻光陰。到天亮時，火車帶了一夜奔走的辛苦與擁擠趕到了，所有的人從車門口鑽不進，便從車窗裏爬進去。從全縣來的人有一部分要在桂林下車，但是下不來。車上不僅車廂裏擠滿，連行李架上也睡着人，坐椅下面也有人，車頂上也擠滿了人，車輪附近，人也躺在自放

的木板上，火車頭不用說，汽鍋前的車架上也坐滿了人。總之一句話，火車上的人比螞蟻還要多，每一班西去的車都是如此。九月十日，桂林已在準備戰鬥，街市所見，除了士兵在修築堡壘戰壕外，報紙還繼續出版，報上消息已披露在黃沙河要塞線作戰的情形。十一日，桂林城中人很少了。但車站上人還是擁擠不堪，一部分人怕火車頭不來，改道從水路搭船疏散。在公路上，推手車走路的，也絡繹於途。十二日，大公報桂林版停刊。這一天城防司令部公佈，爲了防止敵人間諜混入城內，自十四日起，全城實施強迫疏散，不許一人留居城內。事實上，從這一天起，城內便沒有行人，商店家家關了門，住戶也都棄家出走，街上除了士兵推着五十加侖的汽油桶放置街口築成工事外，就荒寂如死市。守城的兵士都是廣西人，城防司令章雲淞將軍是廣西名將，早年以守南甯聞名於西南，現年已將近六十歲，他是廣西容縣人。這位老將軍的特性是勇敢，古禮古節，但用的幹部都是年青軍官，南甯軍校的一批學生。章將軍在過去幾年，常到各戰場觀戰，民國三十二年還在胡宗南部觀光，由西安過成都時還謙虛地向人表示：「老了有些落伍，所以出來學習一下。」這次他任桂林城防重責，在他心中早有決策，他自己是一個以名節爲重生死爲輕的人，卽此就可見他在卽將到來的桂林防守戰中必將發揮堅強的抵抗。守城部隊都很沉着，若無其事的在所有岩洞口子堆石頭，做防禦牆。城內各種糧食都有，只是蔬菜不易來，鄉下人已不進城了，但中國兵多少年以來打仗都從沒有講究過這些。這班勇氣百倍的兵士，除了一身黃葉色的軍衣，一支槍，兩顆手榴彈以外，就一無所有。

可是這些一無所有的人，却有一顆沉毅忠勇的心情，憑着這，他們立定在山岩的崗位上。桂林的作戰準備雖然在九月中旬就已開始，但日軍直到十一月一日才正式開始侵犯桂林。進犯桂林的日軍，並不是由梧州、桂平來的，而是由湘西桂北分路進犯，一路沿湘桂線直犯桂林，一路由湘桂線西側祁陽、新甯、資源、靈川、犯桂林的西面，一路由湘桂線東側零陵、道縣、灌陽、興安、犯桂林的東面，我桂林守城部隊在韋淞將軍率領之下，與敵奮戰九晝夜，始行轉進，在桂林未失陷前，敵軍已在迂迴柳州，重施他包圍殲滅的故技。迂迴柳州的敵軍在桂北有二路，在桂南亦有二路。桂北的二路，一路是湘桂線敵軍的主力，繞過桂林，沿湘桂線迂迴柳城，進犯柳州；一路由湘桂線東側自道縣分兵越永明、恭城、平樂、荔浦、雒容犯柳州；桂南的二路分由鬱江西犯，一路由平南、象縣於十一月九日竄至雒容，一路由桂平、貴縣、遷江、迂迴至柳州。以西的忻城戰事演進至十一日，敵軍一路已迂迴到柳州以西地區，我柳州守軍為避免退路被切斷起見，不得已退出柳州。陷柳州敵遂與犯忻城敵合流，一面南侵南甯，一面續向羅城、宜山等地進犯。日寇的目標，起初也許是想打通到越南的交通線，但自美軍在菲島登陸以後，他似乎自覺在海洋方面已經沒有制勝的希望，便一意在中國大陸進展，所以陷柳州後主力並不南下，反繼續向宜山、西上，直指西北方面，以威脅黔境。從宜山到重慶僅千餘里，從獨山到黔西的畢節、威寧不過數百公里，由此可見日寇也許有另一個狂妄的企圖。由柳州繼續西犯的敵軍於十一月十五日陷宜山後，就在懷遠鎮爲我張發奎將軍所率領的軍隊堵任。當時

桂西道上，充滿了撤退下來的軍隊和逃難的民衆，張發奎將軍擁擠在人羣中間轉進時，看到了這情形，不禁流下了熱淚。三江口和懷遠兩個渡口上，有四座大鐵橋，公路及鐵路各二座，爲避免被日寇利用起見，不得不加以破壞，可是如若把這四座大鐵橋都破壞了，那麼難民們就無路可退，把他們全部委棄在敵人手裏，未免太覺殘忍，因此張發奎將軍盡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堅強抵禦敵人的攻勢，延遲炸橋的時間，以搶救難民出險，雖然那些時間在人生的途程上短到無可再短，但無辜的難民因此被救出的不可勝數。可惜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還有不少難民被遺棄在萬秀嶺之間的小道上，只好逃向山洞中去。廣西所謂「山洞」等於雲南的「寨」，那些地方不一定有山洞，而是被許多獨秀峯所包圍着的。難民所到的地方，往往有小部隊的敵軍在漢奸引路之下也趕到了，已經疲乏了的身體，經不起再度的打擊，看見敵人到來，不得不擲下行李，向無路可走的叢山荒草中，以及根本沒有辦法可去的山頭上躲避，他們只要不爲敵僞所俘，身外之物已全都顧不到了。敵人對這些山洞並沒有佔有慾，只在「清掃」時，見沿路難民擲下的東西，揀一些好的檢起來，見當地民衆家中有吃的東西，也挑選一些好的，帶着退走。漢奸們見主子走了，也來一個第二道選擇之後，跟着去了。難民們在山中，呼天天不應，叫地地無靈，空曠的大地，再也找不到原來丟下東西的地方，即使摸索到原來的地方，他們的東西，被敵人漢奸帶走之後，剩下的破布爛鞋，又給第三批土匪全部掃除乾淨。從此只好以天爲被，以地爲褥，與大自然親近着，這樣還算是幸運者呢。當廣西境內

我軍戰事失利的時候，我遠征軍却在緬甸方面打了一個大大的勝仗，克復了八莫。遠征軍自從開始掩護修築中印公路起，到佔領密支那止，作戰十七個月，中間一直沒有休息過，特別是新三十八師轉戰最久，十七個月當中，沒有一天讓全師的官兵得到一個總休息的機會，造成世界長程不斷作戰的紀錄。密支那攻下以後，健兒們才算得到了一次大休息，部隊也利用這個時間重新整編。新一軍劃分成兩個軍，孫立人將軍任新一軍軍長，統率新三十師、新三十八師和五十師，新三十八師師長改由李鴻圖團長昇任。撥出新二十二師和十四師成立新六軍，由廖耀湘將軍担任軍長。新六軍在從孟拱出兵佔領瑞姑以後，便奉調返國，新一軍則繼續揮戈南下，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全責。這時總指揮史迪威將軍已奉調返美，改由索爾登將軍任中國遠征軍總指揮，鄭洞國將軍爲副總指揮。十月間，緬北雨季已漸至末期，中午雖然仍舊炎熱，但早晚已有涼意，氣候有如珠江流域一帶的晚秋。遠征軍在江山如畫的密支那熱烈地度過了雙十節，一個多月來的休息和整編，部隊的疲勞漸漸恢復，於是他們又以超越的英勇的姿態，向八莫作閃電的突進。密支那距八莫三百四十五華里，八莫距南坎二百十五華里，密南公路很像一條無比的巨蛇，牠會吞嚥過敵人和敵人的車馬糧彈。沿途到處可以發見敵人的屍骸、壞車和死馬。這條路雖然已被敵人破壞得體無完膚，而且被密密的埋下地雷，但中美工兵都是有名的「路醫」，「斷橋、破路」和「中地雷毒」諸病，一到他們手裏，無不「藥到回春」，一因此密南公路，依然雄壯地橫跨於緬甸南北之間，成爲遠征軍掃蕩敵人的大

道。從密支那到八莫，要渡越伊洛瓦底江，江上汽艇往返如梭，把駐在密支那的人馬一批一批的搬過江去，中美工兵不分晝夜的趕修一座橫跨伊洛瓦底江的大橋，把密支那通八莫的公路連接起來。十月十五日，新一軍部隊全部渡江完畢，新三十八師爲第一線兵團，直撲八莫，新三十師爲第二線兵團，隨新三十八師的進展而躍進。當密支那戰況緊張的時候，敵軍曾由緬南方面抽調第二師團趕往增援，不料敵第二師團剛到達南坎，密支那已被我軍佔領，乃改以該師團搜索聯隊作基幹，加入十六聯隊第二大隊的全部，野砲一大隊，戰車十輛，及十八師團五五聯隊第二大隊，混合編成一個支隊，由搜索總隊長原好三大佐指揮，擔任八莫的防禦。另以一大隊的兵力，推進到廟堤，那龍公路間以及兩側山地，構築前進陣地，截阻我軍對八莫的攻勢。由於新三十八師行動迅速，迫使敵軍不及立足，退守太平江以南地區，自動放棄了廟堤，那龍一帶有利的山形地勢。太平江從滇西的山中流出，在緬甸邊境，和南太白河合股北流，到廟堤又轉而曲折向南，在八莫附近注入伊洛瓦底江，形成八莫外圍的三角陣地。廟堤就在這個三角形最北尖端的對岸。新三十八師以半個月的閃擊攻勢，推進二百四十多里，十月二十九日，一鼓把廟堤一個中隊的守敵擊滅，佔領太平江北岸正面的全線，使八莫敵軍的外圍防禦陣地，完全龜縮在三角地帶的裏面。太平江正面的河幅，有七百尺寬，流水很急，對岸是一個高崗，敵軍建築了許多強固工事，控制着所有可能渡河的渡口，廟堤附近又是一塊平地，部隊的渡河行動，處處都能受到敵軍的瞰制。孫立人將軍三番兩次的親自到河

邊觀察，最後決定叫新三十八師的主力從大利以北地區轉移到左翼山地，向不蘭丹及典龍卡巴一線，對八莫曼西作迂迴行動，包抄敵軍的後路。以一部兵力在太平江北岸正面採取佯攻態勢，吸引敵軍注意力，掩護左翼主力行動，這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戰法。左翼迂迴部隊所經過的路程，都是拔海六千呎以上連綿起伏的山地，典龍卡巴附近的地勢，更爲險要，清博恆、征緬取道的銅壁關就在這裏，從工程偉大的鐵索橋上，俯瞰太平江裏的浪花，不免要想起當年造橋的人所遺留的歷史的功勛。十一月六日，陳鳴人團長率領的一一二團首先佔領了這一帶險地，接着李鴻師長也帶着王東籬團迂迴過去，兩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全線衝出山地，攻佔莫馬克東側的卡王，並將莫馬克以北到廟堤間公路東側的敵軍據點完全攻下，造成全軍的有利形勢。這時在太平江正面担任佯攻的一一三團，眼看着本師的主力都已迂迴過去，自己還老是和敵人相持不下，十分着急。趙狄團長先後派人偵察四個渡口，都因爲受到敵人猛烈砲火的控制不能成功，最後他決定了硬從廟堤正面強渡過去。十一月八日夜晚，趙團長抽選六個精幹的士兵，教他們游泳過江，到對岸敵軍陣地偵探動靜，這六個人是段仲權、曾祥進、王大富、陳德、廖林、鄧善清，他們曾在一星期前的夜裏偷泳過江，在敵軍陣地裏拿了幾包奧亞牌香烟和幾罐日本罐頭魚回來繳令，這時又繼續去偷泳了。江水又寬又深，又急又冷，一共費了三個鐘頭才游過去，江面的寬，江水的深和江流的急，對於這六位藝高胆大的英雄，並沒有什麼害怕，只是刺骨的寒冷，使他們僵木了半晌。他們過江以後，

便從敵軍陣地左近看出破綻，急忙放出信號，在廟堤江岸等候已久的第三連，什麼都準備好了，立刻浮水過去。這時敵人還在睡夢之中，游過河的水雞部隊毫不費力便佔領了敵軍陣地，接着其他各營連都放心大胆的渡了過去。一一三團過江以後，分道順着新舊公路直撲莫馬克和馬子濱等地，到了十一月十六日，已將八莫市區外圍的大小村落和三個飛機場完全佔領。新三十師也趁着這個時候推進到大利廟堤一帶，接替太平江北岸的防務，並以一部兵力過江，和新三十八師取得密切聯絡。新三十八師的左翼主力，向莫馬克及公路線上攻擊的部隊，和從廟堤南下的部隊會合後，就轉向莫馬克攻擊。又以一團兵力從莫馬克東側山邊小路向西南攻打曼西，十月十七日把曼西佔領，切斷八莫通往南坎的公路，從此八莫敵軍不但等待增援轉移攻勢的企圖完全幻滅，且已陷入重重緊密的包圍圈中，而被困於死地了。對莫馬克攻擊的部隊，於十三日對敵完成有力的包圍圈後，即由西北突入敵陣，激戰到十四日下午將莫馬克攻佔，殘敵打算向八莫竄逃，又在莫馬克西北二里的雜林中，被我軍追蹤，再度包圍，經過五晝夜的掃蕩，把他們全部消滅。遺屍山積，因此八莫敵軍又更進一步的失去動作的自由。十月三十一日以後，新三十八師除以一部兵力確保曼西斷絕敵後交通外，並派兵渡江，在八莫對岸設置埋伏陣地，使敵軍不能乘黑夜偷渡滲出包圍圈外，其餘主力對八莫敵軍鑄成了鐵的環鎖。八莫這地方恰在太平江和伊洛瓦底江的匯合處，地勢特別低，城北和城東南，有兩處三百碼寬的泥沼，其他較小的池沼和窪地遍處都是，街道沿江發展，此

外還有幾條馬路，簡單而開朗，房屋的稀少疏散，有如密支那。因為地形這麼古怪，所以一座市區輪廓，好像三個橢圓形的圓圈，各以一部分相切，這是八莫守軍的東南北三個據點，外面圍攻的部隊被弧形所阻，戰線不能連綴，而守軍則既能獨立作戰，又能以核心為聯絡的樞軸，況且有許多很好的建築可供他們利用。這樣一隻「鐵菱角」，再加上飛機場和其他附郭據點，一共橫寬三千碼，縱長五千碼。敵人的防禦兵力是一個搜索聯隊，一個步兵聯隊，兩個砲兵中隊，和其他後勤部隊，零星部隊，全部兵員約在二千五百人以上。敵人在這座小城市秘密構築工事，遠在密支那戰役剛發動時，已有半年多了，這中間雖然有四個月的雨季，但是雨季限制了敵軍，也限制了我地面部隊和空軍的活動，因此敵人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裏，可以對我軍沒有顧慮，專心一志的做防禦部署。爲了構築秘密工事，半年前敵人就禁止民衆進入市區，許多掩護部都是用十四五層合抱不交的大樹夾雜着鋼骨泥土，建築起來，一座座的像是地下堡壘，十五公分的重砲彈打在上面，若無其事，五百磅的炸彈直接命中，也不能把牠完全炸毀，掩蔽部裏面還有很多的牀位和水電設備，一切都是作死守的準備。敵人憑藉着地形之利，工事做得十分蔭蔽，火力的控制也很靈活，一個敵兵在這個掩蔽部裏射擊幾發，又藉着交通壕跑到另外一個掩蔽部裏去，我們的步兵必須十分機警，如果魯莽前進，就有在側背遇伏的危險。攻城的部隊漸漸的逼近市區了，敵人拿出了看家的法寶來，戰車，各種大砲，還有肉搏隊，在複雜的地形和堅固的陣地前，全面的總攻擊是很難進行的，我軍只有逐碼

前進，漸次縮小包圍，我步兵非常勇敢，勇敢得有些近乎冒失，十一月十八日那天，因為後方沒有把彈藥按時輸送上去，步兵的子彈打完了，整夜和敵人拚刺刀，剛巧十九日早晨又是一場大霧，天還沒有亮，敵人的肉搏隊就藉着濃霧的掩護，摸到一一三團二、三兩連的陣地，衝進交通壕，在狹窄的戰壕裏，一切武器連衝鋒槍都無法施展，大家都拿着刺刀肉搏，一個輕機槍兵被敵人戳死了，預備槍兵陳雲興右脅下也挨了一刀，他手無寸鐵，只有兩隻手，他用左手順着來勢把敵人刺過來的槍按在地下，右手迅速的抓住敵人的咽喉，他的五個手指立刻變成了五隻鋼鉤，戳穿了敵人的喉管，最後他用力一扯，連敵人的舌頭都從喉管裏抽了出來。這個英勇的故事，不但傳遍了緬北戰場，而且還鬧動了成都。因為他是成都人，所以成都各報都誇讚這位「成都兵」。我軍雖然彈藥不繼，各隊還是能夠按計劃前進，起初進展得最快的是東南角，次之是北面，不久都相繼逼近敵人陣地。我軍前進時，敵人往往乘我佔領未確實，施行反攻，最初砲擊，次之戰車衝擊，然後步兵肉搏，但是敵人沒有一次逆襲成功的。到第二星期，除了殘存據點外，戰線膠着在「鐵菱角」的弧線上了。那時鄭洞國副總指揮和孫立人軍長幾乎每天都乘聯絡機到前方督戰，李鴻師長也經常巡視第一線，所有攻擊部署都經過嚴密考慮，因為根據密支那戰役的經驗，敵人自己準備自殺防禦，而企圖抓着我們一同下水，硬拚下去，雙方的損害都重，所以決定盡量加強火力，避免傷亡，而不計較時間。從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攻城部隊在步砲空協同之下，每日推進一二百碼，P47式機俯衝投彈，很能達

到地面部隊的要求，一位少尉排長敘述步兵第一線的景況說：「我們看到飛機飛得這麼低，炸彈投得這麼近，只恐怕彈着偏差，會炸中我們自己，但是等到機頭拉起，硝土充塞空間的時候，才知道我們的擔憂是多餘，想像以為投彈太近，而實際則是正好。」山砲和輕重迫擊砲的直接支援，也非常令人滿意，有一次攻擊準備射擊的時候，因為彼此步兵線相隔只有五十碼，我步兵就在砲擊之前稍稍向後移動，重機關槍隊有一隻零件箱忘記帶下來，等到再攻擊上去的時候，發覺已被自己的砲彈破片畫下一個大洞，這可以看到步兵線的接近，和砲火控制約恰到好處。敵人仍舊抄襲密支那的戰法，儘量的藏在地下，不到十分有利的條件不露面，不到五十碼之內決不射擊。敵人的工事非常蔭蔽，火力控制得很好，有時候一個敵兵有幾個掩蔽部，我步兵必須十分機警，因為灌木很多，假使被敵人吸引，鹵莽地向一面前進，就有在側背遇伏的危險。例如在中國公墓附近，敵人的掩蔽部與墳堆相錯綜，不在最近距離，不能辨別。我步兵雖然藉砲火掩護通過敵區域，但殘存的敵兵仍然不退，第一線步兵只好繞路通過，讓掃蕩隊去肅清他們，最後幾乎在每一個掩蔽部內塞進一個手榴彈才把戰鬥結束。攻城戰進行到十二月十四日，南北兩大據點都被我軍佔領，最堅固的陸軍監獄，憲兵營房和老砲台也都奪了下來，攻城大軍乘勝沿着江岸馬路直搗腹廓陣地，東據點的我軍也狠命的把敵人向江邊壓擠。混戰中打死了日酋原好三大佐，語云：「蛇無頭而不行。」指揮官一死，敵軍便亂成一團。當晚，我軍施行夜間攻擊，殘敵見大勢已去，也想趁着黑夜突圍逃命，因此

兩下都用最大的火力衝殺。敵人的山砲野砲速射砲拚命的向我們打，我們的砲兵也加倍還擊，演成我軍佔領八莫前最慘烈的一幕。惡戰到天亮，殘敵除極少數的六十多人漏網跳江外，其餘全部消滅。八莫市區於十二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時完全歸入我軍的掌握。這一仗，擊斃日酋原好三大佐以下官兵二千四百餘名，俘虜池田大尉等二十一人，鹵獲零式戰鬥機兩架，戰車十輛，壓路機及曳引車八輛，輕重機關槍九十五挺，步槍一千二百七十三支，各種口徑的大砲二十八門。從敵人的死屍上搜出防禦八莫的計劃，他們把防禦戰分爲三期，第一期是太平江的戰鬥，第二期是八莫外圍的戰鬥，第三期是城區的戰鬥，每一期都規定了一個最低限度的死守期間，一共是二個月。日酋原好三還打算利用八莫有利的地形，長期苦守，等待增援部隊到達，轉移攻勢，不料竟被新三十八師以二十八天的時光，把他們的死守計劃粉碎了。像八莫這樣的地方，能夠困守到近一個月，確實不能不承認敵軍的頑強，不過到戰役結束，就是敵人自己也不能否認這種頑強抵抗，事實上只是一種浪費，如果密支那之役敵軍還有一部分消極性的成就的話，則八莫之役連這種成就都沒有。八莫戰役結束後，緬北盟軍最高當局爲紀念這一個戰役的偉績，特把從莫馬克到八莫市區的一段公路定名爲孫立人路，將八莫市區中心的馬路，定名爲李鴻路。

（本回關於印緬戰爭史料採自緬甸蕩寇志）

第八十三回 巨機飛天空東京挨炸 病牀落地穴狂逆喪生

却說太平洋上，自從美軍發動強大攻勢，登陸菲律賓羣島以來，已使日寇面臨着極度嚴重的危局，尤其是他的艦隊在菲律賓海面的失敗，使他不得不放棄太平洋和印度洋，退處內海。於是他宣布重新劃定日本海軍作戰的範圍，即所謂「基本海面」，這個「基本海面」只包括四個內海，即（一）千島羣島與蘇聯西伯利亞海岸之間的鄂霍次克海；（二）日本北部與蘇聯濱海省和朝鮮之間的日本海；（三）日本南部琉球和台灣與中國海岸之間的東海；（四）菲律賓羣島和婆羅洲與越南和馬來半島之間的南海。這顯示日本海軍不但已經放棄太平洋和印度洋，甚至連荷屬東印度的大部分據點都要放棄，而且日本海軍只能在密邇大陸的基本海面，借陸上空軍的掩護作戰，否則便免不了潰敗。隨着日寇在太平洋上的後退，美軍的攻勢更加活躍，十一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新成立的美空軍第二十一轟炸機總隊的大隊超級空中堡壘，由韓塞爾少將領導，由馬里亞納羣島的塞班島基地起飛，飛行三千英里以上，轟炸東京。轟炸目標包括東京區域的水電廠及堤堰，易燃的東京工業區，橫濱灣及機場周圍的船艦，造船廠及修船廠，投下高度燃燒彈和爆炸彈，工業中心當即發生大火，而東京市西北區的武藏野飛機工廠，及工業中心的其他特定目標，落彈尤夥。事後美陸軍部發表關於東京空襲的公報稱：「結果甚佳，天氣晴朗，所以能在視界遙

遠的白晝施行精確轟炸。某中隊飛機報告他所投的炸彈百分之七十五都落於武藏野。飛機廠區域，最後一中隊飛機到達目的時，目標被炸區域數處大火，正在狂風之下，迅速蔓延。最後一批遭遇的敵戰鬥機抵抗頗強，當擊毀日機四架，可能擊落八架，超級空中堡壘一架在目標上空被敵戰鬥機擊落，敵高射砲火不甚猛烈。美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將軍宣稱：「此次出擊，決非游擊，乃是美國空軍力量的新展開。進攻日本之戰業已開始，對日戰時生產的有效打擊，乃在六個月以前從中國的基地開始，今後將以決定性的力量來進行，藉以軟化日本的心臟，以利聯合國未來的進攻。」美國本週新聞的戰地記者希浦爾曾在第一次超級空中堡壘出擊東京時隨機遠征，歸來後寫了一篇報告，非常生動，內容如下：「晨光剛剛露出在塞班機場的時候，我們超級空中堡壘的四大發動機便不斷的怒吼起來了，還有幾十架其他形式的飛機的推進器都在轉動着，巨大的跑道還有滑行的跑道網以及車輛集中區域也都活躍起來，我們等待着將我們送到東京去的命令。我們蜷縮在機尾的砲塔裏面，頭和背部緊靠着門，兩隻腳也蜷起來頂着機艙的框壁。坐在我左右兩邊的兩位都用機內電話機向飛行員報告：「左砲手準備，右砲手準備。」坐在我上面的青年空軍中士芝加哥人甘浦樂，穿着棕色的襯衫和短褲，就在我面部上面不遠擡動他的兩腳，嘴裏不斷的提醒着：「上轉塔的砲手準備。」接着他低下頭來望着我，笑了笑說：「戰地記者，預備好。」五點三十六分，我們滑行到機場的盡端，靜等着轉灣了。不久之後，飛機轉灣了，我們的機頭下垂，機尾抬

起，增加了速率。我們裝的炸彈和養氣太多，分量太重，所以必須滑到跑道的盡頭纔能起飛。最後滑到不能再進一步的盡端，機頭離開了大地，我們飛昇到海洋的上空。在半小時後，我離開了飛機起飛時蜷伏着的地位，用兩手和膝蓋爬行，穿過炸彈間上面的長隧道，就好像爬過大吸水管的情形，來到駕駛間，在地板上坐在後面的座位，剛好在駕駛員和副駕駛員中間稍後一點，旁邊是一位飛行工程師。我們的飛機總向着淺藍的幾乎無雲的天空飛行，飛行工程師是伊利諾州的空軍少尉米勒，他檢查飛機燃料的消耗，看是否燃料用完了。美國一位有特級購油證的人，在五十年內能得到的瓦斯，在這架飛機上也不過剛夠一小時的消耗。在飛向東京的途中，並沒有什麼事體好敘述，我看了一段書就睡着了。十點三十分的時候，我們戴上了養氣面具，後來又穿上了皮衣，繫好了降落傘，飛機外面的氣溫總在零下許多度，但是我們在保溫的高壓機艙裏倒覺得滿舒服的。我還記得一位飛行醫師檢查我心臟和血壓的時候說過，「人原不應當昇到這樣的高度，在這樣高的空中，如果有兩分鐘沒有養氣，他就會死去，因此，小心點啊！」我很小心，等到養氣標準計降低了的時候，我便將這救急用的養氣瓶從養氣筒裏裝滿了養氣，另一個養氣瓶是與養氣筒直接通着的，所以用不着再另裝養氣。中午過了幾分鐘之後，我們的機羣以密集隊形自西南面駛近日本，就在這時候，我這一架飛機的正駕駛員楊特上尉和副駕駛員鮑爾少尉招呼我探視一下飛機前面白霧中的一羣小島，又過了十五分鐘，白雪掩蓋着的富士山峯遠遠在望了。我們沿着港汊交錯的本

州島海岸直向富士山駛去，從飛機內下望，富士山顯得更美麗，比較明信片上印着的照片好看得多，就好像鶴立雞羣似的在萬山叢中矗立着的白色圓錐體。我們飛行得雖然太高，可是一眼看去，東京與橫濱，還有兩大城市的郊野，大小的建築物，公路，碼頭，以及船塢的大花園，依然清晰在望。由東京南面的海濱向內地去不遠，有一片樹林，掩蓋着不少樓房，四面有城牆圍繞着，那就是日本的皇宮。轟炸手戴樂嘴裏單調的念着：「保持平衡，保持平衡，保持平衡……」後來終於喊出：「炸彈，丟下去！」炸彈投向東京海濱最稠密的區域，也就是主要商業區的東南方，大部分炸彈都剛好落到船塢和棧房的所在地，引起了爆炸和大火，投彈的工作是那樣出乎意外，而且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因為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幾乎竟讓我們忘掉了投彈的一幕。一分鐘過後，高射砲放出的一朵朵的黑烟在我們飛機的右方開花了，飛機發生震動，我們知道這是飛機下面有高射砲彈爆炸的緣故。在這中間，我們又與大約有一百架的日本戰鬥機發生了纏鬥，我們看見有十五架日本戰鬥機就在我們這架飛機的高度直向我們衝來。駕駛員楊特在電話機大喊：「戰鬥機來啦！」副駕駛員鮑爾也報告說：「更多的戰鬥機來了。」在日本戰鬥機向我們開槍射擊時，我們可以看見一道道的閃光。他們這一次的聯合進攻，倒還配合得不錯。轟炸手戴樂正在機頭的外面，還利用中央火力控制器管着幾架機槍，開始向日本戰鬥機猛烈轟擊了。日本戰鬥機分散在我們前面幾百碼的空中，有的閃在右面，有的閃在左面，戴樂的子彈正打一架特別勇敢距離我們最近的敵機，

牠突然冒烟了，擺動了，開始下墜。這以後的十五分鐘，我們不斷的遭受攻擊，日本繼續以大編隊的飛機來襲，至少另有十五架零式機要「幹」我們。在我們左右以及前方，都有大羣的敵機飛行昇高，一次一次的攻擊，有一架來得特別猛，戴樂讓牠冒了烟，可能將牠擊落了，另有兩個射擊手，馬提爾和甘浦樂也可能擊落了敵機。此後，我們又遭遇了最大的驚險，當時我正跪在駕駛員與副駕駛員的中間，看見一架敵機衝來，愈來愈近，我們並沒有改變隊形，無論想幹什麼，都已經來不及了。這架敵機還是直衝過來，在我們用瞄準器追尋牠的時候，牠還在開槍射擊。直到牠飛至和我們的機頭相距不到二百碼的時候，牠依然急駛，不斷的發射子彈。我當時以為這就是終結了，不料牠竟想和我們這架飛機相撞。這不像在地面上遭受射擊，在地面上，你可能被擊中，也可能不被擊中，因為幸運與不幸運的關係十分重要。我怕了，氣都不敢喘，更忘了吸養氣，直到牠距離我機不到一百碼的時候，牠突然以怕人的速度下去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超級空中堡壘劇烈的震動了一下，聽響聲真像挨了猛撞，可是仍舊照常飛。現在我們向家裏趕了，機艙裏的壓力減低到我們可以卸下養氣面具的程度，更可以脫下皮衣，解下降落傘了，每個人都充滿了欣悅和快慰。後來知道是那裏中了彈，在右翼上端發現了一個十八方吋的大洞，可能是高彈砲彈打的，也可能是敵機的彈傷，在飛機內部的右側也有損壞，機艙門原來捲在機輪下面，在飛行時，機輪又捲掛在發動機的下面，可是現在都掉下來了，前後的擺動不止。駕駛員楊特說：「我們是否能把機輪弄好以備着陸時應用，真

有問題，就是勉強修好，等到降落時是否不出毛病，也只有天知道。看看好像整個機械都不對了。」我不禁問他道：「你想還有辦法嗎？」楊特笑答道：「過一會兒我告訴你。」他因為全機的隊員都確實知道擊落了兩架零式機更避開了一架的撞擊，正都在快樂之中，所以想讓這一點毛病等後來再說。可是每個人都承認問題嚴重，因為輪子和艙門的拉力，我們的飛機減少了速度。汽油的消耗要增加，飛行工程師將油量的數字加起來，搖了搖頭。於是我們與姊妹機們脫離了，在黑暗中單獨飛行，下午六時，楊特大喊起來說：「我們在塞班島的上空了，這是怎樣一種奇異的感覺呀。」六點十分，我們看到了塞班島和狄甯島的燈光，這又引起了全機人員的歡呼。十分鐘後，我們試了一試飛機的輪子，看那一隻受了傷的也和另一隻一樣轉動起來了，真讓人看得開心極啦。楊特向地面的勤務人員打招呼，要作緊急着陸，因為如果降落齒輪失靈，或是尾部被子彈洞穿了，我們便必須在緊急降落場着落，以免妨礙機場的主要跑道。駕駛員楊特對我說話了：「希浦爾，你還是到後面去吧，防備可能的着陸觸地。」於是我又爬過黑隧道，到了起飛時我原來蜷伏着的地位。楊特將飛機放鬆了，聽牠滑翔。讓機輪輕輕的觸着跑道，他利用制動器，減低了速度，輪子沒有出毛病。等到我們到了跑道上，一個發動機因為瓦斯用盡而停止了動作。在我們滑走的時候，另一個發動機也不靈了。我們剛剛停止，馬達便休息了。原來不只是瓦斯用完了的問題。我們從飛機裏跳出來歡呼，有人和又濕又冷的地皮「香面孔」剎時之間，吉普車和救護車都集攏來，多少人來看這架受傷的

鐵鳥，翹膀上大洞小洞，內部的機器也都是千瘡百孔，值得奇異的是竟沒有破壞了輪子的機件。我們也傻看了一會，衝着機翼上的洞眼出了半天神，就都回我們的茅屋去了。」十二月三日，超級空中堡壘約一百架又往轟炸東京，所投炸彈均落於長形的工業區，日防禦機在抵禦來襲的美機時，遭遇極大困難，因為這時在七千呎到一萬呎的高空中，風勢甚烈，美機於歸航前，曾見地面起火八處至十處，日戰鬥機被擊落四架，東京西部的武藏野飛機工廠，經美機過去兩次大轟炸後，幾已大部成爲廢墟。日首相小磯甚至亦不得不悲呼戰局嚴重，自承物力條件距離確有把握的程度尙遠，不容樂觀。十二月十日，美機又襲日本西部的九州和朝鮮，引起大火。十二月二十五日，美B29式超級空中堡壘復分三批襲東京，橫濱，靜岡縣等處，投擲燃燒彈多枚，前後共經一小時許。二十七日，由塞班島起飛的美第二十一轟炸機總隊超級空中堡壘五十架，分爲七批，空襲東京，日戰鬥機猛烈抵抗，但終被美機突入東京區上空，投彈轟炸，東京區武藏野飛機製造工廠及西北工業目標均被炸起火，這是強大的超級空中堡壘編隊對東京區域武藏野飛機製造工廠發動的第三次襲擊。同時日陸相杉山元也向議會報告當日空襲情形稱：「東京橫濱區有數處遭燃燒彈與高度爆炸彈的轟炸。在美機迭次轟炸東京聲中，養病於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的一代巨奸汪逆兆銘，却於十一月十日無聲無臭的靜悄悄地死去了。其實在汪逆飛往東京的時候，已經是他生死的最後關頭了，所謂復原，根本已經絕望，他的病狀時進時退，終至全身癱瘓，臥牀不起。十月下旬，病勢已很危

急，有一次，汪逆民誼赴日本探視汪逆的病情，回來後對陳逆公博述汪逆的病狀，聲淚俱下，認爲已經無望。陳逆璧君這時才着急起來，連忙率同兒子汪孟晉，女兒汪文恂，姪婿何炳賢，親信周蔭庠等一批人趕往日本探病，實際上是去送終。汪逆這時雖已病入膏肓，但還不至於遽死，不料美國飛機的空襲，却成了汪逆的一道催命符，原來美國在以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日本以前，曾先以B29式機一架，飛往伊勢海灣沿岸附近一帶偵察，名古屋距離伊勢海灣很近，所以當時名古屋也會發出空襲警報，汪逆在「帝大醫院」療養時，日本醫生和護士對之，都十分注意，例如病房中的溫度，就調節得很平均，並有專爲防空而設置的自動昇降機，不過因爲那時美機還未空襲日本，所以這自動昇降機也就從未應用過，連汪逆都不知道他的病室中有此項設備。這時警報一響，看護等嚇慌了手脚，連忙將電鈕一揷，於是汪逆就驟然連牀帶人的被送進了地下室，地下室裏的溫度是很低的，汪逆一驚一冷，嚇得面無人色，當晚熱度遽增。不到幾天就一命嗚呼了。汪逆的死期是十一月十日，上午六時，當天周逆蔭庠就拍給陳逆公博一通密電，報告汪逆的死耗，於是陳逆便在南京從容佈置，準備接替汪逆的地位。十一月十二日，僞「宣傳部」發表公報，證明汪逆的死耗是確實無誤，同時還發表長約萬餘字的治療經過，說明汪逆患的是一個脊髓裏發炎的絕症，所以日本醫藥界也無能爲力云云。淪陷區的民衆聽到汪逆的死耗，莫不暗暗撫掌稱快，同時也不免歎息汪逆真是何苦，拋棄了過去的歷史，去做傀儡，漢奸，甘爲日本軍閥的鷹犬，受他們的豢養，利用，結果只落得連性

命都送掉，這樣的下場，真是死不足惜。至於「偽府」機構裏的一批人員，更是奔走相告，面有憂色，他們不是可惜汪逆的死亡，而是怕汪逆一死，「偽府」也連帶的沒落，使他們的飯碗發生問題，因此都很覺惶惶不安。一些比較見機的人，看見日寇在太平洋上軍事迭告失利，汪逆又復死亡，情知敵偽的命運業已不久，便趁此見機而作，辭職他往，這一切情形，象徵着「偽府」已經面臨崩潰的前夜了。

第八十四回 逆屍西歸萬年遺臭 寇倭東退河池留芳

却說汪逆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裏，對於他這一具遺臭萬年的逆屍，究竟如何處置，却使陳逆璧君和她所攜帶的一羣大小奸逆頗費躊躇。日本人死後多半是舉行火葬的，他們對於汪逆的屍首，也打算如此辦理，可是陳逆璧再三哭着求情，說中國沒有這種風俗，日寇給她一哭，倒也不再堅持把汪逆的屍首火葬了，可是怎樣處置這具逆屍呢？汪逆的身材相當長大，而名古屋又沒有棺材可買，陳逆璧雖然一心想的想使汪逆身歸故土，把他這具逆屍運回南京去成殮，但對於如何運回去一層，却也束手無策。後來她想來想去，却給她挖空心思的想出了一個辦法。好在日本的洋松板是很多的，便雇工用洋松板釘成一具棺材，上面用玻璃的蓋子罩住，爲了防汪逆的屍身腐爛起見，還請「帝大醫院」的醫生施行一切防腐的化學設備。好在人多不費事，於是七手八腳的把汪逆生前制定的「新國民禮服」穿上，還把日皇贈送給汪逆的菊花大綬章給他掛在胸前，一切都預備好了以後，陳逆璧便以未亡人的姿態，在汪逆的屍首面前大哭一場，照理日寇便不陪上幾點眼淚，至少也應貓哭老鼠的假慈悲一番，誰知日寇毫不表示同情，連弔祭也不派人來弔祭一下，原來他們早已不滿汪逆，在汪逆生前就已指斥他無用，既然死了也就算了，他們那裏有閒工夫來關切這種傀儡的死亡，至多讓他的屍體由東京航空路線運回南京，已經算是天大的順水

人情了。十一月十二日清晨，汪逆的屍身由海鷗號飛機運回南京，海關天空，魂飛魄散，做漢好的下場如此，可謂「自作孽，不可活」。這時，在南京又出現了一幕奇景，俗諺有所謂「城頭上出棺材」之說，現在却出現了「飛機場迎棺材」的怪事，原來「偽府」大小僑員在先一天便已奉到命令，凡是簡任以上的文武僑員，都必須到飛機場去參加「迎屍典禮」。因此這天清晨，便有一千多個僑員，臂纏黑紗，由陳逆公博、周逆佛海率領，前往飛機場去迎屍，日寇還派了許多和尚去唸經，一時飛機場上躑躅踰踰，倒也頗為熱鬧。當天下午，汪逆的屍體乘飛機抵南京，由陳公博首先上前迎接，陳璧君第一個走下飛機，一眼看見了陳公博，想起他過去拒絕和「汪公館」派合作是舊恨，不由得怒從心上起，當場把他罵了個狗血噴頭，接着又對其他僑員謾罵不已。許多僑員個個被罵得垂頭喪氣，心想：這真是那裏來的晦氣，餓着肚子來「接死屍」，還要挨一頓臭罵！但也發作不出，只好大家閉着眼，低下頭，故作悲哀的模樣，分列兩旁，留下一條道路來，讓汪逆的屍體過去。大約二十分鐘的工夫，這一幕「迎屍典禮」的儀式便告完畢，大小傀儡都打道回府，自尋快樂去了，他們都沒有看見汪逆的屍體，只見幾個人抬着一具洋松板做的方木盒，當這具方木盒從他們身旁經過時，大家都隱隱聞到一陣臭氣，原來汪逆的屍體雖會經過防腐的化學設備，但畢竟已經死去兩天，他的背上又會動過手術，所以屍臭是不能避免的，這一來，真可說是「萬年遺臭」了。陳璧君也知道洋松板太薄，不宜久貯，所以一到南京，便命汪逆的一位親信「副官」去買棺材，這一筆費用當

然是由「偽府」支出的，數目爲偽鈔二百四十萬元，不料這位「副官」雖是汪逆的多年親信，却也不大靠得住，陳璧君本來叫他買一口上好的沙枋，誰知他却存心要在這裏面撈一筆棺材本，只買了一口次貨，僅花費了一百四十萬，整整賺一百萬到手，還在陳璧君面前說跑了多少家，還了多少價，方才買到，陳璧君居然也深信不疑。棺材買到後，便預備擺設靈堂了，汪逆的私邸在頤和路三十四號，旁邊接着是西康路幾幢大廈，很可以安置靈堂，偏偏陳璧君要把來設在「偽府」的大禮堂內，她的命令那個敢違拗，只好照着辦理。可是這時却發生了一個重大問題，原來「偽府」大禮堂講台的尺寸是縱寬橫窄的，不適用於擺棺材，若是照普通習慣直着擺，前面遺容和香案不好放，若是橫過來擺，又於理不合。倘若把講台拿掉，地位太低了，未免有礙觀瞻；倘若臨時添補尺寸，事實上又趕不及。在這種情況下，急得陳璧君怒氣冲天，一迭連聲的只是招呼把靈柩抬抬，抬，抬，抬到東，不合式，抬到西，又不合式，接連換了四個花樣還不合式，大家都怕她的雌威，箝口結舌，不敢贊一詞，這時却惱怒了她的大兒子汪孟晉，他看見一班僞員們都環繞着等候瞻仰遺容，成殮行禮，實在有些不耐煩了，便惡聲的對她說：「你不必再胡鬧了，爸爸在世的時候，給你搬到東，搬到西，絲毫得不到自由，現在你還要把他搬來搬去，弄得死者不安，我看你還是將就些算了罷！」陳璧君素來怕她兒子，給她兒子一罵，居然服服貼貼的不再挑剔了。靈堂擺好了後，陳璧君一看中間掛的遺容是普通照片，只有十二寸，她又大不滿意，說是要放大，誰知一放又放得太大了，比人的身材還要大，就把

上半段放在靈台前也沒有這麼大的鏡框子可以位置得下，只好勉強的斜放，從這上面也可看出「偽府」辦事人員的能力是如何的不行了。靈堂設好後，又成立了一個治喪委員會，分門別類，組織龐大得很，不免又化掉許多冤錢。治喪委員會裏有一個典禮組，擔任組長的傀儡見祭靈的人不踴躍，便用綁票式的手段四出拉夫，不論張三李四，只要是結成一個團體而來的，一律歡迎。有一個偽機關，全體人數不足三十人，忽然接到典禮組的電話，要六百人去參加，這種奇怪現象，也只有偽組織裏才會。這樣忙亂了好幾天，因為綁票拉夫的工作做得好，表面上總算敷衍了過去。接着陳璧君的新花樣又來了，她不知根據那一個的報告，說靈前每天晚上有響動，她認為是汪逆的陰魂不散，應加強陪靈的人，於是典禮組又開始忙亂起來了，連忙排好了一個陪靈表，一共一星期，每晚九時至第二天早上八時爲止，每次三人，由一特任僞員，和二簡任僞員擔任。這一來可把僞員們苦壞了，每晚九點鐘必定要到，遲到了要被罵，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鐘纔能走，早走了又要被罵，被頭毛氈是不准攜帶的，鴉片烟槍更不用說了，只好預先在家裏過足了癮再去。陪靈時覺得寂寞，只好大家談談說說，藉以消遣，可是偶然大意，談話的聲音高了些，就有「副官一從靈幔背後探頭出來說：「說話輕點，不要吵了夫人睡覺。」有幾個人睡到半夜，烟癮來了，打起呵欠來，被陳璧君聽到，便又正顏厲色的道：「你們又何必來呢？在家睡覺不舒服嗎？」傅逆式說便是曾經被她罵過的一個，陳璧君的跋扈於此可見一斑。這樣又過了一星期，汪逆大出喪的日期到了，依着陳璧君的意思，

是要把汪逆葬在廣州白雲山的一塊墓地裏的，可是她的乾兒子林逆柏生說：「現在交通不便，還是等將來再計劃吧！」這才一致決定把汪逆葬在南京郊外一塊墳山裏，不過又覺得這墳山沒有個名字，不大雅觀，林逆柏生靈機一動，忽然想起京郊桃花山來，覺得不妨把這墳山改名梅花山，雖然山上連一株梅花都沒有，但也不打緊，可以在清明節前趕快補種。一切決定了以後，便準備舉行大出喪了，可是這時又使治喪委員會發生了一個難題，原來這幾天美國飛機不但大舉飛到東京去轟炸，同時還不時的轟炸南京，死的死了，活着的人還要命，這樣一個浩浩蕩蕩的大出喪的行列，正是美國飛機最明顯的轟炸目標，因此送喪的好逆們對這個問題都害怕得很，治喪委員會也心裏有數，於是在無辦法中想出一個變通的辦法，把大出喪的時間提早到黎明五點鐘出發，這樣一來，果然參加的人數大有可觀，幸虧那一天美國飛機沒有光顧，好逆們把汪逆的棺木送到梅花山墓地下葬以後，各人才把心中懷着的鬼胎放將下來。於是中國有史以來的一代巨奸，遂從此長眠地下了。汪逆喪葬竣事以後，便由陳逆公博担任起「僑府」的「代理主席」職務來，這是早經「屍前會議」決定了的。當時周逆佛海也想爭這「代理主席」一職，雙方暗鬥甚烈，結果畢竟是陳逆佔了勝利，如願以償。此中內幕，第一是陳逆首先接得周逆隆庠電告汪逆逝世的消息，預先佈置，馬上接收了汪派的全部嫡系人馬，好替他搖旗吶喊，同時更發動全面神經攻勢，製造各地擁護他「主持大計」的電文，其實這許多電文，都是在南京寫成直接送交僑「中央社」按日拍發各

地的，怪不得宛如雪片飛來，活龍活現了。第二是日方認爲陳逆的「資望」較周逆佛海爲高，僞「代理主席」一職非他莫屬，不過周逆佛海手下的實力也相當不弱，爲了免使周逆感覺不平起見，遂由日顧問授意陳逆，叫他對周逆讓步，把僞「上海市長」這一肥缺畀予周逆，以爲交換品，因此周逆也感到滿足了，這時最受打擊的還是陳璧君，汪逆一死，她也從此失勢下台，甚至連在她領導下的「汪公館派」一羣奸逆也大受影響。陳璧君雄心未死，她覺得陳公博的僞「主席」的職位是她所賜予，他的一切理應受她節制，於是她便想幕後操縱陳公博，特地約陳公博作秘密的談判，誰知談判的結果，竟成爲僵局，原因是這時日寇迭吃敗仗，連帶的影響到「僞府」的環境也日趨惡劣，陳公博認爲在這種情勢之下，僞「主席」一職並無什麼權勢可藉，爭執這地位不過是爲了顏面關係，倘若要剝奪他的職權，叫他做傀儡中的傀儡，那他寧可辭職不幹，因此雙方不歡而散了。陳璧君氣得無以復加，忍不住跑到汪逆的靈前大哭一場。這時周逆佛海雖已擺到了僞「上海市長」一缺，但他始終不肯放棄對陳逆公博的暗鬥，他看見陳璧君和陳公博鬧翻了，心裏暗暗稱快，便暗中在陳璧君面前百般慫恿，叫她做慈禧太后的派頭，實行垂簾聽政，陳璧君經不起挑撥，果然又去找陳公博大開談判。陳公博的環境日非，一方面陳璧君百般挑剔，另一方面林逆柏生公然在會場上爭奪戒烟機構，對梅逆思平大加攻擊，結果彼此都撤嬌辭職。陳逆公博束手無策，只好電召岑逆德廣由滬赴京，從中斡旋，增設僞「禁烟總監」署，由陳逆自兼僞「總監」，調僞「安徽省

長「羅逆君強爲僞」上海市府祕書長，而以僞「安徽省長」一缺畀予林逆柏生，始得渡過難關。周逆佛海因爲實力較雄，不甘雌伏，對陳逆百方攻擊，財政方面更時加束縛，所以他的地位雖次於陳逆，而權力則高於一切。同時又以他的財力，廣行結納各僞軍將領，以厚外援，所以陳逆雖不想做傀儡中的傀儡，而事實上他已經完全成爲一個傀儡了。當汪逆在日本逝世的時候，也正是日寇以全力攻佔桂林柳州的時候。這時日寇兇熾甚盛，陷宜山，渡龍江，駭駭乎有直犯貴州省境之勢，幸虧在懷遠鎮被我張發奎將軍率部阻住，一連十天，日寇沒有什麼進展。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日軍復自懷遠鎮西南渡金城江，據河池，二十八日又陷南丹。另一股敵犯大山塘，經我軍痛擊後，敵受創甚重，向南潰竄，據石頂岑高地頑抗，其後敵增加援軍，復於二十九日進犯大山塘，大山塘方面我軍陣地，因受車河方面敵軍的威脅，不得已於當晚退至六寨，東方預備陣地。這時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個大意的譯電員，翻譯錯了一個地名，把河池縣龍江北岸的「六甲」翻譯爲南丹，以北貴州省境的「六寨」，致使許多無辜的國人蒙受浩劫，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此蒙難，數十萬的人頭擠滿了黔桂公路和鐵路，千辛萬苦從大山塘到六寨的人民，二萬多人的鮮血在此流成了血海，張發奎將軍都險些兒遭受不測。十二月初，敵軍分兩股向黔桂邊境進犯，一股由宜山以北的思恩，越黎，明關，經荔波，三合，八寨等縣，一直進到都勻，東南的姬家河，一路由大山塘，車河，南丹，越黑石關，經下司，上司等鎮進犯獨山，十二月五日，獨山陷落，日寇氣餒猖狂，不可一世，在廣播中揚言三十四

年「在貴陽過元旦」，初不料我軍已經在部署反攻，原駐河南的湯恩伯軍團星夜由空運調貴陽增援。十二月五日起，我軍大舉向敵反攻，這時迂迴至八寨方面之敵，向西竄犯，我軍於姬家河地區阻擊，將敵擊退，我軍乘勝追擊，克復八寨，繼續向南追擊前進，八寨敵於六日晨退至三合縣城，我軍隨即追到，經攻擊後，當日午後五時將三合完全克復，七日晨復克復石板寨。獨山西北，我軍將敵擊退後，乘勝向獨山攻擊前進，於八日拂曉克復獨山城。獨山敵人怎樣會撤退的呢？這裏傳說着一個有趣的故事。原來獨山城與飛機場之間，有一個石山，山下有一個大洞，洞底藏有數十噸火藥，外人不見發現。這些火藥，與其他的物資一樣，沒有辦法撤退，成爲被棄的廢物。敵人佔領獨山以後，飛機連日去炸，炸到第四天，敵人照例向這些山中躲避，誰知這一天，飛機在炸市區，這個洞內火藥忽然爆發了，四百多敵軍在石山迸裂之下，同歸於盡，自此以後，敵軍就不斷的向後撤退。八日下午六時，我軍克復獨山以南的上司，九日午續克下司，十日下午五時，我軍將六寨完全克復，並將荔波附近敵予以掃蕩，至此，黔南邊境殘敵遂完全肅清。十一日，我軍克復芒場，十二日克南丹，南丹足足陷敵十八天，人民在十八天內有如過了十八年。南丹全縣共轄十七鄉，有十三個鄉村曾遭敵蹂躪，僅四個鄉完整，故災情甚重。縣城內一片瓦礫，房屋非燒燬，即炸壞，老百姓多無家可歸，散居山洞中，縣長馬啓邦曾任桂林警察局長，縣城克復後每天只有四五千元的稅收，以之維持伙食猶感不敷，因暫時和廣西省府斷絕聯絡，所以毫無辦法。南丹淪陷時，有某師特務排長葉祖恩，因足傷未愈，在南

丹某陸軍醫院療養，避走不及，被敵一〇六聯隊所俘，因略能日語，被派充福島聯隊長的勤務兵。該聯隊約三百餘人，內有少數東北人，並有我被俘的百姓八九十人，敵兵逼他們割馬草，運糧食，挑行李，稍有難色，就遭殺死。此次日寇退却時，有一被拉去挑彈藥的老人，因不慎跌倒，將彈藥箱碰開，滾出石頭，敵恐暴露秘密，竟將該老人刺死。十三日，我軍攻抵車河附近，車河為敵軍一險要據點。經激戰後，當晚即為我軍克復。十四日晚，我軍復克復河池西北的大山塘，大山塘形勢險要，利於防守，我軍踞高臨下，可以俯瞰河池。至十六日，我軍已攻迫河池近郊，與敵在河池口西的地區保持接觸。河池有一位章老太太，以一未會受過教育的婦女，居然能夠毀家紓難，組織民衆，協助國軍，剪除敵寇，其英勇果敢的事蹟，真足以留芳百世。我前方軍民，莫不交相稱道，她的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精神，實足以愧鬚眉而矜巾幗，與抗戰初期的趙老太太，足可南北互相輝映，後先媲美。章老太太是河池縣屬六甲鄉足直村的蔡洞村人，她的兒子章健生，曾任該村甲長，當日寇竄犯六甲時，該村亦適當其衝，章老太太先率家人走避山洞，敵軍曾在該村逞其獸性，飽掠而去，章老太太於劫後歸來，目睹敵軍暴行，義憤填膺，毅然組織附近愛村等民衆，武裝自衛。後敵百餘，第三次來劫該村，並擄去婦女壯丁多名，章老太太於敵呼嘯而去時，率子偕姪及村民五十餘名，乘敵不備，猛加襲擊，並執步槍身先羣衆，追擊敗敵，直至金城江敵之防禦線附近始止。是役斃敵十八名，內有官長二人，救出被擄的壯丁與婦女二十餘人，奪回被劫的糧食糖布甚夥，並鹵獲步槍四支，手槍一支，牛刀小試，居然

竟以少勝衆，一鼓成功。其後敵曾屢襲該村，企圖報復，而未獲逞，敵遂視該村爲畏途，不敢越雷池一步。及至我軍反攻，推進至河池近郊的下橋，六甲、謀兵不時進出於足直村一帶。有一次，我謀兵爲敵所迫，幾瀕於危，經章老太太救出，並導入該村，慰護備至。後敵又派漢奸渡河搜劫，爲其子健生協同我軍將漢奸擊斃，因此敵對章老太太太啣恨愈深，聲言將搜殺蔡洞村，並進佔下橋、六甲。章老太太聞訊，漏夜冒雨衝過敵軍警戒線，親赴六甲告警，並引導我軍前往伏擊。當我軍張營進抵該村後，章老太太當即發動民衆，搜集材料，於張營掩護下，架設便橋。我軍擊進雷峒之役，圍殲敵寇八十餘名，也是章老太太供給情報，派人嚮導，親率民衆，武力策應，而克奏膚功。章老太太更率衆爲我軍運送傷兵，接濟軍實，該地民衆在章老太太領導之下，矢忠不貳，與軍隊打成一片，充分表現高度軍民合作的精神。敵寇因威脅不成，乃轉以利誘，曾派章老太太已經附逆的親友勸她附敵，但章老太太不爲他們的甘言所動，愈益淬勵，以殺敵爲己任，協同我軍處處予敵以嚴重的打擊。孫元良總司令據報，以章老太太深明大義，志節凜然，除派員前往慰勞外，並呈請軍政當局優予嘉獎。自此我軍即與敵軍在大山塘一帶隔金城江相對峙，約達半年之久。要知我軍如何反攻，克復柳州、桂林，以及我遠征軍協同盟軍解放緬甸全境，美軍攻克菲律賓、硫磺島、琉球羣島，原子炸彈炸廣島、長崎，蘇聯對日宣戰，日皇屈膝投降，麥克阿瑟登陸日本本土，何應欽南京受降，種種熱鬧節目，均待第六集書中交代。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印

編著者 杜 惜 冰

出版及
發行者 東方書店

發行所 東方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三六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